

要目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

(一)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 廣告所用圖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 (一) 廣告刊費須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 (一) 本報每逢星期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 (一) 廣告文字中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 (一) 凡在登載廣告[illegible]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illegible]	五[illegible]	二角五[illegible]	五[illegible]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遇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款』『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款，則即按來款分收報費與郵[illegible]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illegible]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illegible]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illegible]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illegible]限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illegible]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illegible]限。[illegible]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illegible]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illegible] 天津國聞週報社

[illegible] 天津大公報社

[illegible] 天津國聞週報社

發行所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報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 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一年來之商務印書館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適當本館被燬之一周年；惟距復業不及半載，劫後瘡痍，解除未盡，痛定思痛，益奮鬥圖存。一月迄今，又屆一年，努力經營，舊觀漸復，值茲二十三年歲首，回顧既往，策勵方來，謹就經過情形，為 各界陳之：

生產方面

除**製版**，**印刷兩廠**已於二十一年九月同時開工外，其**平版廠**亦已於二十二年一月成立，益以**北平分廠**及擴充後之**香港分廠**，生產能力遂有巨量之增加。其中如中文排字及鉛印印刷兩項能力均倍於一二八以前，餘亦逐漸恢復一二八以前之紀錄。綜計二十二年全年出版**新書**不下一千三百種，**重版書**約三千五百種。

出版方面

除致力於被燬各書之重印，規定**日出新書一種**，（教科書及大部書不在內）及復刊東方雜誌、英語週刊、兒童世界、兒童畫報**四種雜誌**外，並編印新課程標準適用之「**復興教科書**」全套自初小至高中各科用書，一律齊備，計三百二十二冊。**大學叢書**已出七十七種。**萬有文庫**第四期第三批及第五期書共出五百六十五冊，該文庫第一集至此全部告成。**百衲本二十四史**第三期書七十二冊亦如約出版。**小學生文庫**已出三百五十冊。餘如**四庫全書未刊珍本**及**宛委別藏**均已開始影印。

營業方面

已入常態。**函授學校**亦已恢復國文英文兩科。上海發行所並於二十二年三月恢復**承印股**，承接外界委印之件，繼續為各界服務。又為便利上海西區讀書界起見，增設**靜安寺支店**及**霞飛路支店**，同於二十二年十二月開始營業。

凡此種種，皆為本館一年來工作之大概。區區微意，蓋不僅在恢復舊有之規模，為本身求生存，尤冀對於吾國文化教育盡其更大之責任與貢獻，以為復興民族運動之一助。尚希 各界賜予匡助，幸甚！幸甚！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民國二十三年元旦

閩局人物

（自左至右）蔡廷鍇，徐謙，陳友仁，李濟深，陳銘樞，最右之一人爲蔣光鼐，均閩府之主要人物。



春風得意之李維諾夫



蘇俄外長李維諾夫爲一九三三年之最得意人物，此圖爲李氏赴美談判復交抵華盛頓時，美國務卿郝爾特迓之於車站。

時人彙誌

陳濟棠



陳濟棠，字伯南，廣東防城人，現年四十四歲，廣東陸軍小學畢業，廣東陸軍速成學校畢業，民國十年任粵軍第一師第四團營長團長，十二年任粵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十四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旋兼欽廉高雷警備司令，並任十一師特別黨部執行委員，十七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旋兼廣東省政府委員及廣東西區善後委員，並任第四軍特別黨部監察委員，廣東省黨務指導委員兼常務委員，十八年任廣東各部隊編遣特派員，兼討逆軍第八路總指揮，並任廣東省黨部第三屆執行委員，兼民衆訓練委員會常務委員，後又兼任組織部部長，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爲候補中央執行委員，二十一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南政委會委員，二十二年任西南五省勦共總司令。

編輯後記

◇……最近同一位朋友談天，我問他對於周報的意見，他說「很好」；我又問他理由，他說因爲繙譯的文章少了。我認爲這話並不是「幽默」，因爲歐美日本雜誌上登載的分析國際政治經濟的文章，大多數是二三路貨，若再生吞活剝的繙譯過來，價值自然更差了。這期周報的內容都以繙譯文字作了主體：松岡洋右的「政黨解消論」，廣田弘毅的「日本外交之基礎」及「美俄復交文件」都是。但其價值都與一般不同。

◇……傅沅叔先生的文章「淶易游記」，業已上場。傅先生遍游國內山水勝區，足跡所經，輒有記游文章餉之國人。先生之文章，旣實茂美，讀之如飲醇醴，本篇尤佳構也。

◇……陳鐸士先生的文章已寄來，因到社稍遲，未及付印，決下期發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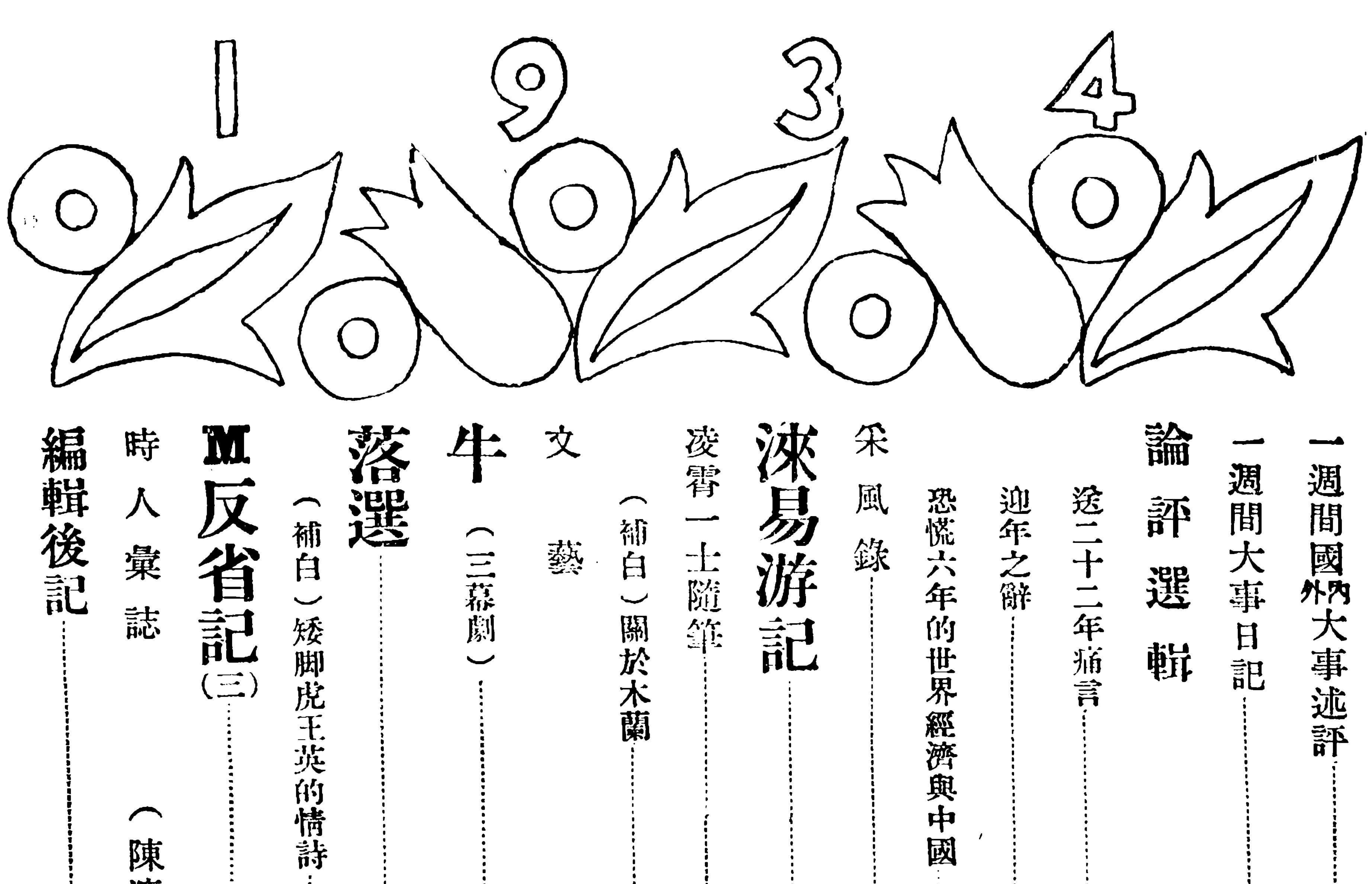
◇……「邊城」續稿，亦以收到稍遲，待下期續登。

◇……上期補白「結婚的迷信」中「雨天的書」四字應作「自己的園地」，特正。（編者）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三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八日 出版


1934

現階段的中國財政

崔敬伯

在財政上，公債政策原是應付收支適合的非常手段。不過不得已的消極事變和積極建設，是不能輕易採用的。縱遇非常事變如戰爭之類，所以應付之者，究竟是舉債？還是增稅？仍然有許多不同的主張和政策，不見得非靠公債不可。（註一）然而，不幸的很，自從民國成立以來，公債與中國財政，便結成不解之緣，無論是北京政府或是南京政府，無論是革命的政府或是不革命的政府，幾無不以公債政策爲國家財政的中心。不僅應付戰時財政，要靠公債；便是支應常態財政，幾乎也非公債不可。實在的講，一年一小戰，三年一大戰，老是在戰時財政之下討生活，而且在『二重戰時財政』之下討生活（註二），便不會有常態財政。公債政策所以始終與中國財政爲緣，寧屬事實造定之不可避免的命運。政治一日不上軌道，內戰一日不能結束，此後之公債政策，不知又翻出什麽新花樣！不要說我們中國，便在先進英美各國，其因舉債所生的費用，較之國家職務的擴充，尤足以增加現代國家的歲出。『在現在這種時代，只看這懸而未清的公債數額，可以最直接地，反映戰爭和戰爭的準備』（In modern times the volume of outstanding debt reflects most directly war and preparation for war.)（註三）不過人家的爲戰與備戰，完全對外，我則不幸而爲對內耳！

現階段的中國政治，對於財政的要求，永遠是迫切的，不容有從容展布的餘地。『時局所要求於財政者，就要有收入，而且要斂得快，籌得多』（The one necessity of the situation was revenue, and to obtain it speedily and in large amount.... ....)（註四），僅恃暴斂橫征，已有緩不濟急之勢。於是公債政策，遂成爲中國財政的重心，至於增稅的辦法，僅成提供擔保與還本付息的手段。侍婢（handmaid）且扶持夫人的，今日則『婢作夫人』。公債是補充租稅收入的不足的，今日的租稅，則成爲公債的扶柱（註五）。所以現階段的中國財政，早已脫離常態財政的運用原則，形成一種特殊的『財政類型』。

公債，固然是應付非常，但是發行公債，亦自有其常

道。無論在形式方面，在方法方面，在實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常規可走，而不能於非常手段中，再開非常方便之門！但是一個政府，所發的公債額數和次數，如果太多了，而仍不足以結束非常的時局，仍不足以回復常態的財政，則其結果，不得不出於兩途。第一，是要猛醒，澈悟，沈思，深考——老是靠着非常財政，是不是終能解決非常的時局？老是運用公債政策，是否終能避免財政的破產？考慮的結果，而能幡然改圖，自然要造出另一個局面。無如事實的推演，總不容易走第一途，而要轉入第二途，便是——在將次崩潰的財政機構之上，更行增築公債的高塔。形式在所不擇，可以採用迹近彩票的有獎公債。方法在所不擇，可以按着對折，拿到銀行去抵押。實質在所不擇，可以憑將來子孫兩萬萬元以上的償債負担，締結掉現極難的棉麥借款。事事而至於此，蓋已走入公債政策的窮途。

事實是永遠流轉的。不能進一步的轉好，便要深一步的轉惡。公債政策的前途，不僅伏礁，簡直就要踫壁，於是始有最近『試行稅制』的開始。據財界人稱：『財部此次增加之關稅與統稅，係採一種試行稅制，試辦六個月。如認為完善，則正式呈請立法院追認。否則隨時修正』云云（註六）。統稅之增加稅率者，計有火柴水泥捲烟三種，於十二月五日起實行。其屬於關稅項下洋米麥粉進口稅，則定於十二月十六日起實行徵收（註七）。吾人對於此次試行稅制，可從三方面觀察：

第一，在政治方面，財部增稅，例須提交立法院審核通過，始能施行。此次所以避免立法手續，無非支應非常局面的緊急需要。因欲避免違法的責難，始創一『試行稅制』的新名辭，藉資躲閃。實則吾國之立法院，與現代國家的立法機關，已不可同日而語。彼由民選而我由上委，彼對選民負責，而我則趙孟能賤。是以西洋的立法機關，對於行政方面的增稅法案，可以否決，實行財政上的『議會統制』(Parliamentary Control)；而吾國之立法院，只能對於條文，程序，及立法技術各方面，略加修正，不容有根本的變更。此徵諸本年六月十四日立法院財政經濟兩委員會開聯席會議，審查五千萬美金棉麥借款一案時，所稱『中政會既認可准予成立，事實上已不容變更』，因而照案通過的經驗，可以概見。雖然，表面的監督，終勝於無監督。並此而迴避之，取消之，則將來一有增稅，皆可借口『試行』，即刻實施；以為收入，誠得之矣！奈何不為民衆稍留餘地？

第二，在社會方面，此次增徵之三種統稅，均將發生不良的影響。水泥為住居建築與工程建設所必需。從前每桶徵

稅六角，新率增為一元二角，增加百分之百。如此增稅，果能如財部負責人所想，稍抑販賣者的厚利乎？抑將加重使用者的負擔以增高公私建設的成本乎？當不俟煩言而解。再看火柴。有電燈可點，有煤火可燒，有電氣可用的都市生活，所費火柴，當較鄉村生活為少。即在都市，一般勞苦羣衆，不僅點不起電燈，且常不點油燈，夜間有所尋覓，惟恃火柴取光。火柴的稅率一增 ，是不是造成西洋租稅史中所稱之『對於光的課稅』(tax on the light)？然而財部負責人却要講：『火柴亦為消耗品……亦應加以限制』(註八)，誠所謂：但照綺羅筵，不照流亡屋？至於捲烟，只能說一半屬於奢侈品。許多苦力所視為唯一娛情的低級紙烟，烏得以奢侈品目之？即對高級捲烟，增加稅率，能否即如財部負責人所稱，發生限制作用？仍屬疑問。蓋租稅的轉嫁作用，未有如我國之甚者。高級捲烟的商人，可以轉嫁其租稅負担於高級消費人。而高級的捲烟消費人，不見得就是最後的租稅負擔人！彼又何必因增稅而節制消費？倘能節制，則關稅統稅的增率，不止一次，何以民國二十二年一月至九月實業部調查之洋烟輸入統計，竟達八百一十萬四千九百二十六關金元之巨？是可知：增稅儘管增稅，消耗儘管消耗，自有最後之租稅負担人可以轉嫁，而無妨揮霍者之當前快意！然則奢侈品增稅之結果，不僅不能限制浪費，反而加重貪汚的要求，加緊壓榨的速度，天下滑稽的悲劇，寧有踰於此者？

第三，在財政方面，財部所以敢於作俑，創此『試行稅制』，自有其事實的必要。按照一般經驗，舉債總比增稅，來得方便，來得爽快。應付戰時財政，沒有不願借助於公債政策者。唯其如此，所以南京政府五年之間的內債發行額，竟達十萬萬元以上。今日的非常局面，如能仍用公債政策來應付，必不採取迂迴遲滯的增稅辦法，可以斷言。然則公債政策，何以不能再往前走？其原因有三：自政府言之，舉債必有抵押，如果抵押充足，借多少都可以，毫無問題。但如吾國今日，所有關，鹽，統稅，菸酒，印花，那一樣未充借款的擔保？擔保有定，而稅收無常，經濟凋敝如此，誰肯再答應：以不確實的收入，充新公債的抵押？此其一。自銀行言之，投資政府公債，利益自然優厚，但是投資政策，最忌置衆卵於一籃(Don't put many eggs in one basket)，一朝舋隙卵碎，兩手皆空。過去政府所發公債已如此之多，再以新債令銀行承銷，銀行雖苦肚脹，安敢再投政府？此其二。再自債市言之，無論什麼行市，供給太多，自要落價。脅以戰事，跌落更洶。數日前的債票行市，可以概見。即如華北戰區庫券，為數不過四百萬，財政部即以『邇來公債行市不

佳，恐戰區救濟庫券，不易銷售』，特電華北戰區救濟委員會，囑向平津銀行界接洽。即以該項庫券四百萬，抵押現欵二百萬元應用。俟將來公債行市轉好，再行銷售(註九)。債市既然如此，縱令政府勉强發行，銀行勉强承辦，必不免極大的折扣犧牲，則政府實收，自然有限，此其三。有此三因，已足說明公債政策的躃躄。債路不通，戰機相迫，則『試行稅制』的作俑，當非偶然。

然則公債政策，將不復採用乎？政府將專恃增稅，應付戰時財政乎？從前有名的，反對以募債應戰，所謂『格萊斯頓的財政』Gladstonian Finance將見之吾國乎？殊不盡然。吾人須知：今日財政的機構，實以公債為樞軸。一時縱因擔保不充，暫休發行；但是增稅以後，誰能保證不是發行新債的張本？事實果至於此，則不僅增加現在民衆的負担，且復以現代的稅責為支柱，增加來世的債累！如此輾轉相尋，燈殘油盡，試問又將如何？英哲學者休謨David Hume曾謂『國民不可不消滅公債，否則公債將消滅國民』(註十)，於今思之，殊非危言聳聽。今日的國民，固無力以制裁政府。或增稅，或舉債，豈不完全是政府的自由？但是政府不要忘了一八九一年法國財政學者勒拉波列Paul Leroy-Beaulieu的警語：『財政一事，如為政府所忽略，所輕視，則財政自身，必有可驚怖的形態，向政府復讎』。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註一　E. R. A. Seligman: Essays in Taxation, 1925, pp. 679-782; Sir Josiah Stamp: Taxation during the War, 1932.

註二　參閱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公報第三版拙著『又是一次二重的戰時財政？』

註三　A. Comstock: Taxation in the Modern State, 1929, p. 8.

註四　D. A. Wells, in Cobden Club Essays, 1871-2, P. 475.

註五　Eden and Cedar Paul's Translation of "Capital," 1928, pp. 836-839.

註六　參閱十二月五日大公報第三版。

註七　參閱十二月十五日大公報第三版。

註八　參閱十二月八日大公報第四版。

註九　參閱十二月八日大公報第三版。

註十　參閱國聞週報第十卷第廿五期拙著『五千萬美金棉麥借款問題。』

政黨解消論

松岡洋右

日本的法西斯運動，自九一八事變後逐漸具體化，松岡洋右茲又脫離政友會，唱「政黨解消論」，主張解放一切政黨，從事擧國一致之工作。松岡之作法，岡似與軍部一鼻孔出氣，然其代表日本政治的一種動向，頗堪注意。此文爲松岡所著，載在改造十二月號，特請周仲秀先生譯出，以供讀者參考。（編者）

（一）

予於去年赴日內瓦途次，曾獲與義相莫索里尼晤談兩小時；談話中最使予注意者爲「一切革命須發足於精神革命」之論。世俗之見常視莫氏爲一鼓吹或實踐暴力主義之人，其實乃一最熱烈信仰精神主義者。

其所倡法西斯運動改革義大利國民精神，排擊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階級主義；而代以國民主義，全體主義，協力主義，莫氏常對人言：「唯有不單爲一市民，且能自認有爲義國國民之義務與矜持者；斯眞乃我輩之友」。「有國而後有個人，個人唯賴國家始能保有其存在價值。」云云，已成氏之口頭禪。

法西斯運動有力之理論家阿爾夫雷德，羅柯氏所著「法西斯主義之政治理論」中有云：

『在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則視社會團體爲生存個人之總和，在法西斯主義則社會團體爲聯絡世世代代之統一體。自自由主義言之，社會除某一時期生存之人之目的外別無目的；就法西斯主義言之，社會有其爲繼續，發達，改善而設之歷史的，普遍的目的；此項目的與構成社會之個人目的决不相侔，甚且實際與之相反。在自由主義則社會離開個人之生命即無生命；在法西斯主義則社會之生命乃爲超越個人之生命；經過若干世紀，幾千萬年而仍世世代代相聯接者。』

其結論則爲應以傳統主義，全體主義之社會觀，人生觀代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之社會觀，人生觀；政治思想應排斥民主主義及其論理發展之群衆主義，少數賢者卻眞能離開個人的利害感情，而謀全體國民社會之福祉。予謂此種理論與風靡近代西歐之一般思潮迩然對立，具有革新之性質。

（二）

近來西歐文化沒落之聲甚囂塵上，德人叙盆格拉所著「西歐沒落」一書

最爲普偏。蓋近代西歐思想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爲根基，又經發展而爲多數主義，階級主義，其弊極深，遂致西歐社會陷於分裂，對立，抗爭，混亂之狀態。是以欲救西歐之沒落，則唯有清算產生現狀之個人主義乃至階級主義，而代以全體主義國民主義。義大利之法西斯主義受其特殊國情之刺激，遂爲此種新潮流之先驅。

予對莫氏之理論及其實踐之方法，毫無妄事讚美之意。彼之運動係立腳於義大利之特殊國性及民族性而生長發達者，他國模倣實爲不思之甚，亦事實所不能。然其以全體主義，協力主義代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之主張，不得不認爲含有眞理。日本之國民精神乃建國以來立於以天皇爲中心之一國一家之觀念者，本質上與西歐之個人主義，階級主義實不相容。

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之國策在努力與西歐先進之列强爲伍；此項努力乃日本發展之必要階段，決非全部錯誤之動向。吾人不欲作苛刻之批評，然而明治時代日本之模倣西歐太爲機械的，公式的，失之於過度。凡觀察一國之制度組織，不可不聯想其國情國性以及民族習慣，一國或一社會之理想的制度組織施設於他一國或他一社會，決難收同樣之效果。明治時代以來，日本居於指導地位之人，陷於此點缺乏認識；模倣西歐，弊竇叢生，其爲今日日本各方面停頓，混亂，不安，動搖之原因，可斷言也。夫西歐文化之根本基調本爲自由主義，個人主義，階級主義；西歐且將因其弊竇而沒落，則國情民性與西歐不同之日本豈可株守西歐文化之殘渣而共沒落之命運乎？

（三）

予最近脫離政友會；並力主消滅政黨之必要，良以政黨政治立腳於西歐之個人主義，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不合於日本國情及國民性，不副日本憲法之精神。

政黨政治乃豫想對立及抗爭之政治形態，其對立抗爭不爲國家與國民而爲自黨。按私黨關係極深爲日本之國民性，黨派既有私心，其抗爭也，易忘國家國民之全體的利害，爭奪政權，不擇手段。今日支配政黨之精神則爲一種政權慾，其爭政權，目的不在實行國策，僅在獲得政權；既掌政權，又必欲久據之，今日因此種政權慾而團結之。

兩種政治勢力猛烈之抗爭，何異往昔源平兩氏之抗爭；豈憲政之常道乎？

徵諸過去之事實，可見現代之國民未嘗期待政黨之能增高政治之價値，日本政黨政治果有幾許改善政治之貢獻乎？即謂其貢獻之大部爲政治之低調及俗化，亦非酷評。政黨果無因黨利而犧牲國家，因黨略而忘卻國民，因黨爭而致國權喪失之事乎？

伊藤公爵爲政友會首領時，實未嘗以政黨政治爲理想，據公之見解，則政黨者乃政見相同之人相聚，研究討論國是國策並向政府獻策之機關。政黨黨員有充任閣員者，有不然者，故政黨與當行政之任之內閣性質不同，是亦政友會創立之趣旨。豈料當年自創之政黨竟變爲爭奪政權之機關乎？

（四）

政黨政治爲多數黨在議會掌握政權之前提，自然成爲議會中心主義。政黨主義者因議會爲國民代表所構成，故主張議會中心政治爲國民政治，

爲眞立憲政治；然則政黨政治既屬國民政治，何爲現在不爲國民所信仰乎？議會不作國策審議之機關而成政權爭奪之舞台，果爲國民之要求乎？予以爲議會本來之機能反因政黨而逸出軌道。按照日本憲法則議會乃翼贊天皇統治之機關，以議會爲國政之中心，依議員之數而爭政權本爲西洋自由主義之政治形態，與日本國情及國民性不相適合。予認爲今已到放棄西洋之立憲政治而確立日本之立憲政治之時。日本之立憲政治並非所謂法西斯政治，乃組織以天皇爲中心之人才政府而由議會以忠誠之精神加以翼贊之政治。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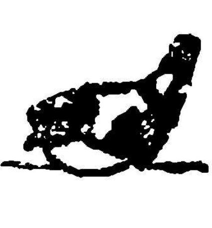
際此國難當前之秋，國民全體唯有放棄利己私慾，超越黨派與階級，立於一國一體主義之見地，貢獻至誠從公之微衷。國民之決意能一致於此點，國策始能實行，困難始能打開。所謂昭和維新必待國民之自覺集中於此點，始能實現。血盟團事件，五，一五事件要可解爲出諸爲促國民自覺之決意者。

此種一國一體主義之精神，若運用於政治上，則爲否認政黨政治，消滅黨派政權之爭奪，非常時日本之國是國策，祇應有一，不應有二。對於目下緊迫之國際關係及可憂之國內情勢，國家祇應力行單一之國策。對滿政策，對美，對華，對俄之外交政策以及改革國內經濟之政策，皆應有一定國策，不容以彌縫爲事。實行國策必待一國成爲一體始能收效，必非一黨一派所能勝任。

世固有主張改善政黨者，政黨果能改善，爲國民信仰所繫，克勝國家之重任，豈非甚善。然處於目前緊迫情勢之下，政黨改善非急遽所能實現，若待至五年或十年之後，則何以挽救目前之危局？故政黨改善問題終爲易言難行之問題。

政治家若承認一黨一派不能支持現在之非常時局，即應解散政黨，從事舉國一致之工作，乃所以忠於國家也。我等之先輩，於明治維新之時，曾自進而奉還版籍，廢藩置縣。彼封建因襲之藩制，尚可斷然廢除，則解散政黨豈是難事？以此爲難，何能談國家之革新。

至政黨更生之論，亦不足取，與其言政黨更生，曷若言政黨人之更生。政黨人之更生，則須在政黨解散後始能實現。今日之政黨人中非無人材，無奈人材受政黨之束縛，不能爲國家盡力。政黨人必在政黨解散後始能爲國家的更生。要在死於黨派之小我，生於國家之大我，予提倡政黨解散之微衷在是焉。



日本外交之基礎

廣田弘毅

此文爲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所著，刊於「中央公論」新年號，廣田以負責當局之地位，談日本外交，自堪重視，故譯錄之。

目下帝國外交之第一要諦在育成滿洲國之健全的發達，日本以昭和六年九月十八日之滿洲事變爲轉機而臨到一種大轉換期，故現在國民實應仿傚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擧國一致努力戰後經營之緊張精神，當此轉換時期之大業。回憶關東大震災發生之時，人心異常緊張，事後歷時不久，即漸形弛緩。試觀最近日本之情形，似又有此種傾向，此誠吾人應加警戒之點。吾人常聞「非常時」之呼聲，處於非常時之日本國民，宜甘心爲謀國運興隆而致力。欲謀國運興隆則助滿洲國實行建設，與之實行經濟的提携，以確立東洋和平之基礎，實屬急務。滿洲國果能上健全發達之道路，則滿洲事變以來一時惡化之世界各國對遠東之感情，可以漸漸緩和。各國即可理解滿洲國之存在於遠東和平上爲不可缺，遂漸增進通商關係，進行對滿投資，滿洲問題自然消滅。

外交之基礎，要不外國力之充實。現代日本國民最爲緊要之事，乃明瞭日本之現狀。因此須在社會之各種方面加以檢討：例如日本當自稱爲瑞穗之國，常慶豐收，曩昔開拓未墾之地，卒得完成米之增產計劃。然至最近，已感豐收太過之苦。究竟是因如何之理由乎？若農村問題即爲米價問題，則對調節米價之米穀交易所，安得不加留意乎？

再觀日本之經濟界，國內股份公司之運用，果適當乎？其中無濫用法人資格之賦與或有限責任之特權者乎？一面奬勵國民之勤儉貯蓄，而銀行有歇業關閉者。保險契約者一遇保險公司信用失墜，即陷於生活不安之中。更觀事業界，縱有頗具企業能力之新人物，每因缺乏資本而不克興辦事業。就社會狀態言，現在有多數學校畢業生，得不到職業，多數國民失業，此項問題將如何解決？

日本自四五十年以來，輸入歐洲之制度，採用議會制，近來雖頗有有識之士，發表關於種種國家問題之意見者，倘其人屬於某黨派，則國人必曰『此某會人物之議論也。』或『某黨人物之意見也。』門戶之見極深，是亦殊堪遺憾之現象。　繼者明治帝所頒五條誓文曰。『其使庶民各遂其

志，俾人心不倦。』曰：『廣興會議，萬機決於公論。』要在表明廣攬人材，務聽多數意見以行政治之趣旨。帝國憲法亦係依此趣旨而制定者，選舉法實即登庸人材之方法。日本所採用之各種西洋文物中，因玉石混淆之結果，有不適於日本者，今後檢討日本現狀時，實應細加分別。介紹日本文化於西洋時，亦應使西洋人知日本如何能採西洋長處而消化發達之。予曾充駐荷公使及駐俄大使，荷蘭爲已甚安定之國，俄國則爲尙在試驗期間之國。兩國情形實人類社會演進之兩中心點，予竟獲得研究之機會，非常有益。現睹日本現狀，乃憶及駐荷時所得之教訓。荷蘭面積約與日本之九州相等，有多額之貿易，在歐洲亦係經濟上有力之國，且在太平洋擁有較本國尤大之殖民地。荷蘭雖爲人口七百萬之小國，其國民孜孜不倦，介於英法德三强國之間，毫無遜色。予目覩其國運發展之現狀，每回顧祖國，痛感東洋孤島之日本，未得地理上之天惠。荷蘭頗多優秀之政治家，例如內閣大臣殆均無特備之汽車，且有騎脚踏車到署之大臣。其生活實質如此，因此政治家爲人民所尊敬。政治家從事公務，極盡責任，官民協和。又如前內閣之內務大臣嵌氏，曾任內務次長十餘年。前內閣成立時，女王再三請其任內務大臣，彼乃提出就職之條件。第一，彼任大臣時，因彼已熟悉次長之事務，勿庸再設次長。第二，內閣更迭時，彼須辭大臣之職，而仍任次長，留在內務部。女王許之。就此一例，可證該國政治家之堅實處。荷蘭位於歐洲中心，因受文明諸國之刺激，國民全體性質沈毅，以誠實爲旨，能勝任何國難。十六七世紀該國曾握世界之制海權，雄飛於世界。

予充任駐俄大使兩年，得到研究新興俄國之種種情形。僅由主義或依第一第二五年計劃之數字觀察蘇俄，決難得其眞相，因主義及數字爲抽象的。欲知蘇俄，應先着眼於現實。觀察蘇俄之實體，須知俄國擁有羅滿諾夫家所侵略占領世界六分之一之土地，及一億五六千萬之不同人種，乃一龐大之國。同時應依其民族史，觀其已往迄今之變化。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俄國雖改稱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其組織仍是舊日之組織，不過欲實行新思想之社會主義於舊組織之上，二者能否調和，猶在試驗期間耳。

斯拉夫民族性質溫順，羅滿諾夫家嘗用壓力治之，而現在政治之實體並未變化。赤衛軍具有偉大之勢力，若從單純之馬克斯主義言之，軍備即應全廢，然俄國反在充實軍備。

斯塔林掌權後，即趨向實現一國的社會主義。依三國際派之人物，欲圖世界赤化者，如金諾維夫，布哈林等，皆已失勢，可證蘇俄並未用馬克斯主義以行政治。現在其首領皆在建設國家之一念下，爲國勤勞。最近日本共產主義者之轉向，實因有鑒於俄國之現狀，故態度亦隨以變遷。以是予有一對俄之根本觀念，即蘇俄將來在思想上及政治上必有幾許變化。俄國現狀，對於馬克斯在倫敦僑寓所構思之主義，實際是否適用，已予以說明。俄國正在努力於產業之發達，將來其產業的中心人物，結局或將占支配之地位。蘇俄經過許多年後竟變成一種產業的封建制度，各產業之領袖，雖不得私有產業，唯因久當經營之任，必至掌握產業之實權。蓋在蘇俄，經濟即爲政治，共產黨員即爲政治家，結果政治上之支配權，將集於有經濟的實力者之手。

比較蘇俄與中國，亦一甚有興味之對照，中國本爲家族本位之國，東洋式之縱的文明，甚爲發達。軍人•政治家•割據各地，然一般人民對於軍人政治家之衝突，漠然不甚關心。反是，俄國西洋式之橫的文明傳播極

價，依五年計畫，而統制於國家產業組織，完成一種計畫經濟。

日本東京，在德川時代甚爲繁華，極易起火，故時人謂火事乃江戶（即東京）之華。然當時各家有井，猶可防大火之蔓延。今因輸入西洋式的文明，水管·煤氣·電燈之設備，極其完備，便利誠便利矣。然當關東大震災發生時，所有布滿各地之水管電線均被震斷，惹起德川時代所夢想不到之大火災。

故吾人不可不知，凡在因横的文明而制度發達之處，若遇政治經濟之發生變化，則其影響必有較昔日尤甚之擴大強化之傾向。予以昭和七年十一月，因駐俄大使任滿返國，對於社會之現狀，異常關心。見日本青年覇氣橫溢，觀其目光，有動輒欲與人爭鬥之勢。思其原因，究因日本國土狹小，人口增加，不論界政或財界，社會各方面後進活躍之範圍，異常狹窄之故。倘任令現狀推移，青年即無希望，國家前途大爲可慮。吾以爲倘不使青年在各方面而得到活動之機會，或將阻礙國家之進步。

縱觀內外之形勢。今後日本應走之路，乃在經濟上改正股分公司之運用，政治上節減政費，改良議會政治，外交上謀中日滿之提携，以確立東洋之和平。以此須向各方面檢討日本之現狀，爲實行國策，不能不待各方面有爲人材之輩出。際此非常之時，外交界則需用如小村壽太郎·山座圓次郎·加藤高明之人才。

自信及國家觀念極強如小村侯爵之外交官，實不可多得。該氏締結樸資茅斯約條，國民對彼固未嘗感謝。及今思之，該氏與俄國有手腕之外交家威特氏折衝，而猶能訂結該項條約，該氏亦可稱偉大矣。其次山座圓次郎亦一偉大之外交家，予曾受其訓誨。該氏曾充政務局長 ，輔佐小村外相，應付外交之難局。加藤高明任英國大使時予亦任職使館，得仰其丰采，知其具有偉大之人格及外交手腕。

滿洲事變雖突發於前年九月十八日，然事必有其所由來，而其影響必大。日本國民既受今後滿洲建設之責任，則務宜一盡責任。吾人討論對華·對俄·對美· 對英政策，均不能置滿洲問題於不顧。對英，對美外交之眞諦，在對最重輿論之該兩國，求得國民的諒解。

日本在國際上勿須感覺不安，勿須恐懼，所謂非常時不過國家興隆時之一種磨練而已。政治本不必直向理想而邁進，要在如何施行適合現狀之改革，毫無焦急周章之必要，徐圖改革可已。現爲日本國民力避抽象的論爭，努力具體的改善之時也。



美俄復交文件全文

歷樵譯

羅斯福與李維諾夫間交換之復交文件，於十一月十七日在華盛頓公表，饒有歷史價值，前此報載電訊，僅誌其大略。茲覓得該件原文，亟爲譯出，俾讀者得窺全豹。

△第一件（羅致李承認復交函）

李維諾夫閣下：余茲欣幸通知閣下，經余等談話結果，合衆國政府頃已決定與蘇維埃社會主義民國聯邦恢復通常外交關係，並相互簡派大使。余深信兩國人民建立之關係可永遠維持通常友善態度，自茲以後，兩國能爲相互利益及維持世界和平計，從事合作。此致

李維諾夫閣下　羅斯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二件（李致羅答復交函）

貴大總統閣下：余茲欣幸通知閣下，蘇維埃社會主義民國聯邦極願與合衆國政府恢復通常外交關係，并相互簡派大使。余對貴大總統希望現時兩國人民間建立之關係，可永遠維持通常友善態度，自茲以後，兩國能爲相互利益及維持世界和平計，從事合作一節，有同情焉。此致

貴大總統閣下　李維諾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三件（李致羅關於停止宣傳函）

貴大總統閣下：余茲欣幸通知閣下，際茲貴我兩政府恢復外交關係之頃，蘇聯政府持下列固定政策：

㈠以審愼態度尊重合衆國按照本身之方法，在其國家主權範圍內，維持其本來生活，並約束不以任何狀態，干涉美國及其領域或屬地之內政。

㈡約束并遏止在政府服務一切人等，暨政府一切機關，或歸其直接或間接管理者，并包括收受任何財力協助之機關在內，不得作任何公開或密秘行動，以任何方法，凡足以損得美國全部或任何一部，以及其領域或屬地之平靖，繁榮，秩序或安全者，尤注意約束並遏止任何行動，有煽動或鼓勵武力干涉之傾向，或作任何以侵犯美國及其領域或屬地之領土完整爲目的之任何煽動或宣傳，或以武力更改美國全部或任何一部以及其領土或屬地之政治或社會秩序。

㈢不許在其領土上，組織或駐有自稱爲政府之任何機關或團體，或企圖侵犯美國及其領域或屬地之領土完整者，並不許任何機關或團體之代表

或辦事人逗留；更不得組織，津貼，協助或容許在其領土內，以對美國及其領域或屬地，作武裝鬭爭為目的之軍事機關或團體，並阻止代此項機關與團體招募。

㈣不許在其領土上，組織或駐有任何機關或團體——並阻止有任何機關或團體，或其代表人員，在其領土內活動——而以推翻或準備推翻，或用武力實現更改美國全部或任何一部以及其領土或屬地之政治或社會秩序為目的者。此致

貴大總統閣下

李維諾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四件（羅致李承認復交條件函）

李維諾夫閣下：余欣幸接獲閣下本日致余照會中所表示之保証，內開蘇聯政府持下列固定政策云云：（原文同上件四條，從略）

美國元首之固定政策，將於美國憲法及法律賦予之權限內，相互的遵守上述之担保。此致

李維諾夫閣下

羅斯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五件（羅致李要求信仰自由函）

李維諾夫閣下：在近頃談話中，余曾通知閣下，在貴我兩國恢復通常關係後，預料將有若干美國人民願臨時或永久居留蘇聯領土，彼等應享受一切信仰與宗教之自由，與在其本國無異，余對此節，殊深關切。

吾合衆國自共和締造以來，其政府一向努力保護人民，在國內外自由行使信仰與宗教之自由權，並不因其宗教信仰，而限制其資格，或予以虐待，此節諒為閣下所洞悉。下列權利 ，係一切美國人民與外僑在美所享受，旅居世界各大國家之美國人民亦享受同等權利，似更無待贅詞者也。

因此美政府期待僑居蘇聯領土內之美國人民得舉行任何宗教禮拜或儀式，包含洗禮，堅証禮，授聖餐以及婚喪禮節等，在彼等獲得許可所租借，自建或保有之教堂，房宅或其他適當建築中，用英語或其他慣常言語行之，不受滋擾。

吾等期待美國人民有權向同教信徒收取捐欵，並得收受外國方面自動捐助之宗教捐欵；有權以宗教教條，單獨的或集合的訓誨其子女，或聘請他人作此項訓誨；並須賦予權利，按照彼等之宗教習慣，在專作此用之適當地址，殯葬死者，並妥予保護，又許其按照合理，衛生法規，租闢與保有此項墳塲。

吾等期待在蘇聯境內，美國人民之宗教團體有權由美國籍之各教會教士，供給其精神上之需要，此項教士應予以保護，不受資格之限制或虐待，并不得因其宗教地位，禁止其入蘇聯國境。此致

李維諾夫閣下

羅斯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六件（李致羅答信仰自由函）

貴大總統閣下：接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尊函，余謹欣幸通知閣下，蘇聯政府按照其固定政策，認可將貴方所舉之下列權利，賦予在蘇聯國境內之美國僑民：

㈠關於行使信仰與宗教自由之權利，并保護信仰宗教者，不限制其資格處予以虐待。

右權利有蘇聯各邦現行之下列法規可按：

各人得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宗教。對於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所享之一切權利限制，均予以取消。（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頒布命令第三條）禁止在蘇聯境內，由地方當局發表法規，限制信仰自由，或根據任何人之宗教信仰，建立特權或優先權。（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頒布命令第二條）

㈡舉行任何宗教儀式，不受政援權。

右權利有下列法律可按：

凡宗教儀式不妨碍公 共秩序及蘇聯公民之權利者，可保障其自由舉行。遇有此項情形時，地方當局有權採用一切必需辦法，以維持公共秩序與安全。（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頒布命令第五條）

凡干涉不危及公共秩序以及不妨碍他人權利之宗教儀式之使行者，得受至多以六個月爲期之强迫拘役（刑法第一百二十七條）

㈢在適當地點租借，自建或保有教堂，房宅或其他適當建築以供宗教用途權。

右權利有下列法規可按：

相信任何宗教教派信徒，爲供其宗教需要起見，得向分區或區執委會或向蘇維埃市區，締結契約，租借指定建築，以供拜神以及專爲該教信率目的之用，不另收費。（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頒布命令第十條）

又組織宗教會社之信徒，或信徒團體，得使用向私人或地方蘇維埃及執委會所租得之其他建築中，舉行宗教集會，適用關於拜神場所訂立之一切規章。使用此項建築之合同，應由教會信徒個人出面締結，即由其負責履行。再此項建築須遵守關於建築之衛生與技術規程。（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頒布命令第十條）

拜神場所及宗教財產，按照有權力之區執委會或市蘇維埃所訂合同，由有權力之行政部或其支部，或直接由分區執委會交出，供宗教會社信徒使用。（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頒布命令第十五條）

建築新拜神場所，得按照宗教會社之意願進行，惟須遵照通常關於建築之技術規程及人民內務委員會頒布之特種章程辦理。（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頒布命令第四十五條）

㈣向信徒募集自動捐助之宗教捐欵權。

右權利有下列法律可按：

宗教會社信徒得在拜神場所或他處，募集捐欵及自動捐助。但此項募集行爲，只能在該關係會社之信徒中行之，并只能供作拜場所與其財產之經常費用，以及教士薪金與執行機關開支之用。如有爲協助宗教會社，作任爲强迫方式之捐助時，則應按照刑律科罰。（一九二九年四月八日頒布命令第五十四條）

㈤以宗教教條，單獨的或集合的訓誨其子女，或聘請他人作此項訓誨權。

右權利有下列法律可按：

學校與教堂分立。任何政府學校與公共學校，或教授一般學科之私塾，均不許有宗教課程。教授宗教。得用私人之方式行之。（一九一八年

一月二十三日頒布命令第九條）

又蘇維埃政府準備於貴我兩政府復交後，立時談判一領事章約，規定美國人民信仰自由與自由信奉宗教之權利，不在蘇聯境內他國人民關於此事所享最惠待遇之下。關於此點，應請閣下注意德國於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之條約第九條，該條條文規定如下：

『締約各方人民……有權在教堂，住宅或其他按照法律租借之建築中，用本國語或其所信仰宗教慣用之語，舉行宗教儀式。彼等得按照其宗教習慣，在經適當官方許可，并在建築與公共衛生方面，遵照警章設立之墳場上，殯葬亡故信徒。』

再欲聲明者，即上述各節指定之權利，於貴我兩國復交後，可以立即賦予美籍人民。

最後謹通知閣下，蘇聯政府保留得有權爲個人原因，拒絕發給護照予欲入蘇聯國境之美籍人民，惟無意根據請求護照者具有宗教地位事項，而措不發給。此致

貴大總統閣下

李維諾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七件（李致羅擔保法律保護函）

貴大總統閣下：與閣下談話後，茲謹欣幸通知閣下，蘇維埃政府於貴我兩國復交後，擬立時着手談判一領事章約，按照該約規定，賦予美籍人民以法律保護權利，不在蘇聯境內他國人民所享最惠待遇之下。茲再聲明，此項權利於貴我兩國復交後，將立即賦予美國人民。

關於此節，懇請閣下注意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德俄兩國所締關於僑民居留，營業及法律保護條件協定及第二項議定書第二條。

第二條

「訂約方面，承允採取必需辦法，於對方國民被逮捕時，儘速通知駐在該地之對方領事。

「倘遇此項獄囚，由一拘留場所，移解他處羈押時，亦適用同樣程序辦理。

「一——通知領事一舉，或由被拘者本人提出，或直接由當局提出。此項通知須於不超過七日內之期間行之，如在大都會，須於不超過三日內之期間行之。

「二——在各種拘留場所，如經領事請求，由本人或其代表，探訪其被拘之國人時，即應予以核准，不加留難。領事代表於與被拘者會見時，不得要求法庭或監獄人員退避。」此致

貴大總統閣下

李維諾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八件（羅致李答法律保護函）

李維諾夫閣下：接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尊函，內開蘇維埃政府準備賦予美國人民法律保護權利，不在蘇聯境內他國人民所享最惠待遇之下一節，謹申謝悃。附來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二日德俄締結之正約及議定書條文，亦經閱悉。尊函又開貴我兩國復交後，美國人民可立即享受此項文件賦予之保護權，至爲欣幸，茲更充分準備於儘速可行期間，談判此項領

事實約。更應聲明者，駐在蘇聯之美國使領人員將悉心保護美僑之權利，尤注重對審訊事件能平允公開，迅速進行之權利，並須有權選擇辯護士，代為辯護。並期望美國人民如有任何被逮或拘留事項，能立時通知駐在最近之美國使領人員，並迅予以機會，得與上述被逮者會見。此致

李維諾夫閣下　　羅斯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九件（李致羅關於債務最後解決函）

貴大總統閣下：根據與閣下談話，茲敬謹通知閣下，蘇聯政府同意為準備最後解決俄美間債務要求與反要求，以及其人民之要求計，蘇聯政府將不採取任何步驟，以執行法庭任何決定，或以俄國歷屆前政府之繼承者或其他資格，對於已經認可或到期之欠欵，向美國人民，包括組合，公司，合夥或會社在內，進行新訴訟案件，亦不進行現在美國債務法庭起訴中之俄義勇艦隊對美要求之案件，且不反對將此案欵項移交，並願意將此一切欵項移交美政府。如美政府對於此項移交事，獲得任何欵項時，應即通知蘇聯政府。

蘇聯政府為準備解決上述計，並對下列同意不提出任何要求：

(a)關於蘇聯或其人民具有利益，或要求有此利益之財產，權益由美法庭發表判決者；或(b)關於俄國任何政府或人民之財產，放欵或債務，已經美國政府官吏或其人民予以解決者。此致

貴大總統閣下　　李維諾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十件（羅致李答債務解決函）

李維諾夫閣下：接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鈞函，至為欣慰，該函內開（內容見前，從略）等因，余對貴政府此項担保，至為欣慰，並相應通知貴政府，如美政府對於移交之被承認到期之蘇聯政府欵項或俄國義勇艦隊到期之要求，獲得任何欵額，每次均將通知貴政府查照。此致

李維諾夫閣下　　羅斯福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第十一件　（李致羅俄國放棄要求函）

貴大總統閣下：根據與閣下談話，並審閱關於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美政府出兵西比利亞所持態度，與外國軍隊在彼作戰情形，以及關於蘇聯領土不可侵犯權之某項文件後，蘇聯政府同意放棄因美國軍隊，在西比利亞軍事活動，或於一九一八年一月一日以後在西比利亞協助其他軍隊時所引起之任何性質之一切要求。此項要求，將視作業經解決，並業由本協定予以最後處置。此致

貴大總統閣下　　李維諾夫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於華盛頓

△附錄一　（李氏關於處分經濟諜報之辦法說明）

李維諾夫為答覆大總統關於處分經濟諜報辦法一節，作如次說明：

據一般普遍意想，認蘇俄對於其經濟消息之傳播，僅容許以在報章或雜誌披露者為限等因，關於此節，殊屬誤會，查蘇聯對於限制獲得經濟消息之

權利，與他國無異，即僅僅限制刺取關於商業與生產之秘密，以及使用違法方法，如行賄，盜竊，欺騙等等，以護得此項消息。所謂商業與生產秘密，當然包括未經披露之官方經濟計劃在內，惟個人所提關於生產狀況，或某種企業一般概況之報告書，並不包括在內。

蘇聯國家將不留難或阻止有人深刻研究其經濟組織。因此人人有權討論蘇聯經濟事件或聽取關於此種事件之消息，只須其探問或所取之消息，未經負責官方或正當國家企業頒布特別規章，不許其告知外人者。（此項原則本旨，適用於關係經濟趨向之消息。）

△附錄二（羅李共同聲明）

在本日簽訂之協定外，吾人並對交換關於吾等政府所欲迅速圓滿解決之債務要求懸案之意見。

補白　古大遺時先脫衣考及拭穢滌淨考

（尙節之）

世說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又與新衣着令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往。脫故衣 。着新衣。神色傲然。按是必因遺時脫故衣。遺罷。謂故衣着臭。不堪用。俾着新衣。以示其富。非入廁必易新衣。方令遺也。又玉泉子。楊希古性潔淨。內逼如廁。必撤衣无所有。(可證尋常只脫大衣)然後高屐以往。又五燈會元湛堂傳。師夜半特往登廁。方脫衣。悟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到。按湛堂北宋時人。是可證自晉至宋凡大溲皆脫衣。蓋古人衣服寬博。不脫長衣。則大遺不能辦。亦猶清時服大禮服之難以大遺也。至遺罷以何物拭穢古藏記甚不詳。晉裴啓語林云。劉寔詣石崇如廁。見兩婢持錦囊。寔遽退笑爲崇曰。乃誤入卿室。崇曰廁耳。寔更往。向乃守廁婢所進錦囊是籌。又北齊書。文宣帝令楊愔進廁籌。以籌拭穢始見於此。又五燈會元。廣敎院歸省禪師。僧問如何是淸淨法身。師曰。廁坑頭籌子。按籌者木枚也。古蓋紙貴。或无粗紙。遺罷故以木枚撥落餘穢。又湛堂傳。師半夜特往登廁。方脫衣。悟即提淨桶至。師曰。待我脫衣。脫罷悟復至。未幾悟供籌子。師滌淨已。召接淨桶去。是可證自六朝迄宋。大遺訖。先用籌子拭穢再以淨水洗滌脫衣着衣。甚爲繁難。 至元代拭穢始不用籌。 元史后妃傳。裕宗徽仁皇后。事太后孝。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軟以進以紙拭穢始見於此若以前雖貴至天子 。亦用木籌。以木籌撥穢。旣傷且澀。如何能淨。故必加以洗滌。然貧者旣無此暇。亦無此設備。行旅亦然。祗富貴人耳。宋時禪師。仍貴甚也。又以天子之富。用帛亦可。然亦用籌。似不關於奢儉。直尙古樸拙之氣。猶未脫也。又宮廁置木籌。似甲用而乙仍可用。不嫌穢也。前年友人徐星岩至俄。車上査票員。穢氣熏人。詢其故。則以无造紙者。遂不拭穢。至中國使館。則拭穢紙須購自英法。尙不如我古人之以籌也。

蘇俄之三文件

記者

蘇俄中央執委會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開會，發表三個重要文件：㈠莫洛托夫演說詞，報告蘇俄之對外關係；㈡李維諾夫演說詞，報告國際局勢；㈢第二五年計劃綱領。內容均極重要，彙錄如次。

一、莫洛托夫演說詞

莫斯科二十八日塔斯社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本日在斯達林·莫洛托夫·加干諾維支等人及莫斯科工廠之突擊隊工人與各工人團體代表蒞臨下，宣布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大會開幕，參與大會開幕者有外交團人員，蘇聯及外國新聞記者，議事日程過通後，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發表第二五年計畫第二年一九三四年度國民經濟計畫，莫洛托夫在報告結束之際，演說蘇聯之國際形勢如左：

一九三三年蘇聯國際地位更加鞏固之一年，事實自能道出其自身之梗概。本年蘇聯外交政策之最大成功為與美國關係之建立。此事由羅斯福大總統提議，人所盡知，蘇聯政府對該提議會立即接受。世界兩最大國家關係間之人工隔閡，固非由我之故，然延長十六年之久，至今始告泯除。此次訂立邦交，滿足蘇聯與美國之熱烈要求與深刻希望，至何種程度，可由李維諾夫在美國民衆間所受之熱烈歡迎中看出。 此次蘇聯與美國訂立邦交，係基於一種完全切合蘇聯外交政策之原則而完成者。 此次邦交之建立，在商務與經濟關係之發展上，已創造有利之景象。在目前之國際局面上，此類關係之建立，必須對於整個國際關係之穩定及世界和平之鞏固，產生有利之影響，乃屬特別重要之事。無論何人必須注視蘇聯政府所堅決遂行之外交政策之此種重要成功。

為鞏固世界和平而奮鬥問題，無論在過去抑在目前，均為吾人注意之中心。反對新帝國主義大戰之奮鬥，必然適應不僅蘇聯且在其他國家中民衆之迫切需要。關於此點，吾人毫不加以遲疑。目前之形勢，促進帝國主義大戰之勢力日益加增，軍備之瘋狂增加，戰費預算之激增，新戰爭之積極佈置，無論在何處均為人所共覩。在此種形勢下，蘇聯政府所加與其自身之任務，即不顧各國內統治者方面日漸激烈之侵略的意圖，團結一切為和平而鬥爭之勢力。

本年內蘇聯外交已獲得顯著之成功，在公開並堅決暴露一切侵略的帝國主義勢力，並以坦白之提議，公佈種種以武力解決國際糾紛之企圖，而

予彼等以各種重大打擊。在此項任務上，蘇聯之外交已獲得光榮成績。諸君只須回想吾人在軍縮議會上向一切國家提議，締結一反對侵略國與戰爭挑撥者之公約一事，諸君盡知，軍縮會議雖對吾人之提議盡力延宕，但並未能阻止吾人與若干鄰國如立陶宛·羅馬尼亞·捷克斯拉夫·土耳其·波斯·阿富汗，締結一規定「侵略國」定義之公約。

舉凡蘇聯外交之種種成功，均與李維諾夫之大名有不可分離之聯繫。彼之功績，婦孺皆知，但此處不能不特別提出。(掌聲)余敢斷言，全體會場對余提議請李維諾夫關于國際政策問題發表一詳盡報告，必一致歡迎。(掌聲)

蘇聯與一切國家之關係，依據屢試屢驗之和平原則與實際合作政策，已逐漸建立完成。我國與土耳其之關係，即構成此種發展之最顯著例證。以弗羅希羅夫為領袖之蘇聯代表團，本年前往土耳其，參與該國十週年紀念及彼等在該友邦所獲得之特殊歡迎熱忱，均表示蘇聯與土耳其關係之密固與政治意義。

余亦必須提出蘇聯與波蘭間商務文化關係發展之新而有 利情況 之存在，此點吾人曾認為且仍認為具有極大政治上之重要性者。在另一方面蘇聯與法國間之實際的合作，亦有良好之發展。法國最負盛名政治家之來蘇聯與兩國代表間進一步商務關係之建立，促成此種合作再度之進展，吾人深信，我國與法國之合作已進入一新的階段，且具有良好之未來。

最後蘇聯與其他國家關係發展之一特性之例證，即與義大利締結「互不侵犯中立及友好公約」，及與西班牙及烏拉圭建立外交關係，而其提議均出自彼等各國。

但在另一方面，我國與英國之關係，本年內曾有一度暫時之緊張，蘇聯決不能使其自身與一外來的對我國內政策之壓迫政策相妥協，此中理由極為明顯，無待解釋，且蘇聯亦確已保持其立場，堅決到底。此次蘇聯與英國關係之緊張，即係由米特洛維克爾斯顛覆者之審訊而引起者，惟不久此案即被清算，刻下英國與蘇聯正在倫敦進行恢復通常商務關係之談判。

至於我國與德國之關係，則始終在國際關係中佔一特殊地位，吾人對於自衛，對於普遍的和平，及對於國家之獨立諸原則，無論何時均保持忠實之態度，故蘇聯亦決不能在彼一方面有理由改變其對德國之政策。但在德國統治的集團方面，一年來曾有若干修正與蘇聯關係之企圖，果以明眼一觀，則此類傾向，固不難看出。此處無須贅述羅森貝格·胡根堡等人之言論，關於彼等吾人以往所談論者，已頗充分。唯有一事為吾人所盡知者，即至最近為止，蘇聯與德國之友誼關係，係基於此兩國對和平及商務關係發展之傾向。在吾人方面，即在目前仍對此類原則，完全忠實。在吾人之意見，唯有實現此類原則，始克構成蘇聯與德國之政治經濟合作之力量，而於兩國利益及世界和平有所裨益。然而頑強的國家社會主義觀念者如羅森貝格等人之政策，則與吾人主張已正面相反。此種政策中澈頭澈尾為反動意圖與帝國主義掠奪計劃所充滿，無論與鞏固對蘇聯友誼關係，格格不入，即與德國偉大之未來亦不調和。

至於吾人與日本之關係，已言之甚多，蘇聯政府對此問題之政策，已不僅為蘇聯以內之勞苦大衆所深悉，此種政策之和平性的最佳例證，其事實自始即為世人所熟知。如吾人提議締結互不侵犯協定，吾人對出售中東路之堅定的同意，吾人對一切商業要求（例如日本在遠東區之商租）等，

——吾人已不能提供較此更大之和平。但雖然如此，仍未能防止日本若干機關報紙及若干日本官吏每日從事各種卑污謠言之揑造，誣稱蘇聯具有某某侵略意圖。今日彼等造謠謂「格別烏(蘇聯政治保衛局)代理人」在滿洲邊境進行攻擊，明日彼等又謂「莫斯科之代理人」在中國組織某項反日國運動，諸如此類荒謬謠諑，無日不有。凡此一切無非用以掩飾彼等反蘇聯之目的，及彼等自己代理人反蘇聯之挑釁。最反動之日本軍界，自覺彼等地位日趨孤立，特別恐懼蘇聯美國及中國間建立或種合作，反對遠東戰爭之挑發者。彼等故意誇張此種合作，且又自己製造種種否認，徒自暴露其周章狼狽之窘態。彼等對蘇聯之偉大茁壯，恐懼萬狀，以至不能自已，再三頌揚稱「此即最良時機」。凡此一切，均表示吾人對戰爭及侵略的危機，已無閉目不視之權利。此處尙須說明此點對吾人之意義爲何耶？一切關於此點之必要意見，吾人已言之盡矣。吾人之任務，乃係繼續以不屈不撓之精神，貫徹吾人在遠東之和平政策，改善與日本之關係，而同時準備應付一切可能的襲擊與糾紛，因吾人不幸不能認爲吾人現在能自此種襲擊與糾紛中獲得安全也。

新戰爭之危險，在本年內已變成特別切實，請舉下列事實，予以證明。在本年內德國與日本均已通知退出國聯。德國所以出此，顯然由於要求擴大其軍備，並認爲參加國聯乃對此點之一障碍。在另一方面日本之通知退出國聯，則由於希冀享有干涉中國之全部自由。由此可見，即使國際聯盟在某種限度以內，亦已對干涉主義者之行動「自由」有所防碍。關於此層，國際聯盟對於希冀殺上戰場者之防止作用，必須認爲一有利之事實。無論退出國聯所表示之理由爲何，吾人必須加以考慮之主要事實爲此種行動之重要性，絕對不在於幫助世界和平事業之鞏固，恰恰相反，此正爲最反動與最侵略勢力之解放。

因此，吾人唯有更堅決的更系統的保衛和平事業，並暴露一切保護新帝國主義大戰與新反蘇聯進攻陰謀之企圖，且應爲此種目的利用當前一切現有之可能性。吾人最緊要之任務，在於使勞苦大衆知悉蘇聯在現在的帝國主義環攻中之地位，並使之正確的察知一切威脅和平事業之基本事實，及一切鞏固吾人和平地位及世界和平事業之基本事實。資本主義國家中之統治階級，從來未曾且亦未能努力使羣衆眞實知悉彼等國家之眞正地位，及彼等政府之眞實外交政策，是以吾人之政策，在此時機特別爲陶醉於帝國主義掠奪夢中之反動法西斯蒂陣營之紳士所難以忍受，彼等遲早必在吾人政策之前授其首級。

唯有依賴工農廣大羣衆最高擁護之蘇聯政府始相信，彼之最大任務與責任，在於使羣衆對和平事業有自覺的態度，此即吾人最大之力量。當工人與農民知彼等所鬥爭者，係爲何故，知彼等之力量與犧牲，所爲何事時，彼等不畏任何困難，彼等即成一不能征服之勢力。(掌聲)此即我等布爾希維克何以在我等事業中以牢不可拔之信仰，向前邁進之故也。(掌聲雷動)

二、李維諾夫演說詞

莫斯科二十九日塔斯社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關於蘇聯之國際形勢，向中央執行委員大會提出報告書。

李氏首先指出，資產階級之和平主義現已死去。李氏謂，『在日內

瓦，在外交接談與外交會議中，軍備與再度武裝問題，已代軍縮問題而佔中心地位。』李氏復次指出，由於新軍事精神之出現，新政黨，新派系與新人物亦均携其新觀念而現身於國際舞臺。李氏稱，『新政黨揚言欲向共產主義進攻，但在此種鬥爭之掩護下，彼等正從事更狹隘的國家主義任務，時刻不能忘情於條約之修改，土地之掠奪等。果使戰爭之收穫向彼等送其微笑時，彼等固未必一定僅伸其巨爪於可嫉恨之馬克斯主義者統治下之領土，彼時彼等決不拒絕奪取資產階級之領土，甚至懷有與其相同觀念之領土。例如歐洲某國即係如此。尙有一國，其手段亦不採取繁複之觀念形態與理論之準備，而自始即以修改邊境代替修改條約，且不以此項任務付與外交家，而付與諸武夫，恃其砲火兵馬肆行衝撞於亞洲大陸，置一切邊疆與任何人之利益於不顧。』

『然亦有若干國家，彼等在極短時間內，不願破壞和平，且準備保衛和平。蘇聯外交之責任異常重大，因一切國際問題幾皆與蘇聯利益有關。譬如修改條約，此項問題，如吾人不參與某種條約之締定或予以承認，初似與我無關，但是項條約或許含有對某國國民違反正義之處，而吾人決不能隱匿對該國國民之同情，如各條約之修改係基於和平的自願的原則，係基於取消現存條約中不正義之點，同時亦不加入新的更大的不正義之點，則吾人自無予以反對之理，但現有「公正的」修約計劃在焉。其目的在於犧牲蘇聯之利益，以滿足受危害各國之領土慾，爲實現此項計劃，此類國家，將對我一千七百萬民衆之整個政權加以進攻。』

吾人外交之基調，曾在斯達林簡短明確之公式中予以表現，即「吾人不需要外國之領土，但吾人亦不能放棄吾人之寸土。」因吾人不需要外國領土，故吾人亦不需要戰爭，關於吾人之領土，吾人有充分之能力保衛之。我日漸雄壯之軍力可教訓遠近任何敵人，使之百世不敢離開其自己之國境。『吾人在努力與一切國家建設並維持友誼關係當中，吾人正以特殊注意力與致力保護和平，及願攻擊破壞和平者之國家，鞏固彼我之關係，並建立最大限度之提携，凡以鞏固和平爲目的之有組織的國際合作，吾人無論在過去抑在現在均願加入，而不拒絕，對於現在存在或可能形成之國際團體或聯合，果有理由或將來有理由認爲係與和平事業有所裨益時，吾人決毅然參加。』

李氏論及與美國之關係時，宣稱，『美國在與吾人首次接觸之後，立即相信在蘇聯與美國間並無全民族或全國家範圍上之差別存在。美國因其自身有意維持和平，故視蘇聯爲一維持和平之有力份子，因而在此方向中頗重視與我合作之價值。在吾人方面，吾人自亦重視與美訂交之價值，尤着眼於此事在和平事業上之重要性。』

關於與土耳其之關係，李維諾夫繼稱，『吾人認爲蘇聯與大土耳其共和國之關係，實爲各國邦交之模範，友誼與互信之政策，已造成兩國在國際範圍上合作之基礎。彼此均能相互建議並予以容納，且可在危機之前，將對方之幫助計入自己力量之上，假使一切國民均能建立此種邦交，則和平問題，不費解決矣。』

論及蘇聯與其他各國關係之逐漸的重要好轉時，李氏復稱，『吾人首先必須回憶與法國之關係，本年來已有長足而迅速之進展。吾人與法國在誠意努力和平一點上，已聯合一致，且吾人不必過慮，以爲法國政府之變動或能防得我等相互密切關係之圓滿發展。最近赫里歐之來我國，在蘇法

關係親善中，產生一新刺激。余敢斷言，威脅和平之勢力愈加擴大，則此種親善亦必愈加密切，愈加發展。」

『不幸，吾人與一切國家發展關係之希望，未能對英國關係中完全實現，因該國仍有若干份子陶醉於資本主義一致進攻社會主義國家之夢幻中約，故此項關係，迄在不穩定與不整實狀態中。吾人且希望蘇英暫定商之簽字，或可使吾人能有對英較良好之關係。』李維諾夫關於蘇聯近東各鄰邦宣稱，蘇聯現與波斯及阿富汗有互不侵犯公約之聯繫，而尤值注意者，即加拉罕赴波斯一行，已使兩國建立友誼性質之邦交。

李維諾夫繼對中蘇外交關係，表示滿意，彼謂蘇聯已接受中國之請求，締結一互不侵犯公約，此項公約之草案已送致南京，現正在中國政府研考中。李氏對中國現在不得不遭受某外國敵人之侵略，暨內部之尖銳衝突一層，表示遺憾。

李氏最後以特殊部分提出蘇聯與德日之關係。關於德國，李氏稱，在過去十年內，蘇聯與德國間曾存有密切政治經濟關係，兩國因之均獲極大利益。李氏指出本年內德國方面曾發生若干言論文字與行動，不與以前關係相同，致使兩國間之關係陷於緊張狀態。李氏特向蘇聯聽衆提醒，現在有一種公開進行以干戈砲火向東發展企圖奴役蘇聯民衆之觀念，幷指出若干處身負責地位之人曾屢次進行反蘇聯談判與提議。李氏又縷述德國當局對蘇聯機關及公民之有系統的迫害行為，並否認蘇聯因反對德國現行制度之故，以至改變對德關係之說。李氏稱，『自然，吾人對德國之制度有吾人自己之見地，吾人當然對我德國同志之遭遇同情，唯我馬克斯主義者如一任感情決定政策，則為不可饒恕之錯誤。吾人能與資本主義國家甚至法西斯蒂國家維持關係，此已為全世界所知悉。』李氏至此遂報告德國政治家向彼提出『須德國如何行動，方能使蘇聯對德國之忠實毫不懷疑』之問題時，彼恒答以『德國必須不做其現在所做之事，德國政府必須告知其代埋人，彼等不應做其現在所做之事。』

『吾人希望與德國有最良善之關係，正如與其他國家同樣，吾人不希圖對東方或西方進行任何擴張，吾人不對德國民族懷有任何不良之感情，吾人對彼等之領土與主權不懷任何企圖，吾人亦不慫恿其他國家作此打算。吾人希望德國亦對吾人如此表白，使吾人具有事實，從事判斷種種宣言是否眞實。即假使德國一旦擁有較大之實力時，則德國領袖一向所主張之侵略計劃，即將實行。』

論及日本時，李維諾夫指出此項關係刻正引起全世界之注意，因日本目前之政策乃係『國際地平線上最黑暗之雲霧』也。李氏繼稱，『吾人以前曾信任日本，故吾人遠東邊境，幾無防禦可言；但自滿洲軍事行動爆發後，形勢開始變化。日本政府雖迭有聲明與解釋，但未能解釋任何事物，亦未使任何相信其解釋。日政府曾對我發表正式保証，謂我國之利益，特別中東路上之利益，決不致遭受侵害。此種保証，一再提出，直至日本軍隊逐漸佔據全部滿洲而成立所謂「滿洲國」時為止。雖以前曾有種種約許，但日本閉未肯顧及也。於是不久即有對我人之利益直接進攻之舉，中東鐵路亦陷於崩潰狀態。舉世對吾人頭腦之冷靜及忍耐力，無不驚異，而吾人愈冷靜愈忍耐，日本當局在滿洲之行為乃愈厚顏無恥，極盡挑釁之能事。吾人因不欲受其挑釁伎倆之欺騙，乃毅然提出售賣中東路，冀望得回該路之成本費。但在談判之中，吾人已斷定日本無意購買此路，而望無代價取

得此路。日本當局不進行眞實之談判，而訴諸特殊手段，軍警力量與白俄匪徒之活動，奪取中東路。』李維諾夫言及日本企圖使人相信彼與此類不法行動無關，一切均由「滿洲國」負責時，痛斥此類企圖。且關於「滿洲國」「獨立」之神話則稱，『吾人與全世界一致，對之殊有特殊見地。』

李氏又指出日本軍隊刻正向滿洲邊境集中，該地運輸工事，現正積極構築，鐵道大路正在建築等事時宣稱，『現正發生之危險，不僅在於中東路，且及於蘇聯之邊境。我政府已開始動員我國必要之軍力，以鞏固我之邊防。吾人不需要戰爭，吾人不威嚇日本，吾人不貪圖其領土，吾人希望和平生活，並尊重日本之權益。吾人要求日本亦同樣尊重吾人之權益。第一步，日本必須停止彼在中東路上一切無理之警憲行動，並恢復被侵犯之權利，以爲彼和平之證明，然後始能談中東路商業價格會議之繼續。第二步必須締結一互不侵犯公約，吾人希望日本能依彼頭腦理智之愛國者，對彼之理智的忠告，而勿任憑軍事冒險者之言，以進行其步驟。』

李維諾夫報告之煞尾部份，專論軍縮會議，李氏認爲該會議『在形式上尚能算爲生存，且或許在相當期間內復形活躍，但彼已不復爲一軍縮會議而爲一軍備會議矣。』李氏稱，『當世人言及某某擴張軍備，某某裁減軍備時，吾恐僅此公正之前半部份尚能實行，後半部份則付諸空談耳可。因吾人若使對下正運用其軍備以逐其實際目的，且正公開揚言於最近未來將在更大之規模上運用之人裁減軍備，決不能成功也。唯有當世界各國不以互不侵犯公約爲廢紙時，眞正之軍縮尚能談到。當吾人與其他國同意某種合作時，吾人不應忘記吾人之對手方爲資本主義國家，彼等有不穩定且經常變動之政府，於任何時均有準備犧牲民族國家利益之人握有政權之可能。在此種情形下，吾人被迫而自衛，唯有與前同樣，甚至較前加甚，充實並改進吾人安全之基本保障即紅色陸海空軍。吾人必須記牢，雖吾人之意志如何如何，必有一日吾人不能不被迫而證實斯達林「吾人不放棄寸土」之語。不僅紅軍，紅艦隊，紅空軍，即我偉大民族之一切紅色民衆，彼時均將參與蘇聯東方與西方每寸國土之保衛。在黨與斯達林之領導下，彼等必有獲得軍事勝利，一若彼等已然獲得和平勝利之把握。』

二、第二五年計劃綱領

莫斯科三十日塔斯社電，第二五年計劃及一九三三——一九三七年間蘇聯國民經濟發展綱領，刻經此間當局發表，各報咸以大字公佈，此項綱領將呈交即將舉行之全聯邦共產黨十七次代表大會核准實行。

此項綱領之引言中，將第一五年計畫之成果，作如左之結束：

大規模技術先進之工業，已在蘇聯造成，特別在近代重工業中已獲得顯著進展，數萬最先進之重工業企業，已然樹立。農業方面已有急劇之改造，集團農業之新制度業已實現，致使蘇聯轉變成一全世界最大規模之農業國家。無產階級在實現第一五年計劃當中，已克服巨大困難，獲得具有歷史重要性之勝利，使城市與農村之勞動羣衆之境況，大加改進，蘇維埃政制之利益，已使失業問題完全解決，七小時工作日得以實行，農村之貧困完全消滅，失業，貧困與飢寒已不復爲蘇聯勞動羣衆所能見。蘇聯已變爲一具有先進文化之國，因第一五年計劃全部完成之結果，一國以內建設社會主義之可能性，已在人類歷史中第一次證實於全世界無數萬萬勞動者之前

第二五年計劃之基本政治問題，爲資本主義成分及一般階級之肅清。第二五年計劃必須爲工人及集團農民爭得一迅速高度之繁隆，爭得實際工資之大量增加，與消費水準二倍半至三倍之提高，整個國民經濟建設之遂行，即第二五年計劃之主要決定的經濟任務。

綱領之第一部，爲『國民經濟技術建設之完成及第二五年計劃增加生產計劃，』預定全部工業生產量至第二五年計劃終止時當爲一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按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價格計算，)遠超過第一五年計劃之四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更超過戰前水平九倍。一九三七年內蘇聯工業總生產量當爲四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煤產量爲一五二‧〇〇〇。〇〇〇噸，石油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噸，生鐵一八‧〇〇〇‧〇〇〇噸，鋼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噸，捲形鋼一四‧〇〇〇‧〇〇〇噸，銅一五五。〇〇〇噸，化學品值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消費品生產值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爲完成此項計劃，全國民經濟中各部門之技術設備均加改善，將令一九三七年內百分之八十蘇聯工業生產品出之於第一第二五年計劃內之新興企業，生產力之增加，預定爲百分之六三，生產成本費減低百分之二六，生產物品質大加改進。農業生產品之增加量，預定爲二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較第一五年計劃內增多一倍。糧食收穫之增加量定爲一‧一〇五。〇〇〇。〇〇〇仙特納，牧畜業生產量將增加兩倍半。農業生產品之增加，將在整個農業經濟集團化上技術再造之全部完成當中實現之。爲達到此項目的，農塲中之農業機器塲，將自一九三二年之二四四處增至六千處，托重機之馬力將自二‧一三五‧〇〇〇增至八。二〇〇‧〇〇〇，農業聯用機增至十萬架，自動載貨機增多十二倍。關於運輸事業之技術建設，有九‧五〇〇公里新建鐵路，全國幹線建設雙軌，建築新式最長鐵路線，使全蘇聯鐵道長度自八三‧〇〇〇公里，增至九四‧〇〇〇公里，全國民經濟中技術專家之人數將自目前之二‧七〇〇‧〇〇〇增至四百萬。

綱領之第二部爲『第二五年計劃之新建設計劃』，其中規定總建設投資爲一三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其中六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用諸工業，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用諸農業，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用諸運輸業，在第二五年計劃中開辦之新興企業，總成本當爲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幾爲第一五年計劃之四倍。在此五年期間，國民經濟基金以一九三二年價格計算，將自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九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即較現存基金增大兩倍。其中工業基金將自二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七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農業基金自一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增至二二。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運輸基金自一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三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第二五年計劃之中，烏拉爾斯克及克拉馬多爾斯克機器製造廠，魯爾斯克與奧爾斯克機車製造廠及其他若干類似大型工廠，已於第一五年計劃期間動工者，一律完成。若干企業將依據第二五年計劃擴大生產量，高爾基汽車工廠將增大其每年出產至三十三萬輛，莫斯科斯達林汽車工廠，雅洛斯拉夫兒，及烏發新開之汽車廠與斯達林格勒汽車廠。每廠每年均須出產三噸重載貨車十萬輛，薩瑪拉汽車工廠。若干機器零件工廠及若干類似之大型工廠，每年每廠須產零件二千四百萬件，更須建立七十九處省區發電臺，一百七十八處煤礦，其生產

量達一四三·〇〇〇·〇〇〇噸，四十六處鋼管工廠，完成麥格尼篤格爾斯克，庫玆尼次克等最大鋼鐵聯合之建築，完成並再造若干大型雜金煅冶廠，建築新化學肥料聯合製造廠。化學橡片製造廠等，此外尙須再建築十五棉織廠。十二毛織廠。十二麻織廠。七十八編織廠。十一絲織廠。二十一靴襪廠。四十屠宰廠。多數製糖業。罐頭食品廠。造油廠。肥皂廠。木廠。化學廠。紙廠等等。

綱領之第三部爲「工人與農民之物質的與文化的水平之改進計劃」，其中規定工人與雇員人數之增加量爲百分之三十，實際工資之增加在一倍以上，食品與工業品消費量將增大二倍至三倍，零售物價減低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工人與雇員之工資之基金將增加百分之五九，在大規模工業中，增加百分之七六。國家對於工人與雇員之文化的與生活舒適，（如社會保險。教育。衛生保障等、）支出將大大增加，至一九三七尙爲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而一九三二年則爲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第二五年計劃期間，不僅文盲與半文盲全都消滅，且七年普遍的義務教育將在城市與鄉村中一律完成。根據此項計劃，學生數目將自一九三二年之二四·〇〇〇·〇〇〇人、增至三六·〇〇〇·〇〇〇人，預備學校內之學生在外，學校以外之教育，如城市及鄉村圖書館。俱樂部等將大事擴充。國家爲保護勞動者健康而增加之衛生及疾病預防費，將自一九三二年之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城市中之醫院將增多百分之四十四，鄉村中之醫院增多百分之九十八。第二五年計劃內爲共營住所與文化建設兩項之投資總額定爲三二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佔蘇聯整個國民經濟中投資之四分之一。貨品貿易總値將較現在增加兩倍至三倍，零售。國家。與合作社貿易將增大百分之三七，國民經濟全體將自四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增至一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同時則增加社會主義經濟積量與國家公積金。

此項綱領之煞尾部分，確定以下事實，即第二五年計劃保證資本主義成分及一般的階級之全部肅清。此種肅清，乃係在農民經濟集團化過程之完成及一切手工業者與一切生產工具私有者合併於共營體系一事實之基礎上被實現者。第二五年計劃保證蘇聯整個國民經濟技術再造之完成，工農羣衆幸福之改進，無產階級獨裁之經濟政治地位的鞏固，與全國國防能力之進一步的鞏固。

此項綱領最後指出，『上述種種任務之實現，將促使資本主義成分自共必然沒落之舊有地位中排出，是故不能不引起階級鬥爭之緊張化，不能不引起苦拉克（農村資產階級）方面顚覆集團農場之企圖，及破壞者與怠工者顚覆我工業企業而扶降反蘇聯勢力之企圖。但在另一方面，第二五年計劃任務之完成，亦即工農生活程度之急劇的提高，自然不能不喚起勞動者之熱情，推進工業之活動及最廣大的勞働者羣衆，社會主義者建設者管理新技術之更大努力。第二五年計劃使蘇聯在克服人類社會之彼此矛盾，城市與鄉村之對立，及造成泯除此類對立之必要先提中，完成一重要的前進步伐。農業經濟，在其社會的形態中，將變爲與工業無異，農業勞働變爲工業勞働之一部。城市與鄉村間之運輸關係在猛烈進展中，工業生產增長之速度與農業增長之速度，將與城鄉勞働者之物質的與文化的水平相洽和的向前展進。在完成第二五年計劃之時，蘇聯將成爲技術上與經濟上獨立家，同時在技術觀點上亦爲世界最先進國家。』

庚辛史籍要錄

瞿兌之

民國二十年爲國立北平研究院整理北平志料，因思庚子辛丑之際，北平史迹變革最多，而史最不備，爰就所見諸書，撮爲此錄，以待訪求而擴充之，越二年銷暑之餘始錄稿如左，上距庚子，三十三年矣。

拳時上諭　教會刊行本

是書錄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四日命毓賢來京以後之諭旨，而冠以雍正嘉慶禁止拳教兩諭。按庚子五六月間各諭旨皆經事後掩飾，稱爲矯擅，東華錄削去不載，賴此書保存之，然月日間有譌誤。

辛丑和約華法文原本亦載本書，並有各國全權簽押之銅版。又雜錄中載有義和團之文告，鄙俚誕妄，無奇不有，均有年月及實貼地方，必非虛構。冊端有圖繪二十餘幅，可與文字互證。

庚子拳變始末記　滿清野史第八種

是書乃西人取漢文方面史料抄編而成。

首錄袁昶三疏，次劉坤一請保護使臣疏，次致俄日國書，次王文韶之書札，以下均雜錄諭摺而略加敘議以貫串之，最後轉錄一九〇二年三月倫敦泰晤士報之回鑾記事殿焉。

綜觀是書主旨，蓋在以中國史之原料示西人，其言有曰：……以上電報皆明載國史中，乃太后之意也，若其他關於拳亂一切上諭，則不見於國史，吾歐外交家及官吏之無識者，每重視中國紀述，以爲實錄，觀此可以恍然悟矣。此等以意爲詳略之事，乃中國古史所常有者，其記載不以實，已習爲固然矣。觀以上電文，可見中國外交之淺陋，此等政策，西人莫明其所以然，則以爲東方之人，深心難以測度，以此電文証當日政治之情形，實出人意料之外。

庚子國變記　滿清野史第七種

羅惇曧撰。

述拳亂之遠因近因及其經過，以迄於回鑾以後，簡核平實，爲庚辛私史中之上選，然其中事實大抵人所習知，似以庚子傳信錄一書爲藍本。

其論拳亂之由曰：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游記其最有力者也，故拳匪神壇所奉黎山聖母孫悟空等皆劇中常現者。愚民迷信神權，演此刦運，蓋醞釀百年以來矣。又其拳變餘聞曰：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黎山老母西楚霸王海山七弟兄九天玄女，又有供祀小唐者，則小說中之年羹堯，最奇者爲山西祁相國，則祁文端也。大約祀神無規定，意中所欲奉則祀之耳。自乾隆時高宗恒以小故殺人，詩詞戲劇皆足殺身，供奉者乃雜取封神傳西游記諸小說點綴神權，以求綢繆而免禍也，浸淫百年，蒸爲民俗，愚民受戲劇之教育，馴至庚子，乃釀此巨變，豈得曰非人爲哉。論識甚精。

拳變餘聞　滿清野史本

羅惇曧撰。

惇曧自稱既爲庚子國變記，復搜集記載，乃連年旅京津，所聞較確者，錄爲拳變餘聞，興至即書，不復次其先後，視國變記尤爲詳盡。

崇陵傳信錄

宣統三年惲毓鼎撰。

述庚子五月二十二十一等日召見廷臣情形最悉，謂之庚子御前四會議，毓鼎親預其事，當爲可信，羅氏書蓋頗取材焉。

拳匪紀事

題日本佐原篤介浙西漚隱同輯，光緒二十七年上海出版。

其凡例云：書中所載事實由中西報章采輯者爲多，私家裒集，藉備遺忘，原無所謂宗旨，無所謂體裁。

凡六卷，一上諭，二匪亂紀聞，三各省防衛，四八國聯軍志，五通論，六附記。

景善日記　滿清野史本

前內務府大臣景善撰。

此書爲英文譯本轉譯漢文，據譯者自稱八月十八號得於景善家中。

其書托始於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次年七月二十一日西狩爲止，並非按日記錄，特於五六月間事較詳耳。中有述拳匪之源委及其符咒禮節處亦經刪節，其語氣袒護拳匪爲多，又爲榮祿開脫甚至。

庚子北京事變紀略

美以美會匯文書院敎習鹿完天撰，光緒辛丑出版。

專述庚子五月以後耶穌敎民被困之事實。初敎民知事急，乞援於美使館，派兵保護，及二十日諭送僑民出京，乃由美館容納全體敎民，安置肅王府，而以日意兩國兵守焉。

此書所述圍城中之苦況，外有嚴陳環攻，而內復受英人鞭撻以事工作，當亦實錄。

庚子使館被圍記

原題一九〇六年六月 Putman Weale 撰，蓋英人辛博森之托名也，陳冷汰貽先譯，中華書局出版。

書爲日記體，每日爲一章，自一九〇〇年五月十一日起。

庚子交涉隅錄

秀山李遜記其妻父程德全在黑龍江將軍幕府與俄軍交涉往來公牘也。

德全於七月二十一日奉派赴愛琿督隊，至博爾多站聞俄兵已入墨爾根城，二十八日俄兵大至，德全入俄營請停戰，旋俄兵仍長驅入省城，將軍殉難，德全於軍事倥偬之際，親攖鋒鏑，保全民庶，良具苦心，然身爲軍幕而有上俄皇及俄兵部書，吁可異也。

西巡回鑾始末記

光緒丙午上海石印，不著出版人姓氏，但稱橫濱吉田良太郎譯吳郡八詠樓主人錄，蓋托名也。

其中多就當時公牘報紙抄襲而成，印刷既劣，月日頗有錯誤，非細加勘對不可。然當時之史料萃一編，固極可珍者。後來撰庚辛私史者多取材於是。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游覽紫禁城章程原文一紙，與是書所錄者相合。

凡六卷，前三卷爲記事本末體，每事爲一篇，後三卷爲公牘。

庚子提牢日記

庚子十月通州白曾焯奉刑部尚書貴恆派充漢提牢官以後與聯軍往來商辦各事之筆記也。

先是刑部署歸美兵占據，嗣以聯軍所設民政廳獲犯過多，無處收禁，乃請交還部署，然署雖交還，實即代聯軍看守人犯。記中所述聯軍凶燄，至今如在目前，啓秀徐承煜之死亦有詳記。

時事誌略　寫本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題辛丑二月洪壽山撰，壽山雖不知何人，據其所述之語乃清真敎民，觀其祖董福祥益信。

凡爲西江月詞二十八首，每首皆系以注，前有自序一篇，詞意鄙俚，音節乖舛，甚至別字盈幅，蓋里巷瑣記之書，然固當時直接史料也。

庚子傳信錄

題日本明治三十五年小山秉信撰。

有序曰：支那庚子之亂，著書紀事變者，曰拳匪記事，

京津拳匪紀略，西巡大事本末記，種種不可殫述，大抵龐雜而不得要領。吾友小山君游支那久，日接其都人士，得悉事變之顛末，著錄一編，名曰庚子傳信錄，凡廢立之秘畫與召亂民以排外之本謀，支那人忌諱而不敢斥言者，皆著焉。似托名之作，姜筠跋庚子都門紀事詩稱湘鄉李希聖著庚子傳信錄一書，此其是耶？

天津拳匪變亂紀事

劉孟揚撰，宣統二年出版凡二卷，上卷由拳匪入津至於城陷，下卷則名津城陷後見聞錄，不限於天津一地之事矣。卷前有黃連聖母九仙姑照片銅版一幅，甚可珍。

所紀多拳匪方面之文告傳說新聞等等，雖難徵信，然事實須合兩面觀之，固不可廢也。所述拳匪之驕縱誕妄，洋兵之暴戾恣睢，皆從瑣事描寫，自是佳構。

庚子西狩叢談

吳永述，劉焜撰。

是年永爲懷來知縣，述帝后西行之事，多出目睹，自是實錄，但涉及私人恩怨之處甚多，須分別觀之也。

庚子雜話

見民國十七年十月北平民言報。

記閭里瑣事，頗足窺見當時社會眞況。

鄰女語

見商務印書館出版繡像小說。

專記沈敦和在張家口與德軍交涉事，雖以小說體裁出之，與其他記載多吻合，蓋幾於實錄矣。

都門紀變三十首絕句

長白富察敦崇撰，敦崇有燕京歲時記，熟於北都掌故者也。

其詩分詠拳亂時事，詞雖不免俚率，然正賴其能存故實，其自跋云言皆實錄，並無浮詞，誠然，視王鵬運庚子秋詞胡延長安宮詞轉足爲史家所重，舉二首爲例。

順天府云：安民處處巧安排，告示煌煌總姓柴，鼠雀紛爭聽未已，尙書迎請到衙齋。武衛軍云：恨煞强梁武衛軍，是誰驅使亂紛紛，暗中自有冥冥報，廬室依然被敵焚。

長安宮詞

陝西鳳邠鹽法道胡延撰。

延在西安行在督辦內廷支應局，就其所見，述爲宮詞，自庚子八月至次年回鑾爲止，多記瑣事，紀恩頌聖，少有涉於史實。

述庵秘錄　滿清野史本

王无生撰。

蓋民國以後所撰，多咸同以後佚聞，其關於庚子者，乃德國考試書院生文題不敎民戰詩題飛旆入秦中一節，他書未見，其述聯軍入城以後，無恥紳民勾結逢迎之態，無所不至，恐非盡誣也。

驢背集

署退廬居士撰，民國二年刊於南昌。

序稱庚子之變隨扈不及，避居昌平，嘗微服入都，探問兵間消息，返則筆而記之，繫以小詩。大抵詳於京朝士夫之黨派，無所迴護，載漪榮祿之幕僚將帥兵額並有詳載，非他書所及。其述奉天將軍壽山復諫，美提督戴麗田曾廣鑾黃思永惲毓鼎王瓘爲理事官，皆具直筆。

拳禍記下篇——拳匪禍敎記

李杕撰，光緒三十一年宣統元年各一版。

按其自序，蓋萃聚各處敎士來函報告都爲一編，與禍國記並行者。計自直隸北境至廣東以區域爲別，共三十篇，雖純出敎民私記，多有未可盡信者，其再版自序中，已言迭接來函，指出錯誤，然日月姓名多可稽考，中有山西北境敎難一篇，述英敎士臨刑之語，已爲拳變記諸書所采。

庚子都門紀事詩

延淸撰。

其自跋云：巴里客餘生詩草乃庚子年余困處都門所得詩也，時張雨臣同年露恩亦未出都，彼此過從，然允爲繕寫詩，嗣於明年春出付石印，得書五百部，未能多寄南中，㕑里馬子昭都尉萬選用石印本翻刻木板可感也，遂易其名爲庚子都門紀事詩。時以亂後拮据，僅籌措六七十金以補助之，故板存鎭江，不時托印此詩寄至都門，俾得徧餉知交。未幾陸申甫同年鍾琦官江蘇藩司，以覓取此詩者即用此板排印云云。

所聞錄　滿清野史本

不著撰人名氏，多載晚淸佚聞，中有榮祿令張懷芝於攻使館時放空砲及載瀾請殺王文韶事，他書未見。

戊壬錄　滿清野史本

題宋玉卿編。

本記自戊戌以至壬寅間事，故名，義和團之亂僅居其中一節，幾全錄羅氏庚子國變記之文。

永淸庚辛記畧

庚子永淸知縣高紹陳所自述而縣人所集資印布也。

是年五月十六日永淸敎堂被焚，孟孫二敎士被殺，故聯軍一再來縣示威復仇，本書所記雖高氏不無自衒之詞，而洋

兵之橫恣，鄉民之懦怯，屠殺之慘，供應之繁，地方官吏不肯通事之乘機牟利，歷歷如繪。

拳教析疑說

是書不題著撰人姓名，冊端有江寧布政使恩壽序，蓋恩氏得勞乃宣所著義和拳敎門源流考而易其名以刊行之，更冠以庚子春夏間所奉解散拳匪各諭旨也。勞氏原書本諸嘉慶間諭旨及那彥成奏牘，而以書後一篇闡明辟而闢之之意。徐州道桂嵩慶得而删潤重刊頒發州縣，恩壽又得之於桂氏也。

補白 關於「上大人」

（江萍寄）

現在小學生學校的課本，較從先已竟變了樣子，所謂已施行「黨化教育」了，惟爲有一樣尚保留着三家村私塾的流風餘韻者，即小學生描的紅模子是也。小學生之紅模子一共有三種：一爲「王子去求仙」，二爲「一去二三里」，三爲「上大人。」以前之一二兩種，爲前人之詩句，不難明白；只有第三種的「上大人，孔乙己」，不大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不要說是小學生，就是現在的大學生也未必人人曉得。記得幼年之時曾問過一個秀才先生，他也答不出所以然來，却說這是當初寫紅模版的人信手寫來，並無什麼特別的義意，然我的疑團終不能釋。爲什麼那個人不寫「下小人」，却寫「上大人」呢？及後見祝枝山的猥談，始大悟。蓋此爲孔子上其父之書，全篇應這樣的讀注：

「上大人，孔，一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禮。」

又見宋宗杲答呂隆禮的信札中，亦有關於「上大人」的一點，我們現在抄錄一點：

「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一己」時，便錯了也。」

此既爲孔子上其父之書，斷無自稱其姓之理，疑後之儒者因尊之，避「丘」諱（我當初的先生教我如寫丘字的時候，應少寫一筆，作「丘」，殊爲可笑）故改爲「孔」字，所以倒敎孔子蒙了不白之寃，像他其是「不通」似的，這種罪名應當歸之於後世的腐儒。

鴉片戰爭新史料（四）

淮安笑虹宋默藏
國聞周報社選

（三十五）鎭海察防

徐州鎭總兵王志元，六月二十三日承准欽差大臣裕照會，六月二十日准兩廣督部堂祁咨，風聞暎夷有欲仍赴浙江一帶之信，並據署大鵬協副將賴恩爵具禀，亦稱聞有此語，並稱風聞早晚該夷又有新兵船火船到粵，候新船到齊，現在兵船始行前往等情。查此語雖係傳聞，尙無確據，惟夷情詭詐多端，應亟一體預防，以期有備無患，咨請轉飭沿海各地方文武，預爲防範等因。列本大臣准此，查前准靖逆將軍奕來咨，當經本大臣明晰咨行在案，茲准前因，雖仍是虛疑恫喝之詞，且現在欽奉諭旨，仰蒙皇上格外天恩，准其在粵通商，該夷苟具人性，自應恪守成章，安分貿易，乃無端造此浮言，摇惑人聽，其意究屬何居。若云浙江曾經擒斬管船白夷一名，並掘發夷屍，欲圖報復，則我廣東除將備弁兵之陣亡者不計外，提鎭大員均被戕害，人民廬舍，悉受殘毁，浙江前任定海縣典史知縣，亦因該逆滋事，與城俱亡，民間墳墓，被其發掘殆盡，卽將該逆全數擒誅，剝其皮而寢處之，亦不爲過。靖逆將軍旣爲籲恩通商，自必與之約法三章，始行入告，現在聞有此語，何不卽向該夷詰詢，折其桀驁之氣，使之不敢郞遏。本大臣定于六月二十九日，帶領徐州精銳官兵，自嘉興起程，前赴鎭海，體察情形，督飭防剿。該夷果敢前來侵犯，定當一鼓殲之，以洩年餘積忿。所有八旗精銳兵，先于二十三日遣發前往，除恭摺馳奏，並遞傳牌，通飭一體防範等因。

（三十六）防江防海札

頃接巡撫部院札飭，夷匪新到領事暎嘷嗹，於七月初三日在廣東起椗，前往福建廈門，並浙夷船漸有增添，停泊塘頭山大佛頭等處等因。查寧屬江面遼濶，港汊分歧，沿海口岸，均應嚴防，以免乘隙竄入。長江金山以下，雖節節有沙，而現在江潮盛旺，與往時不同，其狼山爲長江門戶，尤關緊要，所設防兵，是否足恃，夷船不致乘潮闖入，自應確勘形勢，預爲之防，合亟札詢。爲此札仰該協查明各海口，何處無虞，何處險要，防兵是否嚴密，夷船闖入，如何實有可恃之處，明晰呈覆，以憑籌辦等因。

（三十七）粵東海幢寺題壁詩十八首　缺其一

聞道廷臣急理財，海疆新令走風雷。無多烟戶供脧削，旣倒銀河欲挽回。生道殺民障聖德，變通蠹利仗宏才。此邦凋敝雖堪命，況復年年水火災？

元寶如泉布百蠻，分明津要失防閑。望洋空羨銀濤湧，縱海虛糜鐵鎖環。誰使貨通獅子國，豈無兵駐虎門山。年年悖出河沙數，本有權能取賂

還。

蠻烟流毒遍關津，與霧蚩尤術固神。拯救有權原在我，誅鋤爲事反徇人。效難可必先防援，法亦何嘗不得仁？苦惜羣黎甘受餌，翻教釜內作游鱗。

遠物焉能逼市寰？舟師沿海可防奸。渴來不飲盜泉水，飛渡難過大嶼山。君子有財兼有士，今人爲暴即爲關。然犀誠向原頭照，百怪呈形咫尺間。

樓船威鎮越西東，全仗廬遺蜑戶風。曾列戎行皆巨富，縱操民物亦奇功。何時鐘室誅韓信？自古銅山屬鄧通。正本清源誰不解，同官無奈要和衷。

鎖艦爭傳節鉞臨，月錢三萬六千金。江湖盜賊收王振，錦繡妻孥羨蔣欽。自詡得名兼得利，須知能縱始能擒。至今翻覆波瀾處，孽海茫茫怨毒深。

鴉軍飛遍越江湄，送往迎來任所之。新政忽聞尊國體，舊章早已腹民脂。道途竟可拘淫具，江海焉能塞漏巵？到處營私兼犯法，如公原不是謙詞。

風土民情久漸移，烟霞痼癖急難醫。法當最密行宜恕，利未能興害轉滋。鬼滿棘林聞夜哭，人多菜色忍朝飢。怪哉怨積由無限，吉了能言鳳或知。

直同兒戲捉迷藏，息鼓籠燈泛夜航。越境誰能識官長，倒戈總是自傷戕。貪功趙括威名重，爲政張君德頌長。假使當時嚴罪討，村民焉敢抗王章？

欽恤何人解泣辜，漸看法網似秋荼。逃亡家室生何計，貧病囹圄死不殊。坎地埋書徵合比，叫天無罪夢良夫。從來南海祠神外，曾見親祠獄鬼無。

羊狠狼貪案牘繁，狐埋狐搰孰平反？木人壓泣江充智，薏苡爭鳴馬援冤。黔赤萬家愁大衆，蒼黃半夜走訛言。請看貫耳逃軍日，秦鏡徽呼照覆盆。

小民畏罪復何求？武士貪功卒未休。種貨詐財奸屢敗，誘人犯法術彌周。老妖有母將焉往？野雉無媒肯自投。王道從來稱正直，也同餌敵任權謀。

時平偏易立功名，不用文官只用兵。牙爪偏承祈父恤，腹心惟向武夫傾。一坏土繫懸民命，萬灶烟屯大將營。怪得牧豬屠狗輩，紛紛投筆請長纓。

但見纍纍日被拘，未聞研究脫冤誣。三章新改蕭何律，一卷誰陳鄭俠圖？執法敢辭民怨讟，鑒威剛被鬼揶揄。感君寬厚培風化，遮道牽衣盡博徒。

官吏追呼遍石濠，尚防沾溉有殘膏。淡烟已逐波中散，明月空從浪裏撈。掩耳盜鈴聊自慰，拖泥帶水不勝勞。地皮捲盡君知否？猶當黃金日日淘。

無復天津估客船，都從橋上聽啼鵑。誰通百貨貲三萬，已散四方人幾千。屈指有呼庚癸日，關心又近丙丁年。可憐粵海繁華地，墟市荒涼似禁烟。

希旨惟求固寵榮，全拋國計與民生。但將驚擾爲能事，幾見申韓致太

平？入曉逢人皆稱瘠，斷相無日不清明。長歌當哭君知否，都是嗷嗷澤雁聲。

（三十八）廣東紀事新詩十二首

新火燎原氣燄雄，驚心觸眼半年中。拋家民已無生氣，定亂誰論斬將功？已有先聲如唳鶴，終無奇策拯哀鴻。庸人未必垂青史，邊豎徒聞屢帝衷。

番船雲屯逼炮烽，奔騰碧海撼蛟龍。礟臺堅壘須臾破，水驛山程次第封。屋宇半荒餘冷落，親朋無處問形蹤。可憐珠海繁華地，劍影刀光列幾重。

蠻夷爲患比癰疽，毒重根深費剪除。遠涉兵戈貪利藪，未諳紀律抗文書。橫江沉鎖原非計，壘石成堤事亦虛。無那鴟張難掃滅，幾番征戰問何如？

已將樂土變危江，大將原應一力扛。空說韜鈐無膽識，不明寬猛豈心降？妖氛圍繞如籠鳥，海岸荒涼絕吠尨。賤士食毛同憤懣，萬人酸洒淚雙雙。

亂離何計出重圍？萬馬馳風與機飛。漂泊十年仍是昔，顚連八口幾時歸？炊珠安問貧民食？橐中難稱大將威。事到閉城籌善策，議和論戰兩全非。

應戰軍營日夜馳，古來兵法有誰知？先分險要方能守，未度安危便出師。萬甲逍遙隨主將，片帆來往任暎夷。驚惶不顧中華體，雉堞何因豎白旗？

兵驕將勇勢虛張，無暇商量定亂方。海錯山珍先果腹，明珠翠羽入私囊。杯中淺酌西洋酒，帳內濃熏海國香。料理征袍倩紅袖，生稊誰不羨枯楊？

閫外焚燒閫內驚，兵民逃竄此時情。臨危且救軍中急，不顧貽羞城下盟。鐵騎遠來空跋涉，金符曾握欠分明。他時畫上凌烟閣，曾記當年聽炮聲？

華屋都成瓦礫堆，火輪船到走風雷。劍還用火原難敵，炮亦能飛更莫猜。化日光天成鬼域，執圭擔爵盡庸才。從今一出增聲價，百萬金銀買得來。

一自夷船入虎門，炮台冷落少兵屯。防閑有策憑誰畫？調遣無才負聖恩。尸位盡能推上爵，陣亡未必盡忠魂。笑他兵力輸民力，斬將搴旗幾十村。

空把旌旗擁戍樓，將軍無事任優游。徹天紅燄燒民屋，遍地青燐動鬼愁。粉飾太平先報捷，邀功姓字可能周，失機誰守泥城將，論賞應推第一籌。

遷移雖有避兵符，隨舫奸頑恨切膚。內患牽連招外侮，橫遭擄掠痛無辜。寃仇欲報官無主，紀律雖明將不儒。滿目瘡痍須撫䘏，誰將實境奏天閽？

（三十九）附四方砲台晚眺題壁夷詩一首

越臺夜景靄籠煙，立馬居然第一峯。亂後民心如畏虎，劫餘山勢尚成龍。三更風露沉金鐸，百粵江河落玉鐘。料得枯楊眠未醒，鶯啼燕語夢魂

議○

（四十）粵東戲目

許乃濟奏開烟禁　黃爵滋淸塞漏巵　發表章羣臣會議　承簡命欽使起行
十三行闔困難睨　二萬箱勒交洋烟　鄧總督奏獲香兒帽　林制軍堵禦阿娘鞋
建奇謀稱兵定海　用反間告狀天津　琦侯爺立議主和　林總制奉旨落職、
老舉館收買天癸擧　演武廳改造壯丁房　到粵東宴會紅夷　莅制任恩釋白鬼
討沙角大宴蓮花山　塞海口議取桑園石　李廷鈺文武抗爭　陳連陞父子盡節
束香港敵逼用印　議定海鴨氏寄書　鬧羊城百姓逃生　破虎門三軍失利
劉參將脫衣免死　慶副戎割辮逃生　義律兵進黃洋　祥福戰甕烏涌
余首府單船入敵師　怡中丞四門懸賞格　楊參贊廣收馬桶　琦侯爺猜火龍門
楊元帥奮勇斬挑夫　英都統奉旨拏琦相　鄧總督避難獅子橋　楊遭雷擊
長鎭臺大戰鳳凰岡　余太守兩次入夷船　楊參謀一怒臥城樓　怡和行洋商獻圖僻頂
城隍廟大將建糧臺　祁宮保出示安民　大將軍酒醉赴敵　結伴館架禍縱狼心
獻美婢巧扮衣巾　扯皮條姑姪宣淫　選大鼻鬼婆待客　公司失泥城鬼兵登岸
娘子軍挺身探虎口　札木牌戰將落馬　占山寨久困逆夷　殺小兒參謀立威
傷花旂誤斬良夷　西竺寺勇將落馬　觀音山饑鬼烹羊　威守令三次請和
淼老婦夷兵肆虐　求廣府二次講和　燒民房四處受敵　叙壯勇幾遭民變
勇農夫一心殺賊　噉人肉楚師肆毒　諭兵頭義律勸和　懸賞格反放眞鬼子
斬良民妄逞兵威　實議和連宵開庫　執令箭貪夜縋城　退獻策
剪辮子爭捉假漢奸　摘紅頂段鎭臺失機　插白旗朱粮
賢太守四次講和　大將軍一縈莫展　拆府署太守開壁洞　開貢院

將軍閉房门　拉好旗号　民心警苦　此火炮神保佑　收透风　將軍議官
銀　閉城门總　開個閘门　滿城文武可用　八省兵民當家
沙角炮台礮台，開城文武不曉兵○　拆城墙塡海　將留計。劉出求和宰相
才○　從此士民成左住，忍致号众　民反○　若因離名　夷入眞　賺得黃金
滿戲四○

又對聯

魂子　擺言　天兵　命　雲花　山　地　和



對財部主張沿長城各口設關之商榷

蔡謙

自東北失陷，偽國於去歲七月，強奪我東北各關後，財部即頒佈移地徵稅辦法，將東北各關封鎖已經有一年之久。迨華北停戰協定簽字以後，日軍沿長城設防，偽國更乘機於六月五日分別在古北口，灤平，平泉，凌源，赤峯，承德等地，設關多處，而以承德為總稅關。凡自東北輸入之土貨，偽國概徵出口稅；凡我國土產經過該關輸至東北者，概徵進口稅。一切均與偽安東，營口，大連，山海等關相似，竟以外國視我國矣！

財部鑒於上事，於今年十一月間，先後派副稅務司張勇年，稅務司丁貴堂等，至古北口，喜峯口一帶，實地視察。擬在沿長城之古北口，喜峯口，冷口，義院口，界嶺口，潘家口等處，設立海關。其所持之理由如下：

（見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時事新報及同日天津大公報）

（一）現津，烟，膠，滬，閩，粵等沿海各海關，對輸出至東北之國產，及由東北輸入之土貨，概徵轉口稅及附稅。因此對于沿長城各口出入之貨，似亦宜徵以同樣之稅，以示公允。

（二）近月來，某國貨品為偷稅故，時有由東北四省轉口，經長城各口偷運至華北一帶之事。確數現雖不知，然為數定亦不小。財部為補救起見，認為有沿長城設關之必要。

（三）自東北海關被奪後，關稅收入銳減。財部為增加關稅收入起見，亦有設關之必要。

至各關之名，仍沿用前東北各關之名，如滿洲里，濱江，營口等名。徵稅辦法，仍仿封鎖東北各關之法。凡由東北四省進口貨物，其屬於財部擇定之三十六種確知其為東北土產者，概照本國貨品，由此口岸運至彼口岸辦法，祇征轉口稅及附稅，而不抽進口稅。其非屬此三十六種之貨品，因易與外貨相混，甚難辨識是否真正東北土產，故概照進口洋貨稅率，抽進口稅。至我國土產經長城各口運往東北者，仍照土貨運往本國口岸待遇，祇征轉口稅及附稅。

財部所擬征稅辦法，係按照去歲七月封鎖東北海關例辦理。前法實行已及一年，自毋庸吾人加以評議。惟對於財部此次沿長城設關所持之理由，與設關後所受之影響，竊不能無疑。爰就管見所及，略陳一二。至關於交外方面，沿長城設關，是否即係承認偽國等問題，則非本文所及，恕不討論。

（一）**財部所持三點理由中第一點對於**沿長城出入之土貨，應與沿海各關向東北輸出入之土貨，一律待遇之說，此層無可譏議，不必討論。

（二）**防止外貨偷稅問題**　財部所持之第二理由，沿長城設關，乃為防止外貨由長城各口，偷運華北之故。此點不知財部有無事實根據？即令有

之，每月偷運之值，是否龐大，且是否有確數可稽？亦一問題。假如我們可以用僞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月報之數字爲參考，則該月報所列之數字殊足令財部因外貨偷運而設關之理由失其重要性。（關於偷運及漏稅之材料，本不易得。惟在缺之此項材料時，吾人似不妨暫引用僞國統計，以窺大概，比較憑個人之臆測，微有所據。）

按僞國在沿長城所設之關，最主要者爲承德暨山海關二關。二關之輸出入貨品，對方幾全爲我國。外貨經該二關輸運至華北者，爲數極微。如僞承德關，于本年六月開關，七月始有統計。由七月至最近十月之四月中，進口貨共值一，四八九，〇〇〇元。其中我國土產，占百分之九十九，共值一，四七九，〇〇〇元。美日貨品，經華北轉運至承德，此四月中，祇值一〇，〇〇〇元。由承德輸出之貨，共值二九八，〇〇〇元，全部盡輸至我國。至外貨經承德轉運而至內地者，此四月中，絕無僅有。如僞國之數字可靠，此足表示外貨經熱河偷運至內地事，並不十分確實。再觀僞國山海關輸出入之貨，自本年一月至十月，輸出共值二，一三一，〇〇〇元。輸入共值二，六七五，〇〇〇元，對方幾全爲我國。至外貨經山海關輸至我國內地者，一月至七月，因該關統計與營口關相併，無從稽考；但八月至十月，此三月亦僅一八〇元，爲數極微，並無注意價值。且事實上，我國現已在榆關及唐山方面設有海關分卡，即此一百八十元之貨，亦已照章完納進口稅，並未漏稅。由此可知財部稱防制外貨由長城各口偷運至內地之事，若按僞國之統計，似微有不符。吾人再衡以常情，外貨若經東三省偷運至內地，必先經水路運至大連或營口，再經南滿或北寧路運至熱河邊境。如由承德一帶出口，則尙須經長途的汽車或騾馬之載運，最後始能至內地。如此輾轉跋涉，在僞國方面，以復出口洋貨待遇，雖可免稅；而於我國之進口稅率，雖亦可逃避；但運費一項，則必較昂，恐尙較逃避之稅爲重。反不若直接由海路付較低之運費，完納進口稅後，自由運至我國通商各埠，一切較廉，且時亦較速也。若由山海關出口，雖可直沿北寧路，不必再經汽車或騾馬的載運；但榆關以東，有我國秦皇島及唐山分卡，仍須照章納稅，無規避之可能。故在現在的情形下，外貨似尙不致經東三省由長城各口而運至內地。不過將來日人在東北四省所設工業，若有過度之發展，而其侵入關內市場；長城若不設關，則將無法防止。再則將來遼寧省葫蘆島築港成功，由連山通熱河之鐵道告成，外貨可直接由輪運至葫蘆島，由葫蘆島經短距離之鐵道，即可運至長城各口。在此種情形下，設長城各口尙未設關，外貨甚有偷運之可能。但此二事非在短時期內所可完成；財部此時沿長城設關，最多亦祇能視作防將來外貨之偷運而已！

（三）**增加稅收**　財部所持之第三理由，沿長城設關，乃爲增加稅收之故。現沿長城出入之貨，據僞國貿易冊之統計，僞承德關七月至十月，此四月中進出之貨，共值一，七八七，〇〇〇元，平均每月約四四七，〇〇〇元，將來每年約可達五，五〇〇，〇〇〇元。設財部仍仿封鎖東北海關辦法，對輸出入之土貨，不徵出口稅或進口稅，而科以轉口稅及附稅。如此則稅收必不多。蓋轉口稅率，尙係按照咸豐八年舊出口稅率徵收。其中按值抽稅之貨品，祇一百十餘種，稅率祇值百抽五。按量抽者，尙係按咸豐八年市價所定之值百抽五從量稅，若按現在市價，恐實際所抽之稅，尙不及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今姑作所有之轉口稅率，但爲值百抽五，再加

附稅百分之二。五，共值百抽七。五；此值五，五〇〇，〇〇〇元之土貨，最多每年亦祇能得四二〇，〇〇〇元之稅收。且事實上，土貨輸至熱河者，尚有大量之棉布，棉紗，麵粉等貨品（請看下列之表），俱已納過統稅，照章免徵轉口稅及附稅。設將此項貨品撇開，無論如何決不能到此數！僞山海關進出口之貨品，由一月至十月共值五，八〇七，〇〇〇元，每年約值七，〇〇〇，〇〇〇元。但財部在山海關及唐山方面，早已設有海關分卡，凡由山海關之貨，俱已徵收轉口稅，併入秦皇島海關之內，故可不論。故沿長城設關後，最大限度，每年能得之稅收，尚不到四十餘萬元，若再除去一切開支，所餘將更無幾。由此可知財部所云增加稅收一層，實不能成爲重大理由。

據此吾人不可不問者爲經濟方面設關後之影響如何？沿長城設關後，對於輸出東北四省已納統稅之貨品，如土布，棉紗，麵粉等，因照章不再徵轉口稅及附稅，固不受若何影響。但對於尋常華北土產如絲綫，茶，紙，及各種雜糧（請看後表）則將受相當之影響。蓋現由長城各口輸至熱河之商貨，除大批之土布棉紗及麵粉外，其他土產，爲值亦不小，每年至少亦達二百餘萬元之巨。此等貨品，疇昔皆自由出入，並不納稅。自僞國在承德一帶設關後，竟以洋貨待遇，追交進口稅，已不勝其繁重。更兼運費因皆賴騾馬駱駝轉載，本已奇昂；今若再驟增此百分之七。五額外負担，此後恐將絕跡於熱河市場矣！

此外尚有一事，深值吾人注意者。現日軍沿長城駐防，冀東一帶，時有奸民暨某國浪人，藉日軍之勢，包運各種貨品，並不納稅，關吏亦不敢過問。設在政治上及外交上未得相當解決前，在沿長城各口，貿然設關，事實上等於虛設，僅爲浪人奸民多造獲利機會而已！此層財部當局不知曾詳加攷慮否也。

結論　吾人現可得一結論，現外貨似尚不至由長城各口偷稅，設關後稅收亦並不能多增，及現政治及外交上尚未得相當解決；在此種情狀下此時似無設關之必要。如爲將來計，爲防止將來日本貨品，在華北傾銷故而沿長城設關，乃另一問題，財部所攷慮者似不在此。且以此理由此而設關則不能以增加稅收爲唯一目的。對於輸出之已納統稅貨品，自不能重徵。對於未納統稅各貨，最多亦祇能科以轉口稅及附稅，不能稍增稅率。此外由東北四省輸入之貨，選擇宜嚴；凡稍有可疑之貨，即應視作外貨，科以進口稅更無待論。如對于日人在東北經營之土產，似亦宜仿撫順煤辦法，一律科以進口稅率。

僞承德關自我國輸入之貨，根據僞滿洲國外國貿易統計月報列表於後，以供參攷。

僞承德關進口貨值表　單位元

品別　月別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共計	百分比
本色市布	五•四七三	二四•一五二	一五•一三六	一〇•九六〇	五五•七四一	三•七
本色仿製土布	二一九•六二一	二六二•八〇五	一五九•三三四	三三•五一三	六七四•二六三	四五•三
染色素市布	一•五四七	九•七八一	一七•九五四	一五•七五三	四五•〇三五	三•〇
廢棉花	一•三九七	七•七九九	一九•八六〇	三七•六六一	六六•六九九	四•五
本色棉紗	三•〇三六	五•〇六三	一三•二九〇	一•五七六	二一•九六五	一•五
短襪	二•六〇七	九二四	二•〇四二	一•三一九	六•八九二	〇•五
其他棉貨	七•〇七七	三四•五五二	六二•八五〇	九〇•八七〇	一九五•三四九	一三•一

棉貨共計	五〇•七四〇	二四五•〇七六	二八九•四七六	三八〇•六五二	一•〇六五•九四四	七一•六
茶葉	三六	一八•九三二	八•八七九	二•二〇〇	三〇•〇四七	二•〇
米穀		一•六八八	一•七一五	三•一一六	六•五一九	〇•四
麵粉	九•一九九	三一•五三三	五二•七八二	五八•〇〇七	一五一•五二〇	一〇•三
其他雜糧及雜糧粉	二二	二四		一	五七	一
糖	一•二四二	一三•一九五	一•八六五	四一七	一五•七一九	一•一
煤油	一•一八三	一九•三七五	四•五六二	六•九三七	三三•〇四七	二•二
紙	二•二七五	一一•一〇三	八•〇五二	六•三四七	二七•七七七	一•九
其他	一八•四三六	四四•九三三	四三•八三四	五二•一〇三	一五九•二八四	一〇•七
共計	八三•一三三	四八四•八五七	四二一•一五五	五〇九•七六九	一•四八八•九一四	一〇〇•〇

補白 杏山草堂詩話(二)

（曾嘯宇著）

余讀非想非非想室隨筆。紀載朋福世子宏光帝，爲妄人僞託一則。並引唐孫華所詠金陵舊事詩爲證。攷此詩載在吳詩集覽。久膾炙人口。余讀呂元素夢月巖詩集。其金陵雜感，五六兩什。寔專詠此事。足與唐詩相印證。蓋福王之僞。不見於正史。玆錄呂詩。以爲研究史學者參考。亦所以廣異聞也。雜感第五首云。鳳陽佳氣望中孤。牛首山雲入有無。靑蓋不歸新洛邑。黃金將貢舊幽都。殿前男子還乘犢。河北王郎亦撰符。他日傳疑南史氏。龍蛇同盡一何愚。其六云，丹樓綺閣自逶迤。內殿還聞選少兒。主第新歌旋被幸。回中故劍復誰知。河乾烏鵲爭塡日。蘭死蘪蕪罷采時。天意豈猶憐薄命。 不敎宮井葬臙脂。玩二詩語意。即唐詩所謂貴陽一好人。 乘時思射利。奇貨此可居。何暇論眞僞也。至天意豈猶憐薄命句。與梅村詩幸遲身入陳宮裏。互相發明。按呂元素先生，名履恒。淸康熙年間任吏部侍郎。河南新安人。詩禮奕葉。爲當時名卿云。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起至二十三年一月四日止

（覲農）





內訌外侮過新年

中華民國的二十二年，在東三省之外又丟了一個熱河，華北在塘沽協定之下成了苟安狀態，閩變爆發，槍口又復對內，就在這種內訌外侮的情況下，結束了這個年頭，又過二十三年的新年。

中央舉行慶祝儀式

元旦晨九時，中央舉行擴大紀念週於總理靈堂，計到中委林森．汪兆銘．居正．鍾傳賢．葉楚傖．陳立夫．張道藩．邵元冲．梁寒操．黃慕松．賀耀組．陳樹人．朱培德．陳公博．曾仲鳴．朱家驊．陳璧英．張繼暨其他各院部會職員共一千餘人。林森主席，獻花圈，並領導謁靈，至九時半始畢。次舉行慶祝儀式，參加人員同。林主席致祝詞，大意略謂：今日爲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元旦日，亦爲總理二十二年前就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日。回想當時，南京道路不修，僅有窄小馬路，在此華路藍縷之情況中，我中華民國當即成立。總理由滬來京，進城係坐小火車，由大總統府至臨時參議院係坐馬車。即一同由滬來京之同志，均坐馬車進城，甚有乘黃包車者，至於武裝同志只准騎馬。總理此種儉樸精神，實足爲吾人模範。更以當總理所乘火車抵總統府附近車站時，有一極爲熱心之同志爲表示歡迎，匆忙上車，意欲與總理握手，左右二三兵士以情態可疑，當加阻止，於是大生誤會，或以爲發生別種事態。總理當時却十分從容鎮定，此種大無畏之精神實足矜式吾人。現在國難嚴重，今日又爲今年之第一天；吾人實應以身作則，從自己做起，力事儉樸。大家[illegible]，將益國家定不在少。行政院長汪精衛於元旦發紀念詞文云：『「以[illegible]求統一以均權求共治」。「治標莫急於清除共匪，治本莫急於生[illegible]」[illegible]這幾句老話，來敬祝中華民國二十三年的新歲，盼望在今年以內，能將這幾句老話，實行起來，得多少進步。汪精衛，元旦。』財長孔祥熙發表元旦詞，說明理財方針。文云：革命的財政，在解除經濟桎梏，改良苛重稅



（上海新聞報）

制，革新財務行政。建設的財政，在培養好稅源，扶助國民經濟，增進人民福利。革命財政之目的，是取之於民，而民不困。建設財政之目的，是取之於民，還之於民。現在財政方針，應由革命的財政漸進於建設的財政。

閩北主力戰開始

元旦以後，閩北軍事已入於主力戰尤以中路泰順激戰最烈，雙方死傷甚重。同時京滬間政治解決聲浪未盡斷絕，粵方傳之尤盛。京已接到胡漢民對於戰事意見之通電，大致西南只要恢復黨的關係；中央只要陳李離閩，其餘附從概可免究。

孫科返籍　諷胡無聊

香港二十九日電，孫科夫婦二十九日晨由菲抵港，張惠長夫婦同輪。孫談：此行並無任務，晤西南要人，亦以私人關係，迎胡及汪尤下野等事無所聞。閩糊塗至此，非主要人自動悔過，無法解決。胡政見已見其宣言，必要某某下野，始肯復出。非爲黨國計，純係私見。今日必須大衆團結，屏除意見，方可有爲。胡從前非會居京兩年乎？何亦無計發展。即西南兵力祇可自守，苟使政權歸西南又如何？蔣下野後其嫡系軍隊將如何處置？本人留港數日，或將往廣州一行。孫又談，吾國內爭不息，非三民主義之罪，實黨內同志不能團結，致不能實現。余以爲救國須團結，彼此不再算舊賬。不從實際做去，祇日日發通電宣言，於事無補。就其宣言之八大主張，余與中央各同志均表同情。如認爲可提出中央會議，則應北上共同討論實現方法。若必須蔣汪下野，蔣已悔前此用兵之錯誤。更施以驅逐，豈能默受。又三十日電，孫科三十日下午二時偕唐紹儀乘輪赴澳，轉返中山。

香港五日電，孫科夫婦四日晨偕秘書鍾大心抵省，政會派代表楊熙績，執行部代表劉紀文，陳濟棠代表林翼中到碼頭歡迎，孫下榻東山漁廬，旋往訪陳濟棠，談甚久，十時偕赴政會歡宴，午開談話會，晚赴省市政府總部聯合歡宴，據孫談，此行係個人旅行，並無何種任務，抵港經歷次謁胡，力請入京，胡須彼之政治主張實現，始允入京。但中央對胡主張已表示接納，並提出四中全會研究，該會決依期舉行。祇要有執委三十六人出席，即可開會，希望西南中委皆能赴會。閩事目前甚難商洽，惟望李陳自動取　新組織，或可用政治手腕解決。本人擬五日返港，候輪北上。又鄒魯二十九日書面發表談話：㈠西南發出感電後，中央及閩無覆電，態度不知。㈡中央私人表示贊同胡之主張，餘未有所聞。㈢張繼等回京後，未得覆電，汪無南下事。㈣西南仍本發感兩電及胡宣言之主張。㈤粵並無派胡文燦入閩事。

閩共集中　攻襲泰順

杭州三十一日電，日來中央軍左路沿建甌，建陽，浦城，大軍雲集。右路沿海，海陸空勢力雄厚。閩方以無由進攻，故已集其全力於中路。因是在壽寧之閩共連日向泰順猛攻。有小部份已犯入浙境，逼近縣城。同時希圖滅泰順，攻霆水，或將從小徑圖犯分水關，而邊平陽。故在分水關相近沙堤亦時有閩共來擾。但建甌以東，日來亦在激烈戰爭中。中央軍所有駐衢州之軍隊，均已開往前線作戰。主力戰已在開始發動。慶元方面，據省息甚靖，因該縣與松溪，政和，浦城甚近。中央軍滿佈。閩已另圖，故浙南不致成爲戰事區域。但鄰贛各縣匪患或將更劇，故常山，開化間時有警報。又一日電，泰順，慶元方面因閩共聯絡，實行其向中路發展計劃，故連日猛攻甚烈，慶元更甚，八都槎溪在圍攻中。中央軍已派大隊星夜赶往，擬取大包圍勢。至浦城南，建甌東，延平西北等處，三十一日戰事激烈異常，至晚尚未停止。中央軍調生力軍前往，輸運甚忙，泰順方面陣線當固，故無變動。平陽附近因受各方影響，前哨亦時有小接觸。軍息，壽寧已成匪世界，范鐵民等匪首受閩方委爲別動隊司令後，閩逆接濟槍枝子彈不少，閩逆攻浙策略，將以該匪爲前驅，又泰順縣探報，二十八日由福安開到壽寧僞軍約一團，番號不明。又二日電，泰順二十里外即爲閩境，故現在最吃緊者即爲泰順。日有接觸，騷擾如故。范鐵民股匪有四五千之衆，已在壽甯福鼎間組設僞政府。並開辦軍官學校，訓練軍事人才。現在該處形勢殊覺嚴重。閩軍沈光漢部先頭部隊已開抵福鼎，福安間。平陽甚安。分水關因距泰順較近。故時有騷擾行動。常山開化間無甚變動。又三日電，三日晨九時八十七師進攻古田西北，與閩步哨接觸，戰至中午未息。閩逆以沈光漢部攻平陽，譚啓秀部攻泰順，爲犯浙左右主力。慶元槎溪仍有戰事，龍泉有小股匪騷擾。浦城雙仙關有龍一帶發現匪軍千

六百餘人，有槍七百枝，向東進攻 。此股係來自崇安。我軍分頭痛擊，匪已不敢向浦城方面進展。竄泰順之閩軍，除范鐵民股外，爲范振部，現將主力軍集中仙峯犀洋蕩武溪王家地一帶。其先頭部隊仍積極向泰順方面進行。中央軍向取守勢，而該地又以山勢險峻，閩匪猛攻甚烈。故防線略有移動，約距防境二十里左右。又電，玉山附近三四十里之處，赤匪依山建築工事，並勒令鄉民歸順，如不從者即加殺戮。故最近鄉人扶老攜幼向玉山方面避難。玉山所有民衆，均由縣政府發給良民證佩帶，以資檢查，城外通至城內之浮橋，設兵盤查。下午三時後即將浮橋拆去。並在近鄉建築木城，沿路設崗警戒。刻已有大軍調往，防禦週密，匪不易逞。傳玉山危急說不確，平陽近安謐。分水關距平陽尚有一百八十里，雖泰順被匪猛攻，但欲飛越殊不可得。慶元西部因有松溪，政和，浦城等中央駐軍之屏障，故甚安。東南部尚根山，靑田隘，梅坳，樣溪，八都等處，與壽寧托溪匪巢相距甚近，時有小股赤匪擾亂。赤匪擬穿越慶元縣境，割斷我軍聯絡。但現已爲駐松溪，政和之中央軍夾擊。仍向托溪壽寧方面逃去。杭州四日電，中央軍八十八師加入古田前線，四日激戰竟日，仍在相持中，延平前線亦發生劇戰。

陳季良赴閩海督戰

上海三十一日電，陳紹寬三十一日晨七時由京到滬即赴高昌廟江南造船所，召見陳季良，面授機宜，約半小時。八時許親送陳季良離滬出發赴閩。陳紹寬談，陳季良此去，係指揮海軍作戰。駐防何處，視情形而定。海軍總攻尙在候令中。以前閩逆避過海口，致使海軍無用武之地。刻已準備聯合水陸兩軍進擣，預料閩逆勢必瓦解。陳紹寬即晚夜車返京。南京三日電，據海部公布，三日晨陳季良抵三都澳，與海軍軍官協商攻打福州。陳季良與王壽廷磋商軍機後，即分頭圍擊，阻斷閩方海上交通。李世甲三日晨由滬返京，向陳紹寬報告一切。

閩方之調兵與籌餉

福州二十九日電，僞軍委會委沈光漢譚啓秀爲左右翼指揮。丘兆琛爲閩東警備司令兼右翼前敵總指揮。又委蕭克建爲建甌建陽屏南浦城崇安松溪政和人民自衛軍總指揮。令集合民兵助戰。省垣各界請求軍隊移駐郊外，以免城市被飛機轟炸。李濟深陳銘樞蔡廷楷等已贊同。公安局勸商店復業，並定每日上午六時至十時，下午三時至九時爲開市時間，福州領事團電南京領事團，轉商國府劃倉前山泛船浦爲中立區。尚未得覆。又廈門三十一日電，十九路軍全部調集閩北前線，二軍毛維壽全部集中待命。四軍張炎部亦全部北上，張日內率餘部續往，漳州將由余沬華率傅柏翠等民團駐防，泉屬由翁照垣率新編民軍駐防。翁司令部將移泉州。福州僞財政部委蔡暐卿爲中央銀行廈門分行行長。黃强定一日接廈門市長思明縣長職。又蔣光鼐二十九日電福，廈，漳泉市縣長及四商會。因軍需浩繁，決在廈門借六十萬。福州二十萬。漳泉各十萬。限一星期籌集彙解。三個月內償還。廈商會三十日集會討論。

注意日本又圖藉口

東京二日電，本日此間官塲於接到福州日領事報告後表示，因中央軍飛機轟炸福州，日政府或將被迫採取特種手段，保護僑居福州之二千餘日僑。中國政府曾於上月三十一日請求各國領事開具駐閩僑民清單，俾能予以保護。美領已經同意此請。據日官塲指陳，福州日僑人數衆多，中國政府將不能予以充分保護，而大批撤退，又難實行。英，法，美，日各領事已請求注意飛機轟炸之舉，將危及外僑云。

劉桂棠竄通州

竄至通州正追擊中

張家口三十一日電，據報，劉桂棠率部由延慶舊縣竄東灰嶺，入永寧鎭東西南三方面駐紮，綁票勒贖，擾害地方，並以「東亞協和軍第二路總司令名義」佈告云，「奉令抵此，擬由康莊至南口，破壞平綏關溝間鐵道線」，（康莊南口間線長五十餘里）。宋哲元三十一日已電軍分會報告，共請派得力部隊轉剿防堵，俾免後患。又電，劉部在二道關者僅小部分，其餘大部，盤據永寧寨及延慶舊縣城，劉本人則在永寧。該地毗連戰區，大軍進剿，不無相當問題，當局正向日方商洽中，以便解決。惟劉部入戰區，因日方已表明拒絕，亦不可能。此外延慶懷來沙城康莊昌平等地，各軍正嚴密防備。劉部如向西南移動，當必被包圍解決。北平二日訊，劉桂棠部三千餘人，竄據永寧一帶後，因日軍拒入戰區，同時復以西北兩方大

軍壓迫。乃於上月三十日開始沿戰區邊界向西南移動，企圖突破一點，逃竄他處。三十一日下午竄抵昌平東北之明陵：與萬福麟部朱鴻勛師接觸。一日拂曉，劉部大舉前衝，朱師稍受損傷。當日下午三時，劉部騎兵繞東山口東去，直趨大小湯山。北平方面據報，乃派關麟徵師一部向湯山方面堵擊，在湯山以南之馬坊地方與劉部相遇，開始接觸。關部由南向北猛攻，同時朱師由西向東而攻，劉部受夾擊。乃於當夜東竄。二日拂曉經過高麗營，搶掠後又東去。朱師亦於二日晨收復大小湯山，迄二日午間正在搜索中。劉部掠高麗營後，一小部約二三百人。於二日午前竄至高麗營至高麗營以南之東坦鎮，商號民宅，多被搶劫。旋又至牛欄山騷擾，該地至北平之電報電話線亦被割斷。二日午，劉部始繼續向東逃竄。迄下午五時，劉部大部正向順義以北十里鋪一帶逃竄。順義駐軍劉多荃部已出動進剿。劉部另小部份騎兵約三四百人，南下至通州以西廿里（北平齊化門以東二十里）之地方，爲商震部圍擊中。劉部騎兵三四百人越過北平通州間之鐵道南下，沿途搶劫，五時許到雙橋附近之南花園地方，商部仍在後追擊。平通鐵道交通昨由商派甲車隊往來梭巡，嚴密保護。至劉部大部三千餘人，竄到順義北十里鋪一帶後。 正由劉多荃部由北向南進攻中，同時關麟徵部亦由西向東，與劉部施行夾擊。迄下午六時許，戰事仍在繼續中。又三日訊，㊀劉桂堂匪部大半皆爲騎兵，奔馳極速。一遇軍隊，稍發數槍即繞道他去，故軍隊堵擊，甚鮮效果，劉部一部約二三百人前日下午越過北平通州間鐵路向南逃竄，在雙橋一度與商震部追擊軍隊接觸後，又向南馳去，其餘竄向順義方向之大部，亦分成小股。繞由通州一帶南竄，據追擊部隊報告，三日拂曉劉部已由馬頭鎮南下，一部渡河，大約亦向南竄，據被軍隊及保安隊俘虜之二十五名匪軍供，該部此次南下者約四千人，有槍兩千枝。當由赤城出發時，劉曾講話，謂察省不容立足，擬仍回至冀南或齊豫一帶，尚謂沿途不要騷擾等語。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接得報告，武清附近三日晨發現劉桂堂部數百人，被駐軍擊退。安次三日晨發現劉部小股，迄午尚與該地駐軍騎兵兩連接觸中。據探報劉部企圖南竄冀南大名一帶。

官方公布叛變原因

北平三十日軍事當局發表，據熟悉劉桂堂者云，劉本係魯南巨匪劉黑七，經政府當局收編，曾經叛變。查劉之爲人，既無學識，性極殘暴，狐疑他人解決其部之心尤甚。更不許其隊中之規則紀律爲何物，雖經改編，其一切行動及馭下之方法，仍不脫一種土匪生活。此次宋主席命其移防陽原，若照軍隊性質，當然確遵命令而行。但劉之心理素存狐疑，以爲當局令其移防，恐有解決該部之意。乃突於二十五日晨搶掠後，即於午率隊向東南方開走。並挾宋主席派往接洽移防之代表張樹聲同去，意擬張以爲質，蓋仍不脫土匪綁票要挾之故技也。至夏子明，原名夏馨，亦爲魯南著匪，與劉合股後，在劉部下爲一副桿首。劉受撫後，現任新部旅長。其爲人較劉圓滑，此次是否離劉獨樹一幟，尚難判定。

日本武官一種聲明

二十九日午後日使館武官谷荻。晉謁何委員長應欽，對於劉桂堂之行動有所聲述。據該武官云：劉曾派其代表赴日軍方面，謂因所部給養困難，擬暫駐停戰區內就食，請予諒解等語。但日方對於劉之請求已經拒絕，並謂如果劉部開入停戰區內，決照前次對付方吉之方法，將予斷然處置。古北口方面日軍已準備完畢，倘劉部不受警告竄入戰區，日軍即行出動。又三日晨十時半古北口日軍飛機一架飛至通州一帶。十一時零五分出現於北平東城上空，俄頃即去，據日使館武官室宣稱，該機係偵察劉桂堂部行動者，並謂二日下午亦有一架飛至通州以南偵察云。

剿赤軍之報捷聲

南昌附近匪已殲滅

南昌十二月二十九日電，此間軍警機關近恐有小匪蹤，乘機造謠惑衆。特飭所有偵探人員全體出動，深夜偵察。並飭巡查隊認真檢查各棧公寓及行跡可疑之行人，以資防範。水上公安局頃奉令，連夜起將游河一帶浮橋搭架完竣，俾利軍行，蔣下令，剿匪部隊逗留不前者斬罰。又中央社南京電，某軍事機關得前方報告，前數日有孔匪荷寵之一小部竄至距南昌約五十里之萬壽宮附近。當經熊主席派隊一營馳剿，於二十八日將該匪包圍痛擊。除少數乘夜散逃外，餘匪完全殲滅。

田頌堯部克復儀隴

漢口一月二日專電，田頌堯電漢，該軍李煒如部陳旅於三十一日午克復儀隴。匪向興隆場退卻，正追擊中。又重慶二日專電，王陵基三十

分三路進攻距宜漢八十里之老君場，匪由閬中調兩師來援，失敗。僞師長徐世奎右背負傷，據俘虜供，匪在通江設有無線電話，可通老君場。昭廣戰情無大進展。重慶四日電，黔江於一日爲陳師達旅克復，匪向大路垻活龍坪一帶潰退。

長城各口接收遲遲

榆關收回仍無確期

北平二日訊，接收榆關交涉，自通車問題擱置後，更鮮進展。負接收責之灤榆行政專員陶尙銘，日前由唐山再到榆關晤關東軍儀我中佐接洽，仍無具體結果。陶氏已分電政整會及河北省府報告並請示中，定即日由榆先返唐山佈置專員公署。聞日方之意，只擬名義上將榆關交還中國，當局對此意見如何，尙無所聞云。又于學忠談玉田石友三舊部大致編竣，惟內部份子複雜，胡協五亦不能完全統率。天津方面某某等雖在活動，但尙無何太顯著舉動。惟已飭屬妥加防範云。

古北口待繼續商談

北平二日訊，殷汝耕日前赴古北口，與當地日本駐軍商洽接收事宜。一日晚六時返平，即晚八時謁黃報告與日方商談經過。據殷談，關於古北口接收事，本人與日方所派一階堂大佐。河野中佐在古商談數次，大致均已就緒。至詳細辦法，本人即將晉謁黃委員長請示，日方亦須向關東軍司令部請訓後再行續商。如無其他枝節問題，則於一月之內可有實現希望。今後之交涉，將在北平繼續辦理。古北口方面駐有日軍二百餘人，因劉部竄入戰區關係，現時或不免有所增加。

日本謀唆溥儀稱帝

製造僞帝攏絡蒙主

東京二十九日電，日外務省公開承認，日政府頃正研究「滿洲國」官員與著名人士請求恢復帝制，並以溥儀爲帝之提議。該省發言人證實此案有通過可能之說。惟據聞政府尙未決定其態度，在此事未決定前，一切關於此訊拍出之電報，均將施行嚴格檢査。按此項聲明，係答覆駐倫敦某記者之質問而發。據該記者謂，外國傳稱，溥儀已經稱帝。商工省不許該記者否認此項消息，外務省人員則否認此訊，並謂商工省許將此項否認消息發出。惟在日政府決定態度前，新聞檢査似無取消模樣。並據說明溥儀稱帝，不一定與「滿洲國」新憲法之頒布同時舉行。據推測，恢復帝制或可在頒布憲法前實現，預料頒布期將爲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云。

東京二日路透電，「滿洲國」憲法將有重大之更變，其內容不能宣露。惟聞溥儀將於三月一日稱帝。並悉日政府將于一月十五日對「滿洲國」政府發表重要宣言。其內容在事前不便宣佈。又中央社倫敦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此間接得東京方面消息，謂日本擬將蒙古一部分土地歸併於「滿洲國」。其理由謂東蒙古原屬於滿洲，茲若令其歸還滿洲，實爲通常之事云。此間人士聆悉之餘，爲之驚駭不置。又據熟悉蒙事者談，日本軍閥自用武力佔領東北四省後，內蒙古之東四盟，已有三盟與四省偕亡。祇餘跨越熱河察哈爾兩省北境之錫林郭勒盟，名義上尙屬我國領土。日本軍閥屯兵於多倫，阻礙錫盟與內地聯絡之路。不時秘派特務機關人員，煽惑該盟，使之脫離中國。月前之內蒙組織自治醞釀，確有蛛絲馬跡可尋。近雖經烏伊兩盟擁護統一，中央大員，苦口開導，然錫盟方面，仍有懷抱不滿之人，故揚言外傳內蒙自治·有某國背景。在現在言並非事實，但中央如始終漠視蒙人要求，則將來有背景出現，外蒙前事俱在，中央宜有以鑑戒云云，言外之意，頗爲深長。觀於近日熱察邊境僞軍之活躍，及劉桂堂忽爾叛去，未免可疑。日人動以滿蒙合爲一體，既得逞於滿，終不忘情於蒙，其對蒙手段，完全抄襲滿淸手段，從把握滿淸治蒙兩大工具入手。一爲聯絡喇嘛，故示推崇。一爲收攬王公，許以權利。因蒙古人民根本不知國家政治爲何物，王公之向背，人民隨之。日人深知此點，故不採武力征服辦法，祇由若干特務秘密活動。最近又發覺一較可利用之工具，即使溥儀恢復帝號，爲滿蒙皇帝。以便用皇帝名義，加封蒙古王公。蒙古封建制度，迄今未變，王公腦筋深印皇帝之名，即王公之由來，亦出自皇帝。無皇帝當然無王公貝勒貝子等封號，日人設計之巧，用心之毒，固無以復加矣。近據新由關外之來客談，溥儀恢復帝號，事在必行，僞國之日人早在籌劃之中。惟嚴守秘密，不向外間發表耳。稱帝之用，全在侵略蒙古，近派人向蒙古

王公加以遊說，謂康熙有世代相守之詔書，與蒙古王公設盟時詔稱，「朕之子孫世世爲皇帝，爾等即世世永保封爵，共享富貴」溥儀稱帝後，即利用此詔書，陰謀使內蒙歸附僞國。溥儀即位稱帝之期，已定爲明年三月一日。因是日爲僞國宣言建國之日，故擇是日改制稱帝，國號紀年，亦將同時改易，此事已在加緊進行之中。吾國宜及早籌維應付之方，不可遽以僞國內部之事而忽視之也！

沽源日軍築飛機場

北平二日訊，日僞軍佔據察邊喜峯砦後，近在沽源二四兩區之哈達營地方建築飛機場，業已完成，同時日軍又强迫民工修築由哈達營至延慶之汽車路，已開始動工，此事察省府據報後，已向北平當局報告，並請示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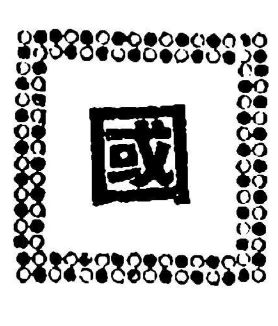
新疆變亂將告結束

盛馬商談和平條件

迪化十二月二十日電，私加尼牙子確佔焉耆，進攻托克遜，南路消息已通。馬仲英在哈密募兵七百，發槍以後反正。由和加尼牙子之弟漢怎率總派員到古城子報告經過，表示擁護新政府。新黨委李溶由吐魯番函省黨部，提倡和平，因馬仲英函盛世才，情願退駐哈密，此間覆函，擬定條件八項。要點爲立即停止軍事行動，不聽者由中央制裁。馬部應退哈密，就東路警備司令。餉由省發，政權交還省府。省軍由督署節制。

馬仲英之反攻失敗

莫斯科一月一日塔斯社電，據蘇聯與新疆交界之巴赫地確訊，新疆省政府現已將馬仲英及其同盟者張培元完全擊敗。該訊又稱，馬仲英將軍顯然係在將新疆自中國割裂之口號下從事戰爭者。故新疆省府軍隊之勝利，亦即帝國主義者在新疆企圖樹立一傀儡「獨立」共和國之新陰謀，已告失敗。馬仲英戰敗後，已遣代表至迪化請和。彼之軍隊亦因哈密後防地方民衆暴動叛馬之故，完全瓦解。馬部下某旅長已陣亡，其士兵均鳥獸散。在新疆省西北部之伊犁方面，張培元將軍亦不得不放棄進攻迪化之企圖，而謀自衞。據云張培元部下亦在騷動中，因駐古牧砲臺之中國衛戍軍隊拒絕東開攻擊省政府。張培元遣往塔城攻擊之前東北部兵一千人均反正。開新省主席盛世才將軍已派大軍前往伊犁，痛剿張培元勢力云。





一九三四年之展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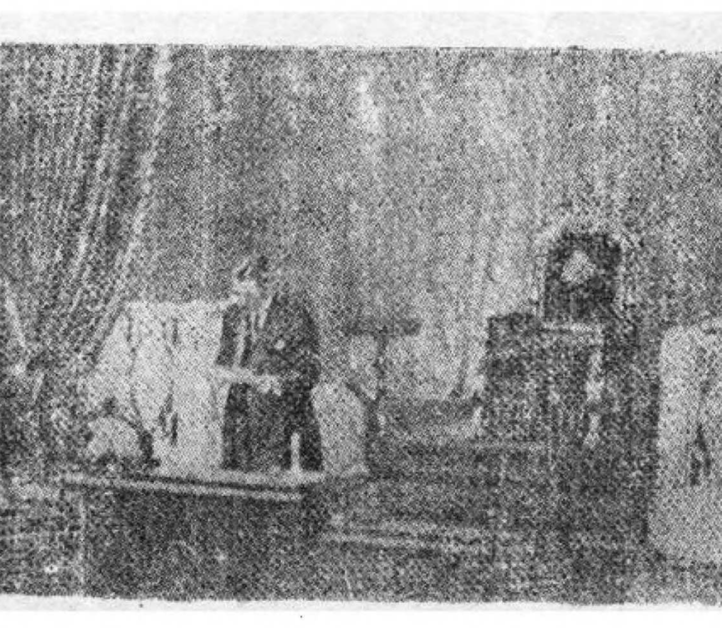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所見一般

倫敦一月二日路透電，世界有名人物所發出之新年宣言，多信一九三四年之景況，或較已往一年爲佳。惟間亦有悲觀者。麥克唐納謂：一九三三年已顯著證明吾人現方處於困難中，吾人之努力，將開始獲報酬矣！德總理希忒拉勸告人民，於未來之諸月中，仍堅決忠貞，使德國更形愉快與自由。義相墨索里尼謂：一九三四年將確切表示全世界之法西斯化。捷克外長貝尼斯謂：國聯一機關，各國曾於其中行聖潔之統治，今則將迫令各國組織互爭之團體矣！奧總理道爾夫斯謂：吾人需解脫中歐緊張之援助。羅馬教皇新年獨不發一言，此殊罕見。據教廷機關報「羅馬觀察報」述其原因，謂實由世俗與物質的情緒，已臻極點。致使教皇之平民行政，絕對不爲人所了解，而擲諸虛牝云。紐約傳來之消息，均表示美國政治之和諧。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克那萊謂：全國願爲羅斯福之後盾，而不能容忍任何有組織的政治反對。衆院共和黨領袖史耐爾謂，共和黨鑒於全國趨向自由主義，故近擬取更寬大之態度云。

日首相談送暮迎新

一宮三十日電通社電，首相齋藤爲行年末年始之修養起見，已於十九日下午五時十五分，乘自兩國驛開行之列車，行抵千葉縣一宮海岸別墅。並在車中向記者談話如下：回顧此一年間，可謂爲多事多難之秋，諸事均未能如意進行。當茲昭和八年告始，而將迎新春之際，首宜考慮者：在爲圖發展「滿洲國」，而盡種種努力。而聯之實行退出國聯，其用意亦在於是。世間雖似有以爲不久即將遭逢一九三五六年之危機，而於迎此新年

之際，持異常矜持之態度者；但日本與列國關係，若能如詔勅所示，常保持自然的協調即佳。且縱即在今後，亦不至變更此種精神。蓋蘇俄等旣不辭與主義相異之國握手，則我國自亦宜與各國保持親善協調關係。否則我等亦不能安於其職也。至若裁軍會議，其能成功與否，雖屬可疑；但捨在大國間商妥其大綱外，實無他道。關於海軍問題，現無可奉告者，內政問題，刻猶懸而未决，而將於明年議會休會期內，續開一二次會議。又內政關係預算，在大藏省與農林省間，雖尙未商妥，但預料在議會期滿前，必能告一段落。本屆議會雖可望安然渡過，然終難免發生相當之波瀾。惟無論在何時，自非獲得國民之協助不可。



日議會開幕時新議長近衛捧讀勅語。

改造國聯與裁軍

西門抵義開始會談

義大利喀卜利二日哈瓦斯電，西門外相原定由喀卜利乘船至拿浦利，改乘火車往羅馬。現因天氣暖和，决定乘水上飛機逕赴羅馬。於下午三時由喀卜利出發，下午三時四十分西門夫婦抵與斯蒂，與墨索里尼首次會晤定三日下午舉行，第二次則定四日晨。兩人將以具體方法，共商國聯改造及裁軍兩問題之解决方法，第一問題墨索里尼欲鞏固國聯之力量，並非欲其取銷。渠以爲國聯必須與和平條約分離，使國聯解除其所不能履行之制裁義務。並擬研究一種新方法，以解决各國平等問題。務求在國聯內以負担責任較大之各國，組成一種主幹機關。至於裁軍問題，墨氏希望調和法德意見，求一折衷辦法，俾雙方均能滿意。義大利日報發表重要評論，有人揣度法國將與小協約各國結合一氣。以德國違反凡爾賽條約爲詞，對德作戰。以爲預防之計，此說殊涉荒謬。但該報以爲軍備競爭已成事實，普遍裁軍計劃目前難於實現，故不如就修正軍備另求國際妥協之法云。羅馬三日路透電，今日午後西門偕駐義英大使德留蒙與墨索里尼會談歐洲大局，歷兩小時之久，所涉範圍頗廣。㒺據公報宣稱，雙方談話殊爲和諧。義國所注意者偏重於和約之人爲的變則，而對於技術的裁軍猶列於次。「拉伏拉法西斯太報」今日載一社論，要求將國聯依照英帝國組織之原則改造之，謂一九一九年英國政治家曾在巴黎提出依此輪廓之建議云。同時提交義國衆院之海軍預算報告，載有警告，謂因日本侵入滿洲之結果，全世界已開始海軍軍備競爭，美國因日本之行爲而驚懼，及擴張其海軍，於是英國亦增造軍艦。該報告末謂，任何歐洲條約，應將四國公約之精神施於海軍軍縮云。

法使返德遞備忘錄

巴黎三十日哈瓦斯電，今晨彭考延見法國駐倫敦大使考賓及駐柏林大使彭賽。彭賽於午後六時啓程同柏林，到後即將以法國對德國要求之意見，正式通知希忒拉。法政府意見要點，載在備忘錄之內已交彭賽帶去。彭賽先與希忒拉面談，再交備忘錄。又電，駐德法大使彭賽於返柏林時，携去法政府致德之覆文。其要旨爲法國希望德國復返國聯，否則裁軍問題須在日內瓦商得妥協。柏林二日路透電，法國答覆法國裁軍建議之備忘錄，已於今日由駐德法大使彭賽送交德總理希忒拉與德外長紐特拉。文長十五頁，問措詞和緩。法國已擬就具體建議，但將在日內瓦提出。據法報外交記者推測，此必與去年九月間法外長彭考與西門在巴黎商妥者相同云。聞法國仍堅主裁軍，未允德國普徵兵二十萬人以上。又倫敦

二日路透電　法國致德國答覆，其關於軍縮建議之備忘錄，恐不能使兩國意見略爲接近。此項文書須研究數日，預料德國須俟希忒拉部下諸領袖在沃白隆爾士堡集議後，至本月中旬始能答覆法國。英外相西門現亦審閱法致德之備忘錄，以準備明日午後及星期四晨與義相墨索里尼會談。今秉、皆切欲避免軍備競爭，若果作此競爭，則義國已缺乏巨款之預算案，將更受影響矣。義國非完全贊助德國重置軍備之建議，現正努力維持法義之合作。義主張對德略予以任信。義相墨索里尼將正式宴待英外相西門，西門謝定翌日答宴云。又巴黎二日哈瓦斯電，法國駐德大使彭賽以備忘錄面交德總理希忒拉及外長紐拉斯。前星期六傍晚時有某國之代表，曾請法外部將備忘錄之原文加以修改，並使法之態度略變和緩。該國對此問題曾表示積極遊移。且意重折衷辦法者，法外部業已採納其意見。蓋備忘錄對於與德政府直接談話一層，並未拒絕。不過先以爲直接談話，應以一般裁軍爲



西門離日內瓦時攝影，左爲西門，右爲外次艾頓。

目的，而不當談及德國重整軍備耳，備忘錄並言及在如何範圍之內以及在何種條件之下，法準備如此進行談判云。

彭考希望折服德國

巴黎三十日哈瓦斯電，彭考今晨對外交新聞記者發表宣言，稱有人以法德間是否將直接談話發爲問題者，此余絕對不能了解。吾人所爲者，乃以通常外交手續，準備通常之外交談判。若以此爲非直接談話，則數星期以來吾人所爲者，究爲何事？或者一般人心目中所謂直接談判者，乃指驚人之外交談判。吾人對國聯始終認爲國際上較爲妥善之途徑。吾人竭誠希望彭賽按照國務會議之決定，將法國意見通知德政府後，能折服德國。使之相信在相互安全之條件下，公平普遍之裁軍門戶，仍然大開。而裁軍會議工作之能否再有起色，全繫於法德之能否合作。因此吾人聞美總統之演說，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及外長李維諾夫二人之宣言，倍覺欣幸。最近吾人與西門‧貝尼斯會晤時，彼此均以爲必能戰勝目前之困難。現在經過之事實，証明吾人所見之不誤。例如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政策，吾人親自行之，並勸他國行之。歐洲受威脅之部份，即賴此政策，以組織安全保障。互不侵犯條約政策在蘇俄與其鄰國之間，尤著成效。近在巴爾幹又有進展。吾人所走之途徑，甚爲適當，不可改途易轍。吾所言者，乃爲一種志願，不可僅以希望視之。前述種種，足爲吾人之鼓勵。惜羅馬尼亞總理德加遭耗傳來，令人疑懼，德加與予交好，乃有兇人下此毒手。此不獨羅國人民之痛，亦予以爲之扼腕痛惜云。

歐洲小國力謀團結

倫敦三十日路透電，駐德法大使彭賽星期一日返柏林。屆時將携有何種答案，以答覆希忒拉主張法德直接談判軍縮或薩爾問題之提議。此爲倫敦及其他歐洲都城所紛紛推測者。各方猜測，不一其說。德報謂法國將提出烏託邦軍縮計劃如拆毀軍用飛機及設立國際天空警察隊者。亦有謂法國將拒絕德國提議者。時局中有不可忽視之要素，即小國之勢力。中歐與東歐諸國之種種公約，太足表示其團結爲一。保王近來往遊猶哥斯拉夫都城，志在消釋保猶兩國間之異見。此行與歐洲諸小國之結合，大有裨補。諸小國極反對義國所提倡諸國聯目的與組織之更改。而法國對此態度，自捷外長遊巴黎後，愈形堅强。惟捷克雖甚懼國社黨，而猶哥與羅國則對

國社黨頗爲友好，波蘭與德國尤形接近。波德兩國近曾締結不以戰事爲解決爭端的工具之條約。此將亦法國所引爲惶慮者。此外和西歸斯刻在已發之活動，現亦爲各方面所注意 。 比國擁護國聯，但以爲如不先由法德直接談判，消除種種困難，而從事開裁軍會議，則適召失敗耳 。 比國並以爲希志拉所主張規定的裁軍之提議，如竟失敗，則各自設置軍備，多寡不問，實屬危險。但法國人士則覺德國之提議，不過欲自己重置軍備而已。

羅斯福之重要演詞

華盛頓二十八日合衆社電，本日爲故總統威爾遜七十七歲生辰紀念日，羅斯福於晚間演說時，作重要聲明。美國參加國聯之可能性，因以消滅。羅氏稱避免目前爲和平威脅危機之工作，其責任在政治領袖之肩上，而不在人民，蓋人民意欲和平也。氏追述威爾遜創造國聯時，謂此機關爲一和平工具。又謂吾人非國聯會員國，亦無參加之意。氏於說明外交方針時，謂今後美國之確定方針，將爲反對武裝干涉。氏稱，世界現正放棄威爾遜氏之主義，氏又敘述自威爾遜以來之國聯發展經過，稱「威氏之呼籲，力量甚爲渺小。當國聯降生時，即含有政治利益，個人威望，與國家擴大等成分在內。國聯自糾紛中，即遇折磨。」羅氏上述演詞，已由無線電廣播全國。按義相墨索里尼近頃有改組國聯之議，俾美、日、德、俄可以參加。故羅氏否認有意參加國聯之舉，頗饒意義。又二十九日哈瓦斯電，羅斯福二十八日在威爾遜基金董事會發表演說，羅斯福並將從前關於裁軍及拋棄侵略之建議，重行節要敘述一遍，即(一)所有國家在若干年之內，逐漸廢棄攻擊性質之軍器，以後不再製造。但有權鞏固其邊防，俾持久而不變更，並有權永由國防上監察鄰國之軍隊。(二)任何國家之武力，不得逾越本國邊境之外，否則以侵略國論 。(三)須訂立正式協定，以擬除侵略及侵略性質之軍器。羅氏以最近各種事變發生後之傾向，與前總統威爾遜之最終目的，不惟不能接近，反愈趨愈遠。羅氏之言曰，淺見之流，必謂裁軍之失敗，由於國家主義之發展。信如此說，則必到處之民衆，均贊成國家主義而後可。顧以目下各國民族之趨向觀之，固不盡如此也。和平之所以發生危險者，其咎不在人民，而在若干政治首領。羅氏繼云，全世界人口十五萬萬人中，予敢斷言有百分之九十對於現在之疆域，衆已滿意。且如其他各國縮減軍備，則此等民族未有不樂於裁減兵力者。世界和平之危險，起於恐懼之心理 。 或者所餘百分之十之民族與其他民族，並無不能和協之處。所患首領欲侵略他國土地，以擴大本國領土耳，此等首領，藉口種種理由，反對裁軍。甚至其他民族已贊成裁軍及互不侵略原則者，渠等且從而阻撓之。假如世界十九之民族，能使其餘十一之民族，主張自己之思想，而不受其首領之播弄。則全世界永久有效之和平，必可成立。

羅斯福演詞之影響

日內瓦二十九日哈瓦斯電，此間人士對於美總統昨日所發表之演說，大爲滿意。尤注重以下各語，即國聯鼓勵各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制成裁減軍備協定實可視爲世界和平之樞機云云。巴黎二十九日哈瓦斯電，美總統羅斯福昨日之演說，爲法國人士所熱烈贊成。咸以爲美國解釋門羅主義，日漸寬大。由羅氏昨日之演說，更可見之。羅氏一方面援助國聯，一方面反對軍備之擴充，且正式贊成國際上永久監察軍備制，可見美國對於國際各種問題，係與法國遙相呼應 。 昨日美駐俄大使貝列特與法外次特德桑之會晤，尤足增加法國輿論之滿意。蓋貝氏乃羅斯福之至友也。華盛頓二十九日哈瓦斯電，羅斯福昨日在威爾遜基金董事會發表演說後，美國方面最初反響，極爲有利。僅「世界電聞報」稍有不滿，其言曰，歐洲及遠東戰雲密佈，含有嚴重之危險。羅斯福乃未作有更爲明切之指陳，未免美中不足。

法擬揭穿德軍秘密

巴黎二十八日路透電，據今日此間消息，法政府擬在國聯會議中公佈一種秘密文書，似足引起國際極大之驚愕。現信此項文書乃關於德國軍備實力及其他雜事者。聞法國之政策，志在依本年九月間彭考與西門議定之計劃，在日內瓦商得妥協。如德國拒絕此項計劃，則法國即擬在國聯行政院會議前揭穿德國之秘密。法國之復文拒絕法德之直接會議，並聲明法國主張裁軍而不主張重置軍備。主張在日內瓦會商，而不主在他處云。倫敦二十九日哈瓦斯電，此間人士以爲裁軍問題爲事勢所迫，將重移日內瓦討論。裁軍會議之運命，亦將於下月在日內瓦決定之云。

法比當局開始會談

巴黎二十八日哈瓦斯電，本日下午比外長希姆斯偕比國駐法大使拜訪法國陸長戴拉德及商長羅朗愛那克，與商長所談者爲經濟關係歷時頗久。談畢由比國商業代表團與法國各代表第一次交換意見，雙方於明後日將繼續會商。希姆斯與法國當局會晤後，對報界發表談話極率直而親切，免去一切儀文。彭考。蒲丹與渠曾特別研究裁軍問題。希姆斯對於此點特別聲明，比國最爲關心者爲設法避免軍備之競爭。蓋軍備競爭則國際信用及經濟活動難以恢復，結局必釀成大戰。其情形之可怖，將遠在一九一四年歐戰之上。此種危險，英義兩國欲其避免之心，誠亦不減於法比也。比國爲受戰爭威脅最甚之一國，視裁軍問題爲國家生存之關係。故極希望各國進行之談判，能得到妥協之基礎。俾裁軍會議得繼續爲有益之工作，並能成立國際妥協，以防止軍備之競爭，而增進和平之保障。希氏又謂，國小如比國者，均繫戀於國聯。以爲國聯即使不能不有變遷，然盟約所載之各種原則，則當予以維持。而以各國在法律上平等一層爲尤甚。最後談及經濟問題，希氏謂，渠希望法國所行進口數量限制新政策，能增進兩國之貿易。希氏又謂，法比兩國經濟組織，既均相同，且均嚴守金本位政策。故兩問題上互相結合，以表示彼此在經濟上之聯帶關係云云。

羅馬尼亞總理被狙

德加被刺經過詳情

羅京三十日路透電，羅馬尼亞首相德加今日於進覲羅王後，在西奈亞火車站遇刺。兇手探囊出手槍，於短距離內，向首相開放三槍，彈穿首相之頭部，即倒地殞命。兇手爲一學生，名庚斯丹丁納斯柯，當場被逮。衆信彼爲近經解散反猶太族團體所謂「鐵衛隊」之隊員。有同謀者三人，但當時僅康氏一人開槍。爲完成行刺目的起見，並擲炸彈一枚。羅國會議員名柯斯丁勒斯柯者，與首相偕行，亦受傷。現首相職務由教育大臣安其拉求暫代。查德氏係於本年十一月十四日受命組閣，此次係因國務赴西奈亞，蓋羅王現寓該處也。羅王得首相遇刺耗後，深爲悲痛。全國人士亦爲悼傷。又總理遇刺詳情，係在西奈亞城乘車返京，正擬登車時，兇手突以瀕砲一枚，向之擲去。同時並開槍五響，德氏中三槍，一在項背，一在腮際，血流如注，立即仆地。在場偵探一員，手部受傷。但卒將兇手擒獲，並爲之保護，俾勿爲民衆兇毆。車站中另一旅客，亦中一槍。兇手共携有子彈二發，行兇後僅剩一發。此人現年二十六歲，曾在羅京商學院畢業，隸屬於右派，而有國社主義傾向之鐵血團。最近衆院改選時，擬出而應選。後因鐵血團被政府解散，是以未果。據供稱，德加隸屬三點會。其所推行之政策，即國際三點會所主張之政策，危險實甚，爰乃決意刺殺德氏云。

羅京緊張宣布戒嚴

羅馬尼亞京城三十日哈瓦斯電，國務總理德加被刺後，各處逮捕多人。京城內因嫌疑被捕者百餘人。今晚在開至羅京之火車內，拘獲一人。聞係暗殺案中之同謀犯。恩傑萊斯哥博士，現已被任命爲新總理。政府方面決採取嚴厲手段，制止過激國家主義派，利用目前國家之不安時機，發生亂事。閣議決議頒布全國檢查令，並檢閱國內新聞紙。羅馬尼亞京城及大學區域與邊境附近各大城市，均於今日宣佈戒嚴。今日羅京各主要街衢，有巡邏隊往來，但未發生騷擾。德遺屍之停放處，刻已改爲教堂。容民衆於二日內前往致敬。德氏之葬禮，定一月二日舉行。遺體將運往馬達里斯特云。又羅京二日路透電，今日爲遇害首相德加舉葬之期，全國一切活動，一律停止。影院均停演，除送喪之軍樂隊外，概不得奏樂。數萬衣色布之鄉農，今日由各地紛來首都，致敬故相。自早晨起，各聯隊依序排列於鐵路兩旁，警察至可疑之各戶，搜查軍火。且爲警戒起見，禁止人民憑窗觀看。凡送喪諸要人之汽車，均派特別衛士。今日暗殺團之第三人，已庭自首。惟鐵衛團領袖者特里柯，仍毫無蹤跡。

泰達勒斯柯任新揆

羅京三日路透電，新首相之人選，經種種之努力，卒已擇定德加內閣中之商工部大臣泰達勒斯柯，已於今日宣誓就職。按自德加遇害後，由安吉勒斯柯暫攝總揆職。安氏爲全國之富人，因恐鐵衛團將加以不利，攝任兩日，即棄職而退。新相年四十，爲自由黨中手腕圓強者，衆信其力能處置鐵衛團云。

美國國會年首重開

羅斯福宣讀咨文

華盛頓三日哈瓦斯電，本日美國國會重行開會，羅斯福原擬派員代表出席，最後改變意向，親自赴會，宣讀咨文。其起首一段，將政府對恢復美國經濟及建設事業之努力，逐一敘述，次及外交問題，謂美國決定放棄領土擴大政策，對於他國內政，不再干涉。但又謂，世界其他部份人民，對現時侵略及未來侵略，日日危懼，各國政府又以鉅額金錢，從事軍備，不斷增高關稅壁壘，致和平無法締結。羅氏咨文繼稱，美國對歐洲政治問題，雖不能預聞，但以世界爲基礎之實際方法，其目的在立即縮減軍備並低減關稅壁壘者，無論何時，美國均預備贊助之。關於戰債問題，羅斯福希望不久能向國會有所報告。關於美國貨幣政策及貨幣穩定問題，羅斯福亦有所說明，渠謂政府收買金銀之目的，僅在鞏固美國之財政結構。最後羅氏謂，若干國家受種種原因之牽制，此時自認爲尚不能討論貨幣穩定問題。咨文中關於內政之一部份，略謂渠之出席國會，並非要求通過特別法律，乃欲與人民代表，取得聯絡，以便繼續謀國民之福利，並斟酌現代文化，爲國家樹立新組織云。羅斯福隨將政府所得之成績，簡略敘述。華盛頓三日路透電，羅斯福致國會詞，請國會予以合作，俾繼續恢復國家幸福，並造成新結構，以應付新文明之難題。謂吾人今已鋤地播種，初步工作已完，但吾人必須加以培植，使良種得以發芽，然後始可得完全收穫云。羅總統對於外國欠美債款事，允將來再作報告，繼責備躲避捐稅，及銀行與商行之高級人員，謂其剝削股東與公共之利益，而富自己云。旋言及黃金程序，謂有兩種趣旨，即鞏固全部金融結構，與成立一種購買力與付債力不常變化之匯兌媒介物是也。經慎重研究後，覺若干國家在外匯事件中，確有因種種外緣，而發生困難之處，彼等不能目前根據永久的世界目的，而加入鞏固幣價之討論云。羅總統又謂，吾人確已在復興進程中，持復興之說者有二派，一爲恢復舊制，一爲改革舊制，並整理社會上與經濟上許多事件。今吾人之工作，乃在於必要時，改善舊制，而無時不向前進行耳。政府積極樽節，已固其信用，去春復開之銀行，大多數現甚穩固，而未許復開之銀行，其呆滯存款六萬萬元，現漸給還存戶云。羅氏言及內政時，謂政府對于以不道德的或罪惡的手段剝削其他人利益之個人與團體，將採取嚴峻計劃，而於有組織的盜劫綁擄及集衆致人於死等罪行，亦將以嚴法懲治之。今酒禁開放，因販私而起之罪過，當可大減，政府對於救濟失業事宜，仍當積極進行。

美各界對演詞反響

華盛頓三日路透電，羅總統致國會詞中，有國家繁繫於農民幸福等語，國會對之，一致鼓掌，似本屆國會對於羅總統可無異見，惟銀行街以總統詞中，對於若干點未曾有充分說明，故頗失望，致引起暫時之賣風，報紙亦不滿意。同時提交衆院之第一案，爲徵收酒稅計劃，估計除入口稅外，酒捐可獲五萬萬元。

穩定貨幣一時無望

華盛頓三日路透電，據今日白宮消息，羅斯福以爲幣價之永久固定，一時尚屬無望，因許多國家金融結構，過於軟弱，而預算又失其平衡，故現欲使各國在安定全世界幣價之運動中，有所作爲，殆不可能。又電，今日有許多白銀議案，在國會提出，尚有許多舊銀案，稍經修改，亦復提出，其中有衆議員懷德所提自由鑄造銀幣及使金銀成十六對一比率案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九日起
至二十三年一月四日止

（記者）

十二月二十九日　星期五

▲孫科由菲返抵香港。

▲府令，威海衛管理專員徐祖善免職，徐東藩繼任。

十二月三十日　星期六

▲閩北激戰開始。

▲府令，優卹杜錫珪。

十二月三十一日　星期日

▲陳季良赴閩督戰

▲劉桂堂部在昌平與萬福麟軍接觸。

▲川軍克復儀隴。

▲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易培基。

二十三年一月一日　星期一

▲中央在總理靈前舉行擴大紀念週，及慶祝元旦儀式。

▲滬市府遷入新廈。

▲川軍克復黔江。

一月二日　星期二

▲閩北仍激戰，匪在壽寧組僞政府。

▲劉桂堂部竄擾通州。

一月三日　星期三

▲伍朝樞在港病故。

一月四日　星期四

▲孫科到廣州。

▲羅文幹抵港謁胡漢民。



論評選輯

送二十二年痛言

民國二十二年即於今日匆匆過去，一般人在此除日，追溯此一年中經過，將一如已過民國二十一年中之此日，同抱不堪回首之感，唯有失望，唯有懊喪。雖然，此二十二年所留之印象，與中華民族國民性尤有一特殊之大影響，未可與已過之廿一年同論者在，謹於此最後之日，特別揭出，喚醒四萬萬人之注意 。夫一民族之由盛而衰，積因不止一端，爲日亦非朝夕。一旦造成衰頹之勢，直接之政治，間接之敎育，決非一種普通辦法所能旋乾轉坤挽回狂瀾於旣倒者。必須先有振興整個民族國民性特殊之號召，使其覺醒，使其發狂，使其拚命，使其各抱一種起死回生之大希望，羣趨於其所號召之目標，而不顧其他，方有轉機，自不待言。此種特殊號召，又必須先具有雷電力，痲醉性，足以發生震動發酵之作用，能深入其民族普通人之心中，使其各個所蘊藏天賦的國民性之情緒，勃然爆發，不可遏制，亦屬當然必要之條件。吾人曠觀古今中外一旦由盛而衰之民族，其所以使之復興者，均不能外此成例。中國歷史上，所謂「弔民伐罪」「尊王攘夷」「興漢」「復楚」種種號召，皆具有此特殊性質之作用，而收功一時者。今之土耳其，俄羅斯，義大利，德意志諸國，亦莫不以一種特殊之號召，鼓舞鞭策其民族之復興，而各各正向其成功之途徑邁進，雖所號召者不同，而其爲作用則一，固尤爲人人在今日所同目共睹者。雖然，假使此種號召，業已發現，而其作用，竟難收功，則必爲其民族之大不幸，自無可諱言。元之覆宋，清之滅明，彼時何嘗無尊王攘夷之號召哉，號召無效，國家遂不免覆亡。吾人迴溯歷史，對於二十二年之經過，自必發生無窮之感喟，認爲係中華民族「劃期的」悲觀象徵有不可輕易看過者也。中華民族近時代由盛而衰，迄至清之光宣，積重之勢，已難挽回，當咸同之際，一度中興，而仍不能抵禦外侮，淸室之不能復振，已發其端，那后忽而出於獎勵拳匪之下策，冀以號召排外，重振國威，更促其亡。遂至中華民族一般厭惡清室心理 ，逼臻極點，甲午大敗後，不以日本爲仇，而轉以滿清爲敵，對內甚於對外，形勢顯著，乃淸室一無覺悟，始終倒行而逆施，漢滿猜忌，竟與日俱甚。雖一時有以「君主立憲」「開明專制」爲號召者，已不合民族一般心理，無雷電力，無痲醉性，淸室大勢至此無可挽回。而最有震動發酵作用之號召，在彼時當無過於排滿，孫先生之所以一呼百諾，淸社遂屋，民國以興者此也。

民國成立後，此種號召作用，不幸未能收效，中經標榜「討袁」「護法」，以期挽救，而治絲愈紛，民族一般，最後對於任何宣傳，幾至無所動於其中。孫先生知對內號召，不足爲也，於是趨重於對外，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以聯絡弱小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爲號召，民族精神，遂爲之一振，國民黨之所以能統一中國者在此。不幸又未善利用，致有九一八之變，民族與國家均一時陷於危險，然而對外精神上之號召，已成爲具體化，事實化，所謂「抗日」兩字，對於四萬萬民衆之老弱婦孺，智愚賢不肖，具有雷霆萬鈞之力，痲醉發狂之效，一時世界上十七八

萬萬人莫不寄同情之淚，認爲五千年來最老民族，適遇廿世紀中不應遭遇之野蠻的侵略，而共幸爲此老民族千載一時難逢之復興機會，睡獅之醒，必此時矣。上海一二八之役，尤足發世界同情者鼓舞之情緒，駸至本年熱河最後一戰，中華民族國民性最高潮之表現，已沸至騰點，雖脆弱無力，爲世恥笑，然五月三十一日在塘沽不得已的城下之盟，猶爲世界所共諒，抗日號召初未因慘敗而失去效用。乃更不幸城下之盟成立後，竟又將對外趨向移爲對內，抗日號召無形取消，「長期抵抗」直同囈語，而一切的一切，均一反九一八以前之狀況，仍舊爲虎作倀，自相殘殺。失去四省土地，減少三千萬人口，死傷數十百萬愛國犧牲之軍民，引起五千年來所遺留四萬萬民衆最後之公憤，率動五大洲十七八萬萬人類之同情，而竟於此民族之復興，不發生絲毫之影響，此民族之將來，不亦可知！使世界人類對於此民族之復興，將來須用何種號召，方爲有效，已窮於想像。嗚呼，對內之種種號召，以民國成立，爲一結束，一概無效，對外種種號召，又以塘沽協定，爲一段落，一概無效；故吾人認爲二十二年爲中華民族之復興「劃期的」失望，未可與過去之二十一年等量齊觀，在本年之最後一日，誠不能不忍淚提出，欲一促四萬萬同胞之反省者也。四萬萬同胞須明白知道本年中抗日號召之失敗，爲在二十世紀中五千年來光榮民族最後之悲劇，且其失敗不在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協定以前，而在塘沽協定以後，城下之盟不一定爲民族之辱，唯不能因之臥薪嘗膽，埋頭於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轉而煮豆自煎，唯恐國亡種滅之不速，此眞有史以來未有之痛憾！嗚呼天搶地，此憾難除，謹藉此除日機會，痛快一言，竊願與四萬萬同胞共除之，能乎否乎?!

（錄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迎年之辭

創鉅痛深之民國二十二年，於昨日告終，興亡關鍵之民國二十三年，自今日開始。我全國同胞，立於榮辱死活之歧路之上，迎此新歲，至少應乘此對過去爲深切之反省，對未來決必要之針路。吾人瞻念前途，欲言千萬，謹舉其所感之尤緊急者，貢諸國人，以作迎年之祝辭。

當茲元旦令辰，我全國同胞所應首先默念者，今年之中國疆土，已非二十八行省！其人口已非四萬萬！在國際聯盟規約非戰公約之下，與世界國家有同等權利義務關係之大中華民國，自今年陷入一種新的地位；即國際公約，對我失效，而我復不能自保其領土！是以嚴格言之，中國今年實已非完整之獨立國！不惟此也，全國同胞，於此賀歲之時，應憶及中國之大禍，並不以此爲止。中國民族之恥辱與危險，過去二年間僅開其端，倘不眞誠努力，則今年及其後，將恥辱愈甚，危險愈烈！中國過去，因地大民衆自恃其有不亡之道者，在今年及其後，皆不足恃！此民國廿三年，在國際上，各國民莫不視爲重大之一年。誠以自去年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對中日間實際失效之後，國際法軌，失其尊嚴，軍備競爭，頓趨激烈。且也，經濟蕭條，商戰日猛，狹隘的國家主義，甚爲流行，其結果也，戰爭之危機日深，和平之勢力日薄。尤以遠東問題，最爲緊急，海軍公約，只餘兩年。日俄鬥爭，刻刻增劇，而我中國當其衝焉！

我同胞更應懷念中國本身之經濟破產，去年已甚，今後更危！入口超過，轉瞬將達十萬萬，而物價大落，穀賤傷農，各項工業，一致不振，而以全國農民不勝捐稅負担之故，游民遍地，匪盜叢生，全國社會基礎，竟有動搖之象焉！

中國受此內憂外患之夾攻，雖欲苟且偷安，其勢在所不許，去歲已然，今年更甚，試想一旦國際戰開，中國果何以自處？即退一步，國際無事，而日禍又來，又將何以爲衛？再退一步言，外患縱令暫停，破產之禍，乃自爲之，日復一日，惟有社會總崩潰之一途，魚爛之禍，如何避免？凡此數問，今年勢須與以解答，我不自決，人將代決之，是則被宰割而已！然而事實論斷，中國之禍，中國民族優能自了，乃爲不爲之問題，非能不

能之問題。其最簡而有效之必然的途徑，爲中國民族團結起來 ，合作努力！團結則不亡，合作努力則必興！蓋外患雖猛，團結則能應付，縱無上策，猶有其次者，即屈辱之下策，亦不失爲策也。最甚者，爲無策，及不能立策。分裂內鬨則無策，亦不能立策。況復有漢奸作偎，或自裂以爲外患所乘者乎！吾故曰團結則不亡，反言之，分裂自殘，則召亡之捷徑也。再進言之，國家境遇，雖極困難，然世界安有數萬萬人口之國家而不能自救者！產業是人力造成，財富由工作取得，擁此富源人力，而淪於破產，誠世界奇談，非常理所許。一言蔽之，不努力而已，誠團結奮鬥，一年二年即可足食，五年十年，即可足兵。此將近十萬萬之人口超過，果一致努力，則一年即可減其一半，此必然可能之事，惟問我同胞努力與否而已！吾人既與全國同胞，同在艱難危辱之中，渡過不幸之民國二十二年，今當易歲之始，悲東北沈淪，念來日可懼，內痛多數同胞之苦困，外感國際風雲之緊張，五中如焚，萬感交集。惟有仰中國民族數千年祖先聖哲之靈，呼籲全國同胞之良知的活動。其必以今年總止分裂自殘之愚舉，其一致團結，改造大政，在朝在野，左傾右傾，俱激發天良，共集於民族團結之大纛之下！其各去私崇公！其節約！其勤奮！其合作奮鬥！中國民族，在此世界大變局之中，能否當爲完整獨立之名譽的國民？抑將日淪爲朝鮮第二？其在歷史上，將又爲四百餘年之喪失燕雲十六州？抑甚而爲南宋明末亡國之續？或反之而能爲漢唐，爲宋明？其解決將繫於此三二年間，今年即此最後試驗之第一期也！尤望全國智識分子，共同號召，促政治改造，喚民衆奮起！必使今年爲興之始，勿更種亡之因！吾儕謹迫切陳願，祝中華民國萬歲！民族團結萬歲！（錄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恐慌第六年的世界經濟與中國

世界資本主義體制內之經濟大恐慌，從一九二九年算起，迄前日，已進入恐慌第六年，在此期間中，世界恐慌之波，雖因地方，季節，事變等等之不同而有或高或低的轉折變動，雖因此等轉折變動而引起無數樂觀的或悲觀的議論，然而事實勝於雄辯，在今日，雖至樂觀者亦不能否認此次恐慌在程度，範圍，延長，方面等層上俱爲異乎尋常之恐慌，雖至悲觀者亦不能不承認整個體制在短時間斷無分崩破滅之可能矣 。今日成爲問題者，不在恐慌異常性之有無及此種異常恐慌之最後出路如何，而在乎世界恐慌在最近將來究竟如何發展。

欲知世界恐慌之最近將來的發展，最簡當方法莫過於考察其最近過去的進行經過。在過去一年中，世界恐慌之波，在大體上，可謂經過三折：從一月到四月，繼承一九三二年十月以來之下落趨勢， 形成第一下降曲線，由五月到九月，最初因受世界經濟會議將成功希望之宣傳，次因受美國羅斯福大總統之新經濟政策（其主要的方面爲國家產業復興法）之反響，形成一種一時的向上的線，從十月到十二月，一方面因美國新經濟政策已露破綻，另一方面因美國實行第二步的對外貿易的通貨膨脹政策即收買現金政策，使金本位國更受壓力之故，更形成第二的下降曲線，其下降之度幾與第一下降曲線相等。故從大體說，直可謂一年間關於恐慌解消之種種努力，不但毫無效果，並且將許多經濟學家認爲在種種恐慌局面打開法上最有效力者之貨幣制度穩定法即金本位制維持法 ，亦打碎而不能再用之矣。當然，在過去一年中，依照不均等發展法則之支配，恐慌之波對於各國所加之打擊，可以各不相同，故大國中美國受擊最甚，次爲德國，次爲法國義國，次爲英國，最輕爲日本。然試一推求其受擊較輕之理由，如在日本爲對所謂滿洲國之獨占的開發（應作榨取？關於此點之材料，係據一九三四年正月號「經濟往來」二一五頁小島精一氏論文）及對外貿易的通貨膨脹政策，在英國爲大英帝國集團經濟政策及鎊價低落，則知所謂一二國的恐慌程度之減輕，實不過一時的以鄰國爲壑式的手段之結果 ，並非眞正在本質上能解消恐慌也。總集全局以觀 ，吾人可以斷言， 在過去一年

中，各主要國實已放棄其平常自信爲足以解消恐慌之種種手段如(一)全體協力式的方法例如世界會議，(二)穩定匯兌比率，尤其是穩定幣制的方法，(三)和平及利益均沾的對外發展的方法；而採取其平常自認爲足以增加恐慌深度之種種手段，如(一)形成所謂集團經濟的方法，(二)廢止金本位，實行全面的通貨膨脹政策（軍需的，財政的及對外貿易的等等通貨膨脹政策），(三)強力的及利己的對外發展的方法矣。如果各國經濟學者之言尚有若干可信，則各國實已走向益使恐慌深化廣化延長化之路途矣。若然，則一九三四年必然將仍爲恐慌向前進行之年矣！

在經濟上政治上處於被動地位之中國，在一九三四年將從世界恐慌，受如何的經濟的影響？如果前段所述不差，則因各國實行集團經濟政策而中國出口原料品將受阻滯，一也：因外國通貨膨脹，幣價低落，銀價高貴而外國完成品之入口將益增加，二也：因出少入多即入超而來之農村破產及新舊工業之凋零將日益困難，三也：由經濟的一般的惡化而來之人民生活日益困難，政府預算不足恐慌日甚，四也：：：：。不必更加條舉，只此已够受矣！

此非過爲悲觀之言，實係眼前必然之理。吾人非敢敗國民新年之高興，實因唯能測將來者始能有眞正的目前的舒適，故敢本防患未然之意，希國民之自覺耳。吾人以爲國民於此時機，(一)應努力認識世界全體經濟（包含社會主義經濟的蘇聯）及中國經濟之必然的發展徑路，勿誤爲偶然或認爲宿命；(二)應努力本自力回生的精神，在自己的困難之中找經濟的出路，不可依外力，亦不可只模仿他人的形式；(三)應牢記政治爲經濟之延長體，努力注視並設法阻止種種足以日益使全體國民經濟生活由惡化而到潰滅之政治傾向。若能如此，則一九三四年之中國或能爲受恐慌打擊最輕之國，亦未可知!?吾人願趁此機會，與一切努力自救的同胞約：以後長期的，從整個或部分問題，對於世界及中國經濟，共謀分析，批判，認識並提起對策之義務。

（錄一月三日天津大公報）



國風社選

題李木公肥遯廬圖　衆異

夙聞。朱。晦。翁。筮易。乃。得。遯。先生。占。上。九。遯世。郤。無。悶。故鄉。不。可。歸。曰歸。將。待。勸。言從。豨。申。老。一默。叢。千。恨。世風。桑。變。海。人事。花。落。溷。剛危。柔。浸。長。亂象。映。方。寸。一椽。聊。託。命。六合。。何。用。論。知君。工。爲。文。道在。言。益。遜。床壓。書。散。帙。我意。同。處。愿。何以。顏。吾。廬。吾將。取。諸。艮。

靈谷寺邀疚齋纕蘅散釋同作　公渚

十年。靈。谷。游。再到。意。稍。異。一雨。洗。淸。秋。萬象。啓。禪。慧。厥崗。在。山。門。路入。黃。葉。世。紅牆。斜。界。之。奇采。欻。嵐。氣。嵯峨。無。梁。殿。歷刦。聳。雲。際。鍾聲。彌。大。千。誰了。眞。實。諦。逃禪。成。噉。名。依。佛。翻。挾。貴。蹊逕。疑。近。人。敢爲。山。靈。諱。亭亭。誌。公。塔。閱世。大。無。畏。應棄。作。道。場。惜抱。語。可。味。

九日集掃葉樓得骨字　醇士

仲秋。陰。雨。繁。雲氣。黯。城。闕。乾坤。坐。慘。澹。日月。久。崩。沒。佳辰。破。霜。晴。瓦雀。喜。相。聒。江南。寺。寺。山。冠蓋。排。林。樾。荒陂。半。畝。園。葉徑。罕。游。轍。柴叟。迹。云。遐。孤樓。存。傲。兀。吾曹。殊。趣。向。攬勝。胥。因。熱。賴此。西。岑。幽。傾壺。笑。口。發。晚霞。煊。樹。明。寒。旭。抱。江。潤。采采。籬。根。花。簪巾。媚。短。髮。袚憂。佩。萸。囊。作健。昂。病。骨。莫更。倚。叢。臺。登高。易。傷。別。

老友栗歌鳳爲岷兒畫竹四幅賦此奉懷　芷生

憶讀。留。雲。七。步。詩。（君舊有留雲館詩稿）韶年。彈。指。鬢。成。絲。驅來。一。段。淸。剛。氣。寫出。千。竿。勁。瘦。姿。細筍。便。含。凌。漢。意。幽篁。終。有。見。天。時。舊交。零。落。行。看。盡。何日。相。從。老。畫。師。

雞鳴寺茗坐望後湖邀疚齋同作　纕蘅

昔游。衝。雪。共。吟。朋。彈指。三。年。更。一。登。換劫。樓。臺。沙。渚。渺。哀時。詞。賦。茗。杯。勝。（用庚午冬疚齋同游見贈詩意）布金。人。去。思。元。老。（谿蒙）（樓舊爲經堂乃廣雅督兩江時施金所建）涴壁。詩。多。付。俗。僧。不有。六。朝。煙。水。

氣吾徒底事戀金陵

蘇龕示送散原翁北上詩屬同作　潭秋

忽報閒雲出岫濃五峯徒打寺樓鐘都人遮道非行馬
別集傳鈔救龔龍栗里有官頻致酒孝陵無地不宜松
北遊何必貂裘暖自倚千巖冰雪胸
道存目擊仰風規我昔鍾山對鼎彝烟斗橫欹晴晝永
吟琵微斷碧瑤澌頹流直待廬陵叟蜀詠咸推能始辭
脫略公卿吾輩事東山蹤跡幾人知

靑雲浦孝可同游用贈詩元均賦示　小魯

客裏彌貪一晌歡小車東郭破荒寒徒聞世論矜薪膽
且藉君詩滌肺肝老樹拏空搖碧靄夕陽回景漾紅瀾
芒鞵竹杖平生願不厭西山鎮日看

江行　達夫

淸秋最好是江行兩岸靑山送復迎落日晃驚明遠水
曉風蒲葦帶孤城千帆掠夢無留影幾雁呼寒有斷聲
長與浮雲商去住歸飛還繫別離情

初秋雨過　疑盦

雨佳晴更好雲外斷霞鮮漸換林間意別成秋後妍山
閒終默默竹淨倍娟娟物態從遷化銜杯我自賢

同蔭亭至莫愁湖覺湖面視十年前較寬殘荷彌
望知爲蔭亭長社會局時廓淸與有力焉喜作　石遺

水鄉容易長菰蘆絕豔荷花漸欲無喜汝廓淸聊小試
還他十頃女兒湖

半山寺　釋堪

謝公墩下騎驢路馬糞堆門認舊居志業千秋同不遂
淸泉流怨滿階除

一斛珠　遊庚桑洞　訒盦

雲霞萬態是誰鑿破鴻濛界冥行側足差無礙歷井捫
參別有乾坤大　龍象虎獅叢百怪菩提瓔珞垂香綵
歸途迷却渾無奈滴瀝巖泉靜裏聞松籟

浪淘沙　富春紀遊　放園

何處賞秋光秋在江鄉颷輪行盡上輕艭七里嚴灘淸
見底照影成雙　烏柏正經霜夾岸千行平生夢想富
春江今日更添紅葉好掩映船窗

淶易游記

藏園老人

癸酉九月。炎暑既退。天高氣清。養菴頻過小園。商略出游之計。余以郊坰百里。名區古蹟。頻年筇屐。經行殆遍。惟涿易之南。夙稱山水勝區。而二十年來。未嘗一涉其地。養菴謂廠友張君新吾。審籍淶水。可爲導引。余亦思及同學常君朗齋。家居易水。足倚爲東道主。因决議爲淶水易州之行。計舊時游侶。尚有江君翊雲、邢君冕之、二人。商同結伴。會冕之有事於汴中。不果偕。而翊雲新自津旋。欣然願往。於是摒擋俗冗。定於十四日啓行。朗齋適欲還鄉。願相携偕往。十四日。黎明興。朔風怒號。竟夜不止。晨七時。周江常諸人先後至車驛。平漢路局督察員樊明典。俟於車次。爲檢料行李。車無二等室。主僕七八人。接膝於咫尺狹室中。又二十分開行。十時到高碑店。易西陵車。郝段長智遠來。延入車守室中。粗爲安適。偃臥約一時許。至淶水縣。乘騾車行里許。到東關外。入德隆糧店。朗齋所設也。店主郭巨川來迓。即下榻焉。安置粗定。午餐畢。已屆二時。少息即出游。入東門。至東南城角大明寺。寺有經幢三。其一天禧元年刻字。後殿碑二通。一爲金大定三年乙未四月八日、寺主沙門善定建立。李構撰。楊邦基書。王競篆額。字體疏古有致。一爲明天順五年、胡瑾撰。李森篆額。高熙書。其文新舊兩志皆不載。殿後有造像一軀。製作頗古。養菴斷爲唐代物。背側均有刻字。至城北游耆氏拙園。乃前甘肅甘涼道耆年所造。園中奇石林立。以冠英一品爲最。覆以小亭。其餘千態萬狀。縐透衆美。惜主人胸無邱壑。又未延良工布署。大爲減色。聞其石皆出州北山中。玲瓏剔透。色深靑類南產。燕京石工謂之北太湖。其形狀詭異。頗肖物類者。乃妄加琢削。使成獅象龍鳳龜魚諸狀。使人覽之生憎。園有東西兩池。中橫一土阜。沿池環以楊柳。高阜上增建樓閣。帶以長廊。人游其中。升高降深。忽墜幽阱。忽上層

巔。錯雜淩亂。了無意趣。聞其初得城北荒地一區。中有瀦水池。乃因其高下。爲之搆架。 耗金錢以鉅萬計。而堂榜無一嘉名。楹帖不聞雋語。高臺前有石刻拙園記。叙搆園始末。 自甲午即遯迹於茲。中更庚子之亂。聯軍搜剿拳匪至邑。園亦被燬。亂定更拓而廣之。前爲居室。堂宇華奐。 後爲園林。臺閣巍峩。移家居之。凡三十年。文字庸俗。有鬼去人來之語。讀之噴飯。耆君字語堂。年八十餘乃卒。鐵寶臣尚書之族叔也。今居室劃爲校舍。 園中爲奉軍團部所居。 似聞有易主之議矣。歸途過明倫堂。亦耆氏舊園。中有元槐兩株。經縣署、訪劉大令聽秋久談。劉君名雲亭。 蠡縣人。年甫三十。履任已三年。英銳有爲。而勤樸敦和。 絕無宦途舊習。訪張新吾於城陰。 不値。步月歸寓。街犬吠人。山城之閒寂可見。憶光緒丁亥戊子間。 瀘州高卓然姻丈。 選授是邑。在任凡八年。其時蔚然七丈官兵部。 澂蘭八丈官翰林。 兄弟皆留京師。 燕易咫尺。 歲時往還。希仲十叔亦在淶署授讀者數年。 嘗爲余稱淶邑山水之佳。 時都中貴游。如盛伯羲、徐梧生、毓佐臣、諸人。咸樂其風土。買田卜居。有終焉之志。余方汨於科舉。肄業蓮池。 兼爲淸苑勞公玉初司筆札。不及往游。卓然丈績學能文。居官能以儒術飾吏治。 邑中文士。多從之問業。如趙湘帆、楊惕菴。皆其從游者也。卒以忤權要罷去。余詢之聽秋。 言署中尙存修廨記石刻一通。迄今三十餘年。鄉耆老吏。猶能舉其善政。可知良吏之感人深矣。

十五日。七時興。乘騾車出北關。劉大令策馬同游。西北行。十餘里至水北村。訪楊君惕盦。 乙酉拔貢生。年六十五矣。隱居養志。以書畫自娛。小屋三楹。湘簾棐几。疏竹幽花。蕭然有靜逸之趣。壁間懸近作山水。頗見功力。小步庭階。見石龜山浮於垣上。靑溪繞屋如環。淸流濊濊有聲。若以亭榭點綴其間。可爲嘉遯之幽棲矣。出村步行里許。上小山。山麓石龕一座。 乃唐先天元年邐亭鄉劉定國等所造。魏英武書。中雕佛象兩層。意態莊嚴。外壁四周。刻施財人姓名。有傅開義、 利

建三宥、文楷、等凡九十餘人。意唐代吾宗。必有聚族居此者。因告劉令君善護持之。 異時將覓工拓存一本。以充傳史。循山趾西北行。至石龜山遵化寺。寺倚山爲屏。山門局勢閎敞。而入門麗大殿三楹。左右兩廡而已。殿前大定經幢一通。階下明碑二通。入別院小坐。旋出行寺右。見有元至治二年碑一通。山半石竇出泉。以行倦不及往視。按志言山巔有石如龜。內有巖可容千百人。巖下龍湫。禱雨輒應。山左石洞。其深莫測。外狹內寬。路通廣昌四百餘里。入洞數十步。 石壁上有生成石佛。云云、余等以日已逾午。未能陟頂觀石龜之奇。寺左洞穴。亦未往探。石佛或有之。路通廣昌。則妄語耳。清泉一泓。流經寺門。當即所云龍湫也。據土人言。漢時寺在山上。 三遷乃移山麓。今邑志及寺碑。皆無比說。寺中有宋沙門可偲眞言幢。宋辯惠大師塔幢。 亦不詳寺之原委。別有遼重熙十一年王賓撰遵化寺碑。亦未訪得。 惟元至治二年創建彌陀三師堂碑。 差爲詳悉。按碑爲魏公百戶唯心居士創建。龍崗老人普敬撰文。略云西峪有觀音堂。舊爲安陽王百戶所建。兵燹久廢。迭經淶陽祖氏。石龜傅氏。及提領盧公。先後經營。嗣有太醫管勾魏公。發願修復。亦未竟而卒。其姪百戶。受遺命。選梓命匠。尅日告成。惟文字拙劣。銘詞尤鄙俚。有唯公眞常。不猖不狂。夫婦相將。 不慌不忙之語。殊不足道。第古寺興廢之迹。 藉此可攷而知。邑志并此而佚之。其採訪疏漏可見矣。守僧言昔時松柏滿谷。周十餘里。近歲爲人斫伐。厪存寺垣四周。落落千株。閒怡親王園寢。距此不遠。 石垣周四十里。皆長松古柏。值某師長駐軍此地。悉行斬取。由鐵道運出。連車南行。月餘不絕。今所存者。惟孤冢兀立荒垣中耳。 余就斗室小憩。養菴則尋泉源。訪經幢。手錄碑文。徘徊良久。題名碑側而去。 自此下山。行里許抵安陽。乘車又行十里。至婁亭村。居民甚衆。邑大鎮也。出村行土街中。望見釜山。 不通車軌。相率步行。五里上山。抵靈泉寺。釜山平頂方嚴。氣像崇隆。 寺建於山半東向。南北羣峰羅立。若千官排仗。 端拱肅侍。以覲宸居

然。殿右孤松。雄偉矯奇。拔地倚天。殆千年物。聞近年有糾衆來寺伐樹者。村中一老父。持鎗升坐松枝。昌言于人曰。有敢戕此者。吾與之逆命。衆惶駭而止。環寺古松。僅存碩果。人遂以其人名此松。惜余忘之矣。雙泉自後殿左右流出。境界寬平。 前代規模閎壯可想。劉聽秋携尊相款。飲罷題名岩前大定石幢上。即匆遽言歸。車行未及半程。日已西匿。皷月行十餘里。七時入城。按志云、黃帝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野。通鑑注云、涿鹿山名。即今涿州。而涿州志亦載、釜山在涿西南。 易之東北。以地望準之。今淶水正在涿之西南六十里。其地相傳黃帝逐蚩尤。屯兵於此云。以余攷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懷戎縣北三里。上有舜廟。黃帝合符釜山即此。懷戎縣今保安州也。釜山又名歷山。魏土地記。潘城西北三里有歷山。 形如覆釜。故以名之。下有舜祠。隋志遼地理志。所載略同。魏書明元紀。神瑞二年幸涿鹿。至廣陵。登歷山。祭舜祠。北史亦記其事。顧亭林謂黃帝得百里國萬區。其國不盡在九州之內。故雖涿鹿爲東北之極陬。而以之建都。 釜山爲塞上之小山。而以之合符。則當時藩國在西北者多可知也。以此證之。涿鹿既爲今之保安州。則符山自在境內。寧有捨史記魏書北史隋書遼史之文。 而轉信野老傳聞不根之說乎。夫山形如覆釜。所在有之。纂輯者因其名偶同。而傅會古來賢聖遺蹟。引爲鄉邑之榮光。豈知其道里差違事實乖剌如此乎。余故博攷旁稽。力糾其誤。不敢隨流俗之論。以取譏於後人也。 且山中初無古來碑誌可考。惟存陸展筬龍潭記一文。 是修志者亦明知其羌無故實。而姑存其說於篇耳。夜體中不適。腹時作痛。感寒兼有滯食。新吾嫻折枝之術。爲推拏久之。連瀉四次、早息。

十六日。晨八時興。腹泄已止。在寓聊資養息。養菴翊雲往視西岡塔。邑中八景之一也。巳刻、新吾邀早餐。赴之。食畢即行。抵車驛。正十二時。少待車始至。西行四十里。一時許到易州。朗齋及繆師長開源。迓於車次。爲備汽車。逕至南關永德銀號。亦朗齋所營也。行裝甫卸。茶話片刻。晤教育局長魏君攷亭。邑紳陳君紫蓬。訪詢城中古蹟。遂同出游。開源亦偕行。往南城火神廟。邑無

南門。廟建於城垣上。以示鎮厭離火之意。院中一井。其水源與地平。邑人呼爲地平井。余謂井當在城先。築城因而留之。以便戍卒之汲取。非有他奇也。倚女墻。眺望近郊。山屏水帶。田園廬舍。櫛比相望。大類南中。近畿之沃壤也。下城游龍興寺。寺爲唐建。今已頹廢。耕爲菜圃。殿壁尚存半堵。隱約有采繪痕。聞光宣間尚存畫壁。近十餘年來。爲土人盜剷已盡。惟石碑十數通。與古柏老槐。伴立於壞墻斷礎中而已。有大朝重脩龍興觀碑。文爲邑進士敬鉉撰。觀祖敬義書。字頗勁整。爲丁巳歲所立。尚在元世祖中統紀元前三年。王陸二家均不載。可貴也。 唐元宗御注道德經碑。在寺旁荒畦。一敗亭覆之。高一丈八尺。八面制如經幢式。俗稱八稜碑。開元二十六年。 易州田仁畹建。前載勅文。然無寫碑人姓名。以易州他碑筆迹證之。知爲蘇靈芝之書。唐代尊崇老子。玄宗自爲箋註。開元二十三年。用道門威儀司馬秀言。 令天下道院刊勒。世傳有懷州邢州二本。今都不可得。惟此易州本孤行。其經文未經淆亂。校讐家頗重之。又宣和書譜。 載靈芝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候臺記。契丹榷場中。至以絹十端易一本。候臺今尚在城中。而碑久已絕迹。不可追尋。此碑千年來尚完好。同治十二年夏六月。爲大風吹倒。遂至斷裂。然文字所損尚少。 惟歷任州牧多題名其上。得毋類於黔西子之面耶。入鄉村師範學校。覓得唐經幢二通。至第一師範學校。 觀夢眞容碑。亦蘇靈芝書。錄牛仙客等奏。行書大二寸許。 雄秀可喜。昔人稱其縱而有體。 嚴而不局。 最爲合作。宋時隔於異域。故諸賢不及見之。秦中樓觀。亦有此碑。然改牛仙客爲張九齡。潛研堂跋。謂後人惡仙客而磨去之。 畢氏關中金石記。定爲重摹。蓋九齡已薨於立碑前歲也。游開元寺。今改爲建設局。別院羅致城鄉舊刻十數品。以圖保存。有龍池廟碑。元人隸書極蒼勁。道德經二通。皆唐人正書。其一爲景龍元年。則前於開元矣。藥師殿工製極古。 塑像尤妙。 聞夏閏枝前輩言。開元寺本唐代古剎。同治時一劣僧主之。寺產典售無餘。屋宇折毀殆盡。僅存佛殿三座。

殿中塐像莊嚴。非近代所能。差幸未毀。時州牧爲閏枝祖百初公。廉知其事。驅劣僧去。別延淶水某高僧。來主寺事。 因爲之清釐失地。光復故物。齋堂旁舍。醵金繕治一新。千載名藍。煥然遂爲壯觀。及百初公去任。又盡取憩園花木移植其中。曲徑禪房。 遂爲一時名流觴詠之地。頃周覽內外。荒庭闃寂。榛蕪盈階。前殿拆易爲會堂。別院三楹。僅蔽風雨。曾幾何時。而風流頓歇。豈佛家所謂壞劫。非人力所可挽歟。興國寺在城北。縱步至山門。余以日夕風寒先返。周江二君。更往觀候臺養濟院各碑乃還。陳君紫蓬。爲紫綸太史之弟。 耽古嗜學。竟日導余輩游覽。 爲指陳原委。至可感也。邑令俞君偉忱、名榮慶、浙之山陰人。午後曾來訪。回時過邑署答拜。未得晤。 邑署前樓坊壯大。曾聞夏閏枝前輩同年言。署本唐代節度使官廨。故規模特爲閎偉。署東偏有園亭。 唐人重葺山亭記。即在其側。閏枝之祖父名子齡、字百初、道光丙申會元。觀政禮部。後改外吏。 授易州直隸州知州。在任七年。閏枝幼年讀書園中。猶能言其梗概。百初公履任時。園已就荒。因爲逐年修葺。 就東偏土阜。築臺其上。登之則城西北駁牛白馬大寧紫荊諸峯。如搴旗卓戟。影落於欄檻間。即今所謂山亭也。始造園者。 以地鄰召公祠。因名憩園。公遂以自號。園之勝概。可標舉者。有曰鏡心堂。曰是亦舫。曰古廉書屋。 曰易齋。曰挹爽臺。曰荷池。 曰品石判花之室。曰君子堂。曰藏春砦。曰退一步想官。曰轉角樓。合之山亭。 凡爲景十有二。公子範卿年丈。分景各賦小詩。 而厲芷湘夫人即景繪爲圖冊。徧徵題詠。一門風雅。 當世傳爲美譚。閏枝前輩、曾以圖詠示余。惜歲久散佚。厪存韓印憩園花木記。丁紹基憩園圖說。浦昌言後跋。及公甥張文灝園記而已。今忽忽已六十餘年。時代遷移。園花木久已不存。臺榭亦多頹敗。詢之耆老。咸不能舉其事。余故詳述其興廢之由。并錄丁氏圖說一首。附諸簡末。俾賢刺史之遺澤流風。不至隨星霜以俱逝。 而異時補輯志乘者。亦得有取證焉。夜月色清皎。等余初意擬入山游郎山雷溪諸勝。探程途皆在五十里外。當日不能往返。乃議明日先往西陵。

（未完）

隨筆

凌霄一士

前六十年之甲戌，清同治帝逝於十二月初五日。「甲戌談往」(見本卷第一期)錄翁同龢是日日記，以其爲師傅近臣，情況爲所目擊，所記當最可信也。李慈銘時官京曹，素留意國事，其是日日記云：『是日酉刻上崩，年十九歲。先是十一月朔，太白貫日，上即以是日痘發，偏體蒸灼。內廷王大臣入問狀，請上權亭萬機，兩宮皇太后裁決庶政。上許之。於是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列議四事以上。其一改引見爲驗放，如初垂簾故事，識者已惡其不祥。未幾以痘痂將結，遂先加恩醫官，左院判李德立，右院判莊守和，六品雜流官也，皆擢京堂。德立至越六級以三品卿候補，尤故事所無者。旋徧加恩內廷諸王大臣。至先朝嬪御，皆晉位號。凡所施行，俱如易代登極之典。又於大清門外結壇，焚燒采帛車馬，名曰送聖。都人竊竊私議，以爲頗似大喪祖送也。上旋患癰，項腹各一，皆膿潰。先十日已妻瘖殆不知人，於是議立皇子，而文宗無他子，宣宗諸王孫皆尚少，無有子者。貝勒載治，宣宗隱志郡王之嗣子也，有二子，幼者曰溥侃，生甫八月，召入宮，將立爲嗣矣，未及而上宴駕，乃止。宮廷隔絕，其事莫能詳也。上幼穎悟，有成人之度，天性渾厚。自去年親政，每臨大祀，容色甚莊，而弘德殿諸師傅，皆帖括學究，惟知勸錄講章性理膚末之談，以爲啓沃，故上深厭之，不喜讀書，狎近宦豎，遂爭導以嬉戲游宴。蒞政以後，內務府郎中貴寶文錫與宦官日侍上，勸上興上木，修園籞。戶部侍郎桂清兼內務府，好直言，

先斥去之。耽溺男寵，日漸羸瘠。未及再朞，遂以不起，哀哉！』慈銘譏訶諸師傅之語，蓋其好罵之本色，實則師傅中應尸其咎者惟王慶祺，却非以性理教帝者也。

王慶祺始末，及同被命直弘德殿之張英麟乞假省親事，曾於上卷第七期述之。頃接張君二陵寄稿云：『同治甲戌春，張英麟王慶祺同日被命入值弘德殿，蓋慶祺之受知，緣於穆宗微行，遂邀此榮遇，英麟特取作陪客者耳。英麟頗羞與為伍，又不敢辭，時其母年老多病，因欲藉省親以避之，謀之於其同鄉刑部主事吳毓春。毓春曰：「此舉須自決。最要者尊堂病勢如何，然亦屆懼多喜少之時矣。眼須放亮，尤須看遠！切要，切要！」英麟乃決計請假歸里。迨穆宗賓天，慶祺為言官糾劾，奉旨革職永不敘用，而英麟得保令名。見幾而作，英麟有焉。此事余聞之英麟之子元鈞，殆實錄云。』可與前述合看。英麟給假兩月回籍，假期未滿即丁母憂，蓋其母病實已臻危候也。民國六年，英麟八十生日，元鈞所為徵詩文啟有云：『甲戌春，奉特旨在弘德殿行走。人皆以為極詞臣之隆遇，而家嚴每瞻念慈闈，刻無或忘。屬接家信，先大母病危，家嚴刻日請省親假。旋里後奉侍左右，晝夜不離，四十餘日。旋丁先大母憂，閉門讀禮，不預外事。』亦可參閱。柯劭忞所撰壽序，道及此節，謂：『公通籍後，澹靜自守，蒙特達之知，入直毓慶宮，（按實弘德殿也。毓慶宮為光緒帝讀書處。）即以省親請假，未幾而毅皇上賓，同僚皆（？）獲咎，人始服公之有識。』則專言其知幾。又章梫所撰序謂：『甲戌之春，以編修在館供職，與某編修同奉特旨在宏德殿行走（按慶祺以三甲進士官檢討，非編修也。）隨得家書，太夫人在籍抱病，即日請假省親，乃得侍疾以慎終事，所謂上不欺君中不違親者非歟？』似以「不欺君」隱指不肯與慶祺同直。

陳銳「袌碧齋雜記」謂：『咸豐壬子恩科，

武昌范鳴瑤（按瑤即瓊），廷試已列十本。傳臚時，文宗以名音近萬民窮，（後更名鳴龢）用內閣中書。」與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所記王國均事，皆以音近不祥被抑，已類述於上卷第四十五期矣。頃閱歐陽昱「見聞瑣錄」，言鳴瑤事較詳：「湖北范鳴和，嘗爲吾省（按江西也）副主考，後又捐吾省候補道。初入翰林時，名鳴瓊。散館列一等第八，在鄂省則第一，向未有不留館者，而顯廟改爲主事。人莫測其故。或曰：「范音近萬，鳴音近民，瓊音近貧。合之爲萬民貧，（按貧字似應作窮。）殆以爲不吉祥而改之乎。」一時又有崇仁劉顏瑞，以同知引見。唱名後，天顏不悅，除去其官，蓋劉音同流，顏音近眼，官音讀瑞爲淚，乍聽之爲流眼淚耳。是時寇熾東南，生靈塗炭，上廑聖慮，日夜焦勞，偶然觸動，遂有此降黜，非若字惡賜禍，白爾家門，專以忌諱爲事也。范公文章富贍，尤精衡鑒，自改名後，嘗司文柄。某屆分會試房，得直隸一卷曰：「此必張之洞也！」蓋以二場經文藻麗，三場對策淹博，直隸無此才人故耳。總裁亦閱而大喜，擬中五魁。及寫榜時，卷忽失去，徧尋不見。榜發後，忽從帳頂落下，不解何故。下屆范復分會試房，張公卷仍落其房中。閱至二三場，藻麗淹博如前，又驚曰：「此必張卷無疑！」薦之總裁，即批中。迨塡榜拆彌封，果張之洞也。然則科分前後，亦有定數，人可不必妄生希冀之心矣。」謂係散館時改官，視「雜記」爲確，鳴瑤實壬子庶常也。散館所改，蓋爲中書。同治壬戌，翁同龢爲會試同考官，其是年日記，記闈中事者曰「春闈隨筆」，備列衡文者銜名，同考官中有內閣中書范鳴龢也。（鳴龢字鶴生，分第五房。同龢第十八房。）翌年（癸亥）會試，鳴龢又與分校，張之洞於是科中式。「瑣記」所云，即指此二科。同龢壬戌「春闈隨筆」三月二十五日有云：「見范鶴生處直隸形肆柒一卷，二場沈博絕麗，三場繁稱博引，其文眞史漢之遺。余決爲張

香璘。……得士如此，可羡也！』四月初六日云：『前所見鶴生處直隸形肆柒卷，在鄭小山（按副總裁鄭敦謹也）處，竟未獲儁，令人扼腕。鶴生爲之竟夕永歎。』初七日云：『鄭筱珊以謄錄十卷交辛白（按第一房錢桂森也）寫卷面，第一卷即鶴生處最得意之卷也。鶴生欲以本房他卷往易，爲監試所阻。』此爲是年之洞受奇賞於鳴龢而未得入彀之經過，同龢闈中所親見者，可與「瑣錄」所記印證。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云：『嘉慶十三年戊辰六月二十三日奉命典試陝甘，程小鶴同年家督爲副。小鶴尊人鶴樵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彀附刻矣，因二場文不合例而黜。鶴樵先生愛其文，因已刻不忍去之，爲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不當出鶴樵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之有數也。』亦以數之前定爲言。其遇合之巧，與「瑣錄」所記鳴龢之洞事頗類，而後者益徵鍼芥之契矣。

補白

關於木蘭

江寄萍

關於木蘭的姓氏，古籍相傳不一。木蘭故事相傳最早者當推古木蘭詩，即「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此皆爲人所盡知者。田藝蘅留青日札中載明韓貞女事，亦與木蘭故事頗類似，云：「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即方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服飾，託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日驚異，乃明是女，携歸西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大概木蘭之後，女子從軍者大有人在，不過後人便不以爲怎樣稀奇了，所以傳說也沒有木蘭那樣盛了。徐文長的雌木蘭雜劇中說木蘭姓花名弧。湧幢小品中載木蘭姓魏，爲隋煬帝時人，代父出征討賊，天子嘉其功，召赴闕，煬帝始知爲女子，欲納之，木蘭對曰：「臣無媲君之理，」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盡，煬帝憫之，追贈孝烈將軍。至於木蘭到底是姓什麼則不得而知矣。皮黃戲中之木蘭從軍，亦云花木蘭。今湖北黃岡縣有木蘭山，在縣之西一百五十里，有木蘭廟在木蘭鄉。杜牧之有木蘭廟詩云：

「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這樣看來木蘭必是實有其人了。白樂天有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則是由木蘭花聯想到木蘭的人了。

牛（三幕劇）

熊佛西

第二幕

在山頂上一間就石洞建成的屋子裏。左有門洞出入，右有過道通裏室。後牆有幾個洞眼，從中可以看見山下的大道和景物。屋內極紛亂，東一堆衣帽鞋襪，西一堆食品罐頭，並且都是些上等的品質。但傢俱稍嫌粗陋，因為都是本山石頭和木料堆做的。這屋裏的光線很昏弱，雖在白天亦得點燈。

開幕時，張龍引着王四上。

張龍：你累得慌吧？

王四：不，我們鄉下人倒不怕爬山。已經到了山頂上嗎？

張龍：對了，已經是山頂上了。咱們的掌櫃的就住在這兒。你坐下吧。我到裏面去看看掌櫃的在家不。

▲王四點首，張龍即入內。王四在室內東張西望，神色頗不安定。片刻張龍由內出。

張龍：掌櫃的睡着了。

王四：怎麼白天睡覺？

張龍：晚上正是做買賣的時候。你餓了吧？

王四：倒不頂餓。

△張龍搬了許多罐頭點心放在桌上，開了兩瓶酒。王四則從洞眼裏往山下看。

王四：從這洞裏還可以看見山下的大道啦？

張龍：可不是嗎？我們這個地方眞好：我們可以看見山下，山下看不見山上。從來沒有人上這兒來過，安靜極了。這屋裏就是暗一點兒白天也得點燈。來，坐下，咱們隨便吃點什麼吧。這瓶酒是給你的。

王四：我不喝酒。

張龍：有的是。少喝一點兒。

王四：一點兒也不會。

張龍：不會？ 喝酒都不會還能幹我們這行買賣嗎？來，來，你喝這一瓶，我喝這瓶！

△王四把瓶接過來喝了一口，張龍則大喝特喝。

王四：這是什麼酒呀，好難喝？

張龍：這是『白蘭地』，頂上等的外國酒，你不歡喜喝嗎？

王四：這個我喝不了。 黃酒白乾我倒可以喝半斤。

張龍：那麼你就吃點外國點心吧！

△張龍打開一盒洋點心放在王四面前。

張龍：這個好吃，你吃罷。

△王四拿了一塊放在口裏。

王四：這是什麼點心？味兒倒不錯，很像我們鄉下過年吃的餃子（年糕）！

張龍：你再吃這個。

王四：這是什麼玩意兒？

張龍：這是外國火腿。

王四：味道也還好。就是鹹一點兒。

張龍：這個更好吃。你嘗嘗。

王四：這又是什麼玩意兒？

張龍：這是外國牛肉！

王四：牛肉？

張龍：牛肉。

王四：我不想吃牛肉了。

張龍：爲什麼？——這牛肉比中國牛肉好吃啦，嫩極了。聽說外國牛是養着吃的，中國牛是養着做活的。你管一點吧？

王四：不！我這一輩子再也不吃牛肉了！唉，我家裏那條老牛不知道怎麼樣了？我想準是餓死了？要不然到底還是被他們牽走了？那條牛眞可憐，我想起來眞難受，跟了我十五年，從來沒有吃過一點好的『料』！

張龍：現在你不要想這些。吃吧。這是外國菠蘿蜜。

王四：嘿，我說表哥，你們那兒來的這麼些外國玩意兒？你們是做外國買賣嗎？

張龍：不，我們做的是中國買賣。可是我們的主顧都歡喜用外國貨。

王四：我不大明白你所說的？

張龍：一會兒你就可以明白。

王四：你們有幾個夥計？

張龍：連你帶掌櫃的只有六個人。我們不敢多收。第一要膽大，膽小的人我們不要。第二要心眼好，心眼壞的人我們不要。還要來歷清楚，來歷不明白的人我們也不要。你，不同，是我的表弟，掌櫃決不會說什麼的。

△王四神魂頗不安定的在屋內走來走去。忽發見牆上掛着有兩把尖刀和手槍。他很懷疑這些東西在這兒的用處。

王四：表哥，這手槍和尖刀是幹什麼的？

張龍：這是我們的本錢。沒有這些傢伙，怎麼能夠弄到這些玩意兒呢？（指衣物食品而言）

王四：您不是說笑話吧，表哥？你們果眞把尖刀手鎗當着本錢嗎？

張龍：表弟，你眞是鄉巴老，什麼都不懂！現在你瞧瞧那一行買賣不是用刀鎗做本錢的？

王四：你越說我越不懂了！

張龍：你這個鄉巴老！得了吧，你也用不着捉磨這些，你只要信我就得了！我叫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王四：我…我想回去。

張龍：什麼？你想回去？回到那兒去呀？

王四：我怕吃不了這裏的苦。

張龍：這裏總不見得比你在家裏苦吧？吃草根嚼樹皮，嘔寃枉氣，看人家的白眼，——那才苦啦！這裏有的是吃的，穿的，買賣好的時候還可以分到一大些錢，只要你膽大！

王四：我不願意穿吃這種好的。發財稍得要命！

張龍：命？得了吧！這個年頭就是『辣椒年頭』！誰辣一點兒誰就有飯吃！你在家裏的時候彷彿很有幾根骨頭似的，怎麼你到這兒來就洩氣了呢？

王四：我有點惦着我母親！

張龍：她老人家骨頭都爛了，你還惦着她幹嗎？

王四：老實說，我還惦着我的媳婦啦！

張龍：這可不結了！我早就知道你是惦着她！

王四：我走了之後不知道她怎麼樣了？

張龍：當然是跟人走了咯。

王四：跟人走了？你說她是跟彭二爺走了嗎？

張龍：彭二爺？那個彭二爺？

王四：我村裏的那個彭二爺。我的地主。

張龍：我不認識他。你怎麼憑空想你的媳婦會跟他走了呢？

王四：不知道怎麼，我只想到他了。

張龍：那一定是跟他走了。有錢的大地主本來可以隨便霸佔窮人的媳婦嚜！

王四：眞的嗎？那我一定要回去！

張龍：你的媳婦既然跟人走了，你還回去幹嗎？

王四：不管怎麼的，我得回去看看。

張龍：你眞是麻煩，我要是早知道你是這樣的万心不定，我一定不帶你來。你放心吧，你媳婦不會跟人走的，你好好的在這兒就下吧。我剛才在是和你說笑話的。

王四：將來我能把我的媳婦帶上這兒來嗎？

張龍：這可不行。女人不能帶到這兒來。這是我們的規矩！

王四：那麼我一定要回去！

張龍：好吧，你要回去就趁早吧！乘現在還沒有見掌櫃的！你走吧，我也可以省掉許多麻煩！

△王四躊躇起來

王四：我就這樣的走了嗎？

張龍：那麼你還希望着什麼？

王四：這麼遠，好幾百里的地，我身邊一個錢也沒有。

張龍：你這樣回去我可不能給你路費。

王四：表哥不給我路費，就是我想回去，我也回去不了呀？

張龍：這可不結了。還是在這兒好好的就下吧！

王四：可是我得問表哥一句話？

張龍：你問吧。

王四：你們在這兒究竟做的是什麼買賣？

張龍：這個你用不着問，不久你就可以知道。

王四：我已經有點看出來了。

張龍：那更好。你願意嗎？

王四：到這會兒我不願意也沒有辦法。

張龍：四弟，你不能這樣說。要是你眞不願意，你還可以回去，我决不勉強你，——不勉强人，也是我們這行的規矩。

王四：我還是就在這兒吧，回去也是沒有辦法的。

張龍：那麼你願意了？

王四：願意了。

張龍：將來不能反悔啦？

王四：不反悔。

張龍：這好極了。我再去看看掌櫃的醒了沒有。你吃飽了嗎？沒有吃飽，可以隨便拿着吃，這兒有的是東西。

△張龍走到地道口又回來

張龍：對了，還有一句要緊的話告訴你：就是待一會兒掌櫃的出來，說話你得小心一點兒。他說什麼你也跟着說什麼。倘若他問你從前幹過這玩意兒沒有，你就說幹過！——無論他問你什麼，你總說幹過，別忘了，呀？

王四：忘不了。

△張龍正要下，劉皐從裏面出來。他長的魁梧的身材，穿着華麗的短服，胸前掛着一個金鍊繫着的金表，手上帶着好幾個金戒指。年約四十來歲。

張龍：大哥！這就是掌櫃的！鞠躬！

△王四向劉皐鞠躬

劉皐：行了行了。他就是你的表弟嗎？

張龍：就是他。請大哥放心。不然我也不敢帶他來。

劉皐：你叫什麼名字？

張龍：掌櫃的問你叫什麼名字？

王四：我叫……我叫王四。是王家莊人。

劉皐：你幾歲？

王四：三十歲。

劉皐：這樣看起來，他是咱們這兒最小的一個。

張龍：他比老五還小兩歲啦。老三老四老五都「站崗」去了嗎？

劉皐：對了。他們應該回來了。你從前做過買賣沒有？

王四：我……我一向……是種莊稼的。

張龍：掌櫃的問你做過『買賣』沒有？

王四：我沒有做過買賣。我們是莊稼人家。

張龍：你還沒有聽懂嗎？——掌櫃的是問你從前做過……？了嗎？

王四：是……是……我『幹過』。『幹過』。

劉皇：你幹過幾次？

王四：已經記不清了。

劉皇：你宰過『雞』嗎？

王四：從前年成好的時候，到過年的時候我們莊稼人家也常宰雞！

張龍：不，你又弄錯了。掌櫃的問你殺過人沒有？

王四：這個我可沒有幹過！

張龍：你不是說你幹過嗎？

王四：沒有！沒有！我的確沒有殺過人！

劉皇：不要緊。你沒有宰過『雞』也不要緊。你敢宰『雞』嗎？

王四：敢！

劉皇：只要你敢宰『雞』就行。幹我們這種買賣最要緊的是膽大！

張龍：掌櫃的意思你都懂了嗎？

王四：懂了。

劉皇：好極了。現在喝酒。

△張龍開了一瓶酒，倒了三盃。

劉皇：咱們每人喝三盃，給六弟道賀！

張龍：大哥，我先喝，給您道賀！

△張龍一飲而盡。接着劉皇也喝了。只有王四還沒有喝。

劉皇：六弟，你怎麼啦？

王四：我怕醉了。

劉皇：一盃酒不會醉。就是醉了，也不要緊。快喝！

張龍：四弟！——對了，我現在應該叫你六弟，——六弟！這一盃酒你可不能不喝，這是一盃喜酒！

王四：好！我就喝了！

△王四也勉强喝了。

劉皇：這好極了。現在換衣服。把你身上的衣服脫下來。這屋裏的衣服隨便你挑選。檢頂好的穿上。

王四：請表哥替我選吧？

張龍：你歡喜穿什麼？這裏有的是衣服。你自己選吧。你愛穿多少就穿多少！

△劉皇張龍入內。王四選了不少頂講究的衣服穿上。單，裌，棉，皮，各式各樣，穿得又肥又胖。非常好笑。張龍復上。

王四：表哥，您看我！

張龍：噯呀，你穿這麼些衣服幹嗎呀？

王四：我願意一次穿得多多的，留到鄉下去慢慢的穿。你瞧，我裏面還穿着女人的裙子啦！

張龍：噯，你穿裙子幹嗎？

王四：可以帶回去給我媳婦穿。您瞧，這裏面還有女人的裌襖大褂啦！

張龍：你趕快脫下來吧。停一會兒掌櫃的看見要笑話。穿一件棉袍，一件馬褂就够了。

王四：我倒歡喜多穿短的，在鄉下穿慣了。

張龍：可是做咱們這行買賣總得穿講究點兒。

王四：掌櫃的只讓我穿這一次嗎？

張龍：衣服都擺在這兒，你可以隨時換着穿。

△王四穿妥了衣服。劉皇拿着一個望遠鏡從裏面出來。

劉皇：一點兒不錯，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你瞧，他現在與剛才比起來簡直是兩個人了！

張龍：可不是嗎？——漂亮多了！

王四：這種長袍馬褂，我還怕穿不慣啦。是不是做咱們這種買賣的必得穿長袍馬褂？

劉皇：對了，買賣人總得穿講究一點兒，有時還得穿西裝，叫人家看起來我們也是闊老紳士，也是當今的大官要人！

王四：我從來沒有像這樣漂亮過。我娶媳婦的時候也不過做了一件新的藍布大褂罷了。

張龍：這好極了。現在正式行見面禮。你給掌櫃的三鞠躬。鞠躬！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王四在張龍的呼喊下向劉皇三鞠躬。

劉皇：好。好。希望你好好的在這兒幹下去。這是一封見面禮！

△劉皇遞給王四一個大紅封套

張龍：掌櫃的給你見面禮，你留下罷！

王四：謝謝掌櫃的！

劉皇：這裏面是五十塊錢，你留到身邊用吧。以後只要買賣好，你每次都可以分到些零錢。

王四：每次都可以分到？可以分到多少呀？

劉皇：這可說不定。遇着買賣好的時候，咱們弟兄分個三百五百是常事。差一點的時候，三十五十也有。

王四：這麼好的買賣嗎？多少時候有一次？

劉皇：這也說不定，遇着好的時候每天有一次。你好好的幹吧，將來一定發財！來，老二把本錢給他！

張龍：是！

△張龍把牆上的手槍尖刀每樣取了一把給劉皇轉遞給王四。

劉皇：這一把尖刀，一枝手槍，交給你做本錢的。這些東西都是用着防身的，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你不可使用！

張龍：這是專門用着宰壞蛋的！你懂嗎？

王四：掌櫃的，您給我錢我要；您給我衣服，我也穿；可是您給我這個……這個我不敢要！

劉皇：為什麼？

王四：我害怕！

劉皇：害怕不要緊。用慣了就好了。把手槍放在袋裏，尖刀綑在褲帶上。

王四：這個可不行，您啦。一個不小心，裏面的子彈溜了出來怎麼辦？

張龍：不會的，傻子！你眞是一個鄉下大傻瓜！

△張龍把手槍尖刀硬給王四配在身上。嚇得王四全身發抖。

劉皇：不要怕。現在你們可以去了！

王四：上那兒……那兒去呀，您啦？

張龍：我買賣去！

劉皇：老三老四老五怎麼還沒有回來，你們去看看。

張龍：是。

△張龍也取了牆上的手槍和尖刀。並且戴上了眼鏡，禮帽，吸着烟捲，手上還拿着一根文明棍。劉皇則用望遠鏡從洞眼裏不斷的往山下探望。

張龍：你看我像什麼？

王四：我看您活像一個大老爺！

張龍：不像做買賣的嗎？

王四：也像做買賣的。還像我們鄉下的大地主。

張龍：不管像什麼。只要像一個大「闊老」就行了。咱們走吧！

王四：我不敢動。我怕子彈溜了出來！

張龍：你不撥動裏面的機關，子彈決不會溜出來的，你放心。走吧！走吧！

王四：慢點，掌櫃的給我的五十塊錢，我得好好的綑緊！

張龍：行了。掉不了的。前面走！

王四：表哥前面走。

張龍：你前面走！

△王四在前面一步一步的慢慢的走，張龍在後面督促着。

王四：表哥，我就怕子彈要溜了出來。我身上從來沒有放過這種傢伙。

張龍：你眞麻煩，早就告訴過你，不碰着機關，子彈决不會憑空溜出來的。

劉皇：你們快出去！老三已經回來了！並且帶了『雞』來！

張龍：快走！

△張龍正要推着王四出去，李虎推着一個『濶人』上。李虎也是劉皇的助手，他長得短小的身材，精敏活潑的面龐。濶人是一個大胖子，約四十來歲，分頭，短髮，華麗的西服，雪亮的革履。眼睛已用毛巾綑住。雙手也不自由。劉皇向李虎做了幾個手式，然後李虎張龍一直把『濶人』推入地道裏面去了。

王四：掌櫃的！這是怎麼一回事？

劉皇：這是一筆大買賣。

△張龍李虎同上。

劉皇：老四老五呢？

李虎：還在山下。

劉皇：怎麼樣，你看他？對了，還沒給你介紹，這是咱們新來的弟兄老六！這是三哥。

李虎：是二哥帶來的嗎？

張龍：是的。他本來是我的表弟，所以可靠。

李虎：這好極了，咱們又多了一位弟兄。

劉皇：逮來的是一只肥『雞』嗎？

李虎：從汽車裏逮來的，當然是一只肥『雞』。儂看他身上穿得多麼講究！

張龍：看上去，也好像是一位大官兒？

王四：他那『格子』倒有點像我們村裏的彭大爺！不過彭大爺向來不穿這樣的怪衣服。

劉皇：我看他像帝國主義的走狗！你搜查過他身上沒有？

李虎：沒有。

劉皇：進去搜查！不，裏邊太黑，把他帶出來搜查！

李虎：是！

△李虎張龍入內把『闊人』推了出來，先剝他的上衣。從他的袋裏搜出一個小盒，裏面裝的是兩粒金鋼鑽的戒指。王四站在傍邊看得很起勁兒。

李虎：這盒子裏裝的是什麼？

劉皇：一定是一個肥『雞』！居然有兩個金鋼鑽的戒指！

李虎：這裏還有一封信！

劉皇：（閱信封）信皮上寫着『趙德清』？你叫趙德清嗎？（讀信）『德清吾愛：婚事不成問題，除你外，我起誓不嫁第二個男人。但我在未結婚以前，你必須答允我四個條件：第一，你得預先給我十萬塊錢的嫁粧費。我知道這點小數目在你是不算一回事的。第二，你得和別的女人斷絕一切來往。你知道我的『脾勁兒』向來是頂大的。並且你得馬上和你的『黃臉婆』正式離婚。第三，你得馬上給我的兄弟一個肥缺，那個缺分每月至少要有一萬塊錢的進欵。第四，你得送我價值一萬塊錢的金鋼鑽的戒指兩個。這是我的約法四章。我愛，這些在你都可以很容易的辦到……』好傢伙！好大口氣呀？從這封信裏看起來，你的確是一個很有錢很有勢的人呀？還是一個喜好女色的人呀？

（未完）

落選

李同愈

「還不如……還不如……」

這是一句老話，常常掛在他嘴上的。他的意思是，還不如那一下壓在裏面死了倒好。那一回，六十個人死了四十八個，十二個救出來，只有三個完全的。其餘的呢，有瞎眼的，有兩條腿壓斷了的，而他呢，斯巴得，算是「輕傷」只被去了一條臂肘。

當管理處的佈告發出來，說是重傷的撫恤金一百，輕傷的只有四十，斯巴得可跳腳了。他裹着血污的白布，趕到管理員面前，憤憤地說：

「被了一條臂肘，還能算輕傷麼？」

「怎麼不是！你還有一條呵，怕什麼？」

可是，當斯巴得的傷口長好了，要求管理處准他在礦裏找一點簡易的工作，繼續做下去，管理員的臉上是一陣譏諷似的冷笑，回答說：

「去你的吧！你只剩了一條臂肘，能做什麼！」

是呵，一條臂肘，能做什麼？那二十斤重的鐵鏟，沒有兩條鐵似的臂肘，怎麼拿得動？然而，然而這倒是「輕傷」。

「那麼，」斯巴得的瘦臉上露出哀求的樣子，柔聲地說：「那麼，公司已不能用我了，我已成了殘廢的人，照重傷給撫恤不行嗎？」

管理員正和一個工頭在說話，只當沒聽見，理也不理。斯巴得訥訥地還想說一遍，可是，管理員惱了：

「滾開吧！公司是你開的，什麼都好辦呵！」

四十元，合到兩個多月工錢。斯巴得的手插到衣袋裏，拖着沉重的腳步，一只沒有臂肘的袖子一晃一晃地，走回到家去。

「怎麼樣？」他老婆仰起了滿含希望的臉，似乎又不敢開出口，怕這句話的回答將帶來一個失望。可是，那不可避免的失望的回答終於送進她耳中：

「怎麼樣？一條命值二百元，一條臂肘，要多少！」

大家都不說話了。

斯巴得的老娘在門外拾樹枝。還有那三個小子，像三只小獸物，到處去亂闖。

「還不如，還不如壓死在裏面倒好！」

這是他第一次在老婆面前說起這句話。

可是，當天的下午，管理處又差人來，說要他們讓出房子。說是新招的工人三天內就到。那是補這一批壓死工人的空額的。

「搬那裏去呢？」

有工做的時候，雖還要忍着辛苦，忍着賣命，但一失去工作，一步步難關都迫上來了。斯巴得的意思，只要此刻還有人允許他做工，即使每天五角的工資改為四角，或是工作更苦一點，他都願意。然而，他已只剩了一條臂肘，誰也不來請教他了。

「這四十元要過一輩子呵！」

孩子們，八歲的，六歲的，三歲的像全然不知道。他們只見爹爹少了條臂肘，媽媽的臉上比早先更暗淡了。他們有時也拾樹枝，有時和別的

孩子打架。到應該吃東西的時候，永遠不忘記地，跑轉家來。

飯桌上，大的孩子一不小心，把一些菜湯潑翻在桌上。合該他倒霉，沒有地方出氣的爹爹，舉起了獨臂，拍的一下打到了臉上。

「小雜種！」

祖母在邊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可惜他只有八歲呵。要是再過五六年，也好下礦去試試啦。」

斯巴得的老婆好像是對自己說。

補缺的新工人員的來了。那些，全是精壯漢子，正和斯巴得新來時候一樣。斯巴得住的房子，立刻要讓出來了。他想再挨兩天，可是公司的差人說了如下的話：

「明天早七點 就有人搬來了。你走不走隨你。但到時候把你的東西擲到門外，毀壞了別怨。」

家裏雖沒有值錢的東西，若把來毀壞了，可不好辦。他們是說得到做得到的。

「要是有二百元，我們可以回國去。要飯也是回國好一點呵！」

斯巴得的娘，抖動着脫了牙齒的下頦，想起了少年時的光景，那祖國的風光，她感慨着世界的變動。

想到二百元，斯巴得就又嘆氣。

「還不如壓死在裏面呵！」

然而，全是廢話。他們得搬走。立刻，儘這一天。

二

斯巴得的一家搬到離礦區二十多里的樹林裏住了。和他同搬的，就是一塊兒罹難又被救出的依洛夫，那個俄羅斯礦工。依洛夫，斷了兩根膝骨，走路要用木棍挾在腋下，然而這也算「輕傷」。

這兩間孤零零的屋子，爲了不吉利的傳說，一到夜裏，四圍的風聲和狼嗥，野獸的嘯吼，又是那麼可怕，一直空着。如今，竟被兩個殘廢的人，和一些孩子婦女們佔據了。

「小雜種，你再出去亂跑，不怕老虎吃了你呵！」

斯巴得罵着孩子，孩子可不曾想到過老虎是什麼東西。其實，這山裏吃人的野獸多着哪！

一到夜裏，斯巴得的老娘總担心着門。

「要是闖進一隻來呵！」

依洛夫，他也有一個女兒，七歲。他的老婆是有病的。成年間都是黃瘦，像快要死的樣子。她是那麼胆小，一到夜裏，就躲到依洛夫的胸前，像有野獸已經闖進了屋子。

天氣漸漸暖起來，這兩家人，對於生活也似乎漸漸習慣了。可是，同時使他們憂慮的，是領來的撫恤金慢慢地少着，要不了多久，就用完了。

「總得想想法子，要不然就等餓死？」

兩個殘廢的人，講到這問題，只有用嘆氣來收場。

日子像水樣流過去，憂愁像灰樣堆高來。明明地，放在面前的，只有一條死路呵。

「試試吧，不行也要試試呵。」

斯巴得聽了老婆的提議，明知道無望，也似乎沒有理由再拒絕了。他走到公司的管理員跟前，訴着悲苦，隨後又哀懇道：

「你們算養活一條狗，做做好事吧！你看，」他把那只獨臂舉起來，「這還不够使喚的麼？」

然而，那回答是：

「公司不是慈善機關呵。」

一切都絕望了。斯巴得回到家，又聽得他老娘那夢囈似的獨白：「要是有二百元，唉，二百元。」

撫恤金終於用完了。這是說，斯巴得一家的挨餓就要開始。然而，就在這時候，傳來了一個好消息。

斯巴得向依洛夫商量借一點錢，但依洛夫卻答道：

「要錢？唉唉，倒是一個大數目，可惜我……」

依洛夫把那個聽來的消息講出來。他說，有許多美國人在山裏拍電影，要招人去扮演。

「我去呵！」斯巴得快活得叫起來。

「你聽我說呵，」依洛夫賣關子似的，「是招人去送命的。你想想，挨餓和死比較，還是挨餓好一點吧！」

原來，美國的電影業者是到山裏來拍猛獸片的。在世界的另一個地方，那般紳士以及少爺小姐，看過了牛鬥老虎，看過了獅子吃狼，看過了蛇呑蛇，已經感覺到不新鮮了。導演的先生們，為要號召看客，他們想到了新的花樣，那是用猛獸來吃一個活生生的人。

斯巴得聽了，一聲不響，心裏想着，這該有很大一筆酬報的吧。

走到老婆跟前，斯巴得舉起獨臂拍拍她的肩膀。

「喂，有一筆買賣了。」

自從一天兩餐改為一天一餐以後，他的老婆已萎靡得說話的精神都沒有了。聽到這樣說，立刻興奮了起來。她問：「公司准了你麼？」

「公司准我，那要等下一世了。我問你，我們一塊兒死好，還是我死了讓你們活好？」

那個女人不懂這意思，瞪着眼睛。

「有人在山裏拍電影，要買一個男人去喂老虎。」

「為什麼呢？」

「為使人看了有趣哩！」

「老虎吃活人夠多麼慘，有什麼好看的！」

「我們管這些幹嗎！我是告訴你，我們反正全得餓死，所以我想……」

於是，這女人哭成一團了。

第二天，斯巴得出門之前，用獨臂輪流地抱了三個孩子，親了父親。小的孩子很奇怪，不知什麼緣故爹爹疼起他們來。他像討好向爹爹說：

「爹爹，我不出去亂跑了，怕老虎吃了去。」

「可是，爹爹要去給老虎吃掉哩！」

斯巴得淒然地說了，放下孩子，撒開了老婆的手，大踏步走去。

走出了門，他心上忽然襲來一陣酸楚。挨餓與死，似乎是在心上盤算着。聽到老婆在背後傳過來的哭聲，他想回一回頭，但立刻又倔強地，急急轉了彎，向山背後大步地走開去。

一想起那猛獸的尖刀似的牙齒，他身上打了個戰慄。求生的本能起了作用，好像在向他招手，「喂，回來吧！」可是，回去了怎樣呢？也是等着餓死呵！

不知什麼時候湧出來的眼淚，一直淌到了他頸裏。

但一想到，若有了二百元，或是更多一點，娘，老婆以及孩子，全可以坐着大輪船回國去，他像是非常地安慰了。

「就算，就算那一回壓死了吧！」

三

走着，已經望得到前面那一排篷帳了。斯巴得的心又跳起來。他鼓着勇氣，走了過去，向穿着翻領襯衫，站在篷帳門口的美國人問：

「先生，這裏要用人扮演電影麼？」

「你情願送命麼？」

「是的，先生，如果價錢合式的話。」

聽得對方說出那酬報的錢數，一千元，斯巴得快樂得要發瘋了，他立刻回答：

「先生，我情願！我情願！我一點不躊躇，不後悔！」

他說得很大聲，似乎惟恐這買賣被別人搶了去。於是。那個美國人走進篷帳去，拿出一本小冊子，問了他的名字，年歲，以及籍貫記了上去。隨後，他說：

「好吧，你隨我去見導演。」

斯巴得心裏又歡喜又害怕。整個心都緊張着。

導演先生用手摸着下頷，打量着斯巴得的全身。忽然，皺皺眉頭，走過去，在斯巴得那只沒有臂肘的衣袖上捏了捏，搖搖頭說：

「你是殘廢的麼？」

斯巴得把他的獨臂舉起來，振作精神地說：

「先生，我這一條臂肘還不够使喚麼？」

「不行，」導演先生微笑着，「脫開了衣服，太難看了！這不能够充分地動的人！」

斯巴得有點着急了。但忙中生了急智，他說：

「那麼先生，我減價，算六百元！」

導演先生還是搖搖頭。

「那麼，四百元！」

「不行的。你去吧！報名的人多着哩！」

斯巴得的獨臂被另一只手握着，拖了出來。他的希望全成了泡影，眼前看到了一堆餓死的屍首，那是他的娘，他的老婆，幾個孩子以及他自己。

補白

矮脚虎王英的情詩

（江寄萍）

水滸傳中矮脚虎王英，大家都知道是怎樣一個粗俗不文的人。在宋江未打祝家莊以前，他是獨身的男子，而且有點色情狂；擒了文知寨劉高之妻，便欲占為己室，宋江不許他，因此差點同他鬧起意見來。所以他絕不是什麼文人雅士還會作情詩！可是後世的戲曲家却往往喜歡獨出心裁，創出個無中生有的故事來，教人看着好玩，這倒是常有的事，如曲海中載有『鴛鴦箋』一劇，說矮脚虎王英與一丈青扈三娘大講戀愛，不單講戀愛，而且他們還會作詩。這兩首情詩是非常可笑的，其中還有鼓上蚤時遷在暗中給他們作紅娘；把王英的詩偷去贈與扈三娘，把扈三娘的詩偷來給王英，於是他們倆便『有情人成了眷屬了，』劇情是很無聊的，我們看這兩首詩：

「秦國佳人映彩霞，懸山隔水路途賒；有時邀請飛仙至，定折嫦娥鏡裏花。」——王英。

「花影移階夜已深，空庭寂寞且回身；低頭懶上妝臺望，人在吳宮月在秦。」——扈三娘。

水滸傳一百單八將之中，差不多都是女性的嫌惡者，只有王英一人是例外；一百零八人之中，題過詩句的只有宋江（在潯陽樓上）和吳用（在盧俊義家中），其餘都不曾作過詩的，這裏說王英也會詩，實在是天下絕頂的滑稽事，並且這詩作的也不見如何佳妙。是鴛鴦箋的作者要賣弄他的天才，而沒有賣弄好吧！

M反省記（三）

（M）

在身體不適感到室內空氣的寒冷的時候，便想着馬上陰雲就散了，陽光就可以來到。但再一思索，這種深秋陽光的熱力，是有限的，再經秋風一吹，便把熱度吹散了，又何況這個屋子裏是永不見陽光呢?!況且這種帶點煞性的秋風，不久便能勾引了冬來，三個月的隆冬，又加上初春的如剪的冷風，到溫暖的時光，不知還須等待多長時候呢？如妄想這一時的氣候冷，過了這一時便溫暖了，不啻關着門去等天上的麵包到來，這種常識的幼稚，主觀的謬誤，或就是我的病根吧！於是想起莊子的深根寧極而待的話來。並推想任何監獄裏的囚犯，在困在監獄的時候，彷彿其身如繫，不着一點實際，但一年一年的循環着，而鐵面又多情的光陰，也一定使他們都有結果。或是使他們罪滿了，恢復自由，或者呢，使他們患病，使他們死：夫恢復自由，與由病而死，這都是最後的結果呀！所以無論甚麼事情，老老實實的等着好了，任何難題，而造化一定可以給你解決的！

這裏每兩個星期准買一次物品，現在又到購物的時候了。我費了一番思索之後，便買三角錢的鹹花生仁，因爲花生仁這種東西，是富於油性的，暫且用花生仁當作花生油吃罷。其次就是買了一個煮熟了的豬蹄，自上次吃了一隻豬蹄之後，覺得世界上肉食之美，莫如豬蹄，故趁這次買東西時，特買之。又前些日子，曾開了幾本約值三元的書名，呈請代爲購買，而雁杳魚沈，毫無反響，詢問了有四次之多，終於未得結果，這次還想把那幾種書名開上，但深怕犯了唐突的罪過，於是把讀書的熱潮，散到了空氣裏邊去了。

今天本院出了一張佈告，是自下禮拜一起，天地人三處的反省人，合在一起操作。正在院裏散步的時候，有一位職員這樣說：「合在一起操作，比較着有精神一點。而在不至於把規定的時間分散了。譬如下操的時間是半點鐘，要分開兩班下操，每一班只能操作十五分鐘。現在合起來呢，便能操作半點鐘。時間一長，你們便可得點疲勞，因爲你們正需要疲勞，因爲鎮日清閒呀！」頗爲中肯。

我的行李，既從以前我住的地方送來了，那裏的晚霞，那裏的山嶺，春花冬雪，也有一些可以紀念之處。山下居民，多開山爲業，皆把整個的石頭崩成碎塊，售於鐵路公司，或燒作石灰，藉以謀利。甚至每在午夜酣睡的時候，被一種巨大的聲音驚醒，彷彿變生不測，鬧起大砲來了。其實乃是開山的百姓，正用炸藥轟山呢！

忙則不見你，
閒則見你迎面立。
日落於你的後，
雲浮於你的頭。
披綠裳，
擁銀裘，
夏冬春秋，
朝朝暮暮，
顏色變換着。

○○○○

這個年頭，
誰不圖存?!
把你强請下山，
燒成石灰。

這幾天病患失眠；總是睡不着，而一些舊日的雜亂的印像，總是像潮水一般的湧出。像亂麻一般的理也理不清楚。李後主的辭：『……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可爲這時心境寫照。但李後主是想他的舊日的江山和宮女，故感慨之情發之於言辭。我呢？難道說是一個木人嗎？想我的桑梓，想我身世，因爲發身無策，凡事不得不以不了了之；用是之故，不得不悚然而懼！坎坷的旅棧不得不把子女送到孤兒院，我則連想送到孤兒院的子女還沒有能！於是倍切感到獨身的切要。

把舊事重溫一遍，舊書重味一番，也是過着寂寞光陰的一種慰藉吧？彷彿記起了中山樵者所說的話，他說：『世上除了革命，沒有學問。』又說：『在讀書之前，須有牢不可拔的主義存在胸中，然後才能得到書裏邊的益處。』我在他這幾句話裏面，反覆尋繹，覺得他以世界上最大的學問是革命，而他的一生的精力，又都用到革命上邊，他可以稱作一個『唯革命觀者。』因爲他是一個唯革命觀者，所以由他眼裏所看到的，都是革命。法國革命，英國革命，美國革命，以及日本的維新，洪秀全的起義，這種種的革命的事實，均使他起了不少的興奮！益覺得研究革命學說有趣味，並覺得革命的價值，是超出一切。所以他說：『除了革命，沒有學問，』現在再研究他說的去讀書，須先有堅强的主義的意思。可分兩層說：第一，沒有成見的人讀書所得結果是甚麼樣子？第二，存革命思想的人讀書所得的結果是甚麼樣子？

胸無城府的人，雖然所讀的書多，只能增加他的咬文嚼字的能耐，只能使他自詡下筆千言粉飾太平的本領。所謂尋章作賦，皓首窮經，筆下雖有千言，胸中毫無一策，這是爲諸葛亮所駡過的。這種人是終與民族之盛衰，民生之利害沒有什麼關係的。他們所悲嘆的，是他們自己的不遇時，所歌頌的，是他們所奉如神明的大皇帝！但這是指的那些業已不堪救藥的腐化了的人們說的。其次一些正在有爲之時而無志的青年，他們有豐富的感情，但却是不善用其情，易爲環境所引誘。他們看水滸傳的時候，或者爲水滸傳上的人物所轉移；讀紅樓夢的時候，或者爲紅樓夢上的情節所感動。總之他們是心隨書中的故事所轉移的，雖是讀到了頭髮白，也是沒有甚麼成就的。否則，胸有成竹的人是能引用書籍，而不有所奴隸的。

（八）

自己的顏色爲什麼就乖到這個樣子呢？而且自己的兩臂也像空了的一般，仰臥着看書的時候，在很短的時間以內，那個拿書的胳膊便覺得酸疼！但是這種現象的發生，也有牠發生的必然性。幼年多病，甚至吃藥不覺味苦，壯年又多病，甚至頭髮脫落了兩次，又兼以常年飄泊，身心無定，形成現在的軟弱現象，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是必然的結果呵！

那一年在南京患病的時候，希望病愈的心，是非常的薄弱的。那時體溫業已到了三十九度，昏迷不醒的只睡了二十多天，那也是秋天的時候，病院的整潔的情形，還可以想像得到；那時的心情，在一半昏迷一半淸醒的狀態的時候，還有一種普通的迷信，就是竭力把所穿的衣服，順得嚴整，假如末日來到了的時候，我便能整齊而

逝，不願意當一個像地痞一樣的鬼！後來病愈的時候，已是瘦得不堪了。但在發現頭髮脫落的時候，心裏極為憤恨；以為出外多時，不惟毫無建樹，連頭髮也不能完全保得住，眞是更無面目回見父老了！於是大發誓願：「頭髮長不出，永不歸故里。」一直到脫落的頭髮又重生出來的時候，才為欣喜。

又有一次患病，是病在察北重鎮的張家口；那時正當敗退之餘，眞是貧病交加了。時吾友殷仁君由洛陽高級軍事學校，轉託一個多情的旗女的住在張垣的父親，就近照料；又有一個聾子老兒，在一傍扶侍。病好的時候，又把頭髮犧牲了一半。

我現在執筆寫我的病情的時候，雖然起了一種病苦之悲哀，但也起了不少的身經異方殊俗的壯遊之快感！

現在呢，感到病弱於失去自由的地方也只有將此未死的身，竭力保重，努力衛生，將來或可奪其餘生，作我的補過的勾當……萬事莫如杯在手，一生幾見月當頭?!我彷彿看見了王鐸的滿不在乎的心情了。但這兩句話，實在是好。

晨間下操，把天地人三處分居的難友，集合於一處；這是全體難友第一次的大集合，也是第一次的全體見面的機會。在彼此默默無言之下，組成了隊形，作了同一的動作，覺得誠為盛事。

他們這麼些人，按年齡說，有的正很在青年的時候；但大數的人，是正當壯年。按職業說，有的是工人和農人；但大多數的人，是中等學校的學生；大學生也有，留俄的學生也有。還有新聞界的人，但是極少數。他們這些生氣勃勃的人，近視眼的人，是常戴上眼鏡，但有些患肺的人呢，仍然精神很好。他們不參加團體的動作，但在牆邊的空地之上，仍是往來如飛的遊動着。這或者是他們的唯一的衛生的方法吧?!

一個和我同時到此反省者，託我給他寫一封請一個要人給他為力的信，寫成之後，我又想起我自己來了。於是我也給末如和佛心寫信，請他們也替我想辦法！辭句裏面，帶些不少的迫切的着急意味。信紙寫好了，到了寫信封的時候，忽然又轉了一個念頭，凡事是有時間性的呀！而且從前不是想着不着急了嗎?為甚麼現在又着急呢?但仍是想堅決的把這一封信寄去。可是終於把這一封信丟到痰盂裏了。因為相信他們是不能不為力的，又因為想起前日海龍送來一個紙條，是轉說佛心和末如的話，到了時候就有辦法了的話來。

致民取火者，致民築居者，致民做衣和耕地，並變造舟車者，還有嘗百草以療疾的神農氏，他們是如何的和自然界接觸呀?!後來毫不客氣的說不如農不如圃的人，他是想在做大官的裏面，找出爵祿來，因為他們的目的是如此，所以他們的言行，也是隨時而變。他們講仁義：講道德，講信誠和不欺，但另一方面，却是說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總而言之，他們雖是做出了不好的事情出來，也是不肯認錯的。他們雖是利欲薰心，但是胆小怕死，故一方面不敢當領袖，充其量也只是想當一個王者之佐。另一方面是標奇立異，處處矯揉造作的表示着和其他的百姓不一樣。因為這個樣子，他們對於王者，是善會拍馬屁的，因為他這種假造的態度太使人難受了，所以終沒有人肯用他。他也只得日歎道窮。但他們對於一般的流俗呢?則伶牙利齒，極善批評。至於指示人以修身的方法，在先誠其意，然後及於家國天下，這種玄虛的妙想，絕不顧慮客觀的條件，而且數千年來，都兢兢業業的去服膺這種東西，結果，意未純誠身未修，而敵已入寇

！彼曾云：「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亦云然。黃巢殺人，止於一時，秦皇暴虐，不及二世，斯人之學說，只束縛人的思想，達數千年，不知活葬了多少的青年男女，而尙尊之惜之？至於鼎鼎有名的一部春秋，口誅筆伐，暢所於言。但是在他極吃不開的晚年的時候作的。如果能達到他的做官目的，而這一種的激烈話，也是說不出的。

在這個小的冷的屋子裏邊，腦筋裏起伏着的思想，眞是雜亂已極。有時仿佛與朋友對話，有時仿佛在高山騎馬；我爲集中我的思想不使散亂起見，便給我的思想找出一個對象出來；這種對象便是「文字」，「讀書的人應以文字爲對象呀！」我這樣的想着，同時我對於這句話，起了信仰。於是便把讀過的文字深刻的研究着，便產生出來了上面一段的雜感！

（九）

在失業後，又託人介紹職業，還沒有成功的時候，我一個人住在旅館裏，時當夏歷四月和五月之交，天氣奇熱，我以爲住在樓上可以較爲涼爽，其實則更如蒸籠；坐臥不安，揮汗如雨。我有時上街去閒玩，在山一條一條的大街上面，走到給我介紹職業的一個崔君的家裏的時候，便可得到不少的他的言辭上的慰藉；於是便不知不覺的坐到一鐘頭以上，甚至於就在他家裏吃飯。有時也站在他的門口瞭望。有個賣荸薺的過來了，我聽着北方的姑娘說着南方話的時候，我起了一種欣感。「我們要太的！」這一句話，至今還縈繞於耳際。

在這種旅居賦閒的時候，所有城內的風景，都看得到了。我就向人打聽城外的名勝的地方，並半眞半假的請人寫了一封介紹出家的信，於是便上城外某山上前進了。走到江邊，叫了一隻小舟，過江之後，便順着指示給的一條大路走上去。稻田草徑，滿目青葱。走過了好幾座涼亭之後，離目的地也就近了。於是便向人詢問上山的路徑，和上山的狀況，仿佛知道了將要拜見的大師是極善行走的樣子。走到山麓了，便循徑而上。誰走不多遠，便遇着歧路紛歧，舉目四望，見來的路上，一切建築都隱於如雲如烟之中。向上望去，松竹參天。於是便向一條較爲光明的小路前進。正走之間，遇着一個樵夫，我便向他問路，問路的結果，知道我已把路走錯；於是便向他指點的一條小路上走去；並且也知道山之最高處，便是目的地了。

遵着他指定的路上走去，覺得不是直上山頂的捷徑，於是以山頭作目標，不問是路不是路，一直往上走去。有時走到荊棘裏面，甚至把衣服也扯破了。荊棘叢中，又有些大小不等的石頭，亂七八糟的橫在裏邊，更爲難行。在駐足喘氣的時候，望見幾處叢林裏面，露出了樓房之一角，也不知是人家，也不知是僧院。喘息略定，便鼓勇直上，鑽過了松樹林，又發見了千竿竹，度過了這密密層層的竹篁，便覺得筋疲力盡了，這時仿佛覺得有點後悔似的。山頂上的建築，也可以模糊的看得見了。而且目前又現出了一條寬濶的大道；才知這條大路，乃是上下山的孔道，我乃欲近反遠了。

曾記得有三個金色的大字，表明了這座廟的名字。一個像貌魁偉鬍鬚當胸，穿着藍色山人服的老道，他似乎業已看見了我拿來的介紹信，略事寒喧幾句，便說道：『有入於無，無入於有，是怎樣解釋？』這種帶些玄機的語句，使我起了幾分對他的信仰，以爲方外之民，果然出語非凡！在不滿意我所解說的而他又解釋了一遍之後，才知道他的意思是叫我拿這個地方，當作家庭呀！我這時候仿佛看見了山下的離此數千里遠的家庭中的人們，正在操作，正在因我遠遊而憂慮着的樣子，於是心中起了一種莫名其妙的難受！「一子得道，九祖升天呀！」想起了這句話之後，方覺稍慰。